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編

2109

戰場  
情話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戰場情話

## 第一章

話說西曆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三十一那一天的晚間。德國科  
旅館裏頭。有兩個少年。在彼談話。二人臉上都呈離別可憐之色。一個名蒲路摩  
的說道。我們且到迴廊裏喝些咖啡罷。一個喚做司諦和的便點頭答應。蒲路摩  
按了呼人鈴。便有侍者前來伺候。蒲路摩叫他把咖啡送到迴廊裏去。那侍者領  
命而去。看官。你道這二人是誰。原來蒲路摩。是德國醫生。那司諦和却是美國人。  
也是做醫生的。他們兩個在兩禮拜以前。彼此尚不相識。如今却做成了一個莫  
逆之交。因為奧國京城維也納。開了一個萬國醫學大會。他們兩個纔在會裏認  
識。便約爲朋友。這會裏通用的言語是德國話。司諦和不大會德文。蒲路摩會德  
文。又會英文。替他幫忙不少。彼此相處十來天。司諦和的英文。就進益了許多。兩



個又都是醫生。遂如水乳相融。後來散會。蒲路摩便邀司諦和到德國遊覽名勝。盤桓了幾天。從萊茵河到科倫城。這裏便是他們兩個分袂的所在。蒲路摩打算從這裏回到亞伯菲。司諦和想先比國布魯塞。再到法京巴黎。遊歷一番。然後回美洲。這時候蒲路摩所等的火車。一點鐘裏頭。就要開了。離別就在眼前。彼此情深分袂。無任依依。一回侍者報道。咖啡已經預備。端放迴廊裏頭。兩個人便跟着他到大廳。剛剛走到。前面忽然來一個穿陸軍大尉制服的軍官。從外面走將進來。見了蒲路摩。便行禮問好。蒲路摩也站起來。回他的禮。隨就介紹與司諦和相見道。這是我堂兄立德蒲路摩。在陸軍裏當軍官。又回頭對大尉道。這是美國司諦和先生。我在維也納的時候相會的。大尉便與司諦和握手。操極純熟的英國話說道。幸獲把晤。無任忭欣。蒲路摩道。我們正要喝咖啡。你也過去同喝吧。便把了大尉的臂。要他同去。大尉道。今晚實在不能奉陪。只得告歉了。一面又向司

諦和道。我和舍弟有些話講。同他去說了再來。簡略之愆。尙請原諒。司諦和忙說請便罷。我在迴廊裏等候好了。蒲路摩知道大尉有話和他講。便隨大尉去。司諦和給大尉行了禮。獨自跟着侍者。到迴廊裏頭去。揀了一個座。目視街道。見著名的東福路。兩旁栽着樹木。青個不了。一望成陰。夜裏看去。萬家燈火。都從樹罅裏透出來。遠遠一个大禮拜堂。塔尖巍然。高聳雲漢。旁邊又有一个大曠場。野逸風致。本是天然。司諦和正在凝神。蒲路摩已經進來。面色很頹喪。似乎有憂思。兩隻眼也失了神。司諦和詫異道。莫是得了什麼惡消息麼。蒲路摩不答。歎了一口氣。叫侍者把咖啡倒好。打發了去。回頭向四下裏一瞧。並沒有人。只有對過一張桌子。圍着許多人。議論紛紛。聲音嘈雜。纔向司諦和耳語道。消息很不好。只怕戰爭風雲。要彌漫大地了。司諦和聽他說的鄭重。不免驚愕。想起歐洲外交幻態。不可思議。因問道。不是奧大利和塞維亞的談判要決裂嗎。這兩國開了戰。怕要影響



到歐洲列強。要能夠停戰纔好。蒲路摩唉聲歎道。只怕停不了。事情就大了。俄國已下了動員令。準備幫着塞國。奧大利是我國的同盟。決不能坐視不救的。除非俄國不出兵。腥風血雨都是要浸灌大地的。現在德國的陸軍。已經厲兵秣馬。預備出發。司諦和道。我看俄國不至于不知這事非常危險。或者就此停止出兵。也未可料。蒲路摩道。俄國那是不能夠給德國爭雄。但開戰之後。和德國干戈相見的。並不止他一國。他有恃所以無恐。我國現在下了動員令。並不是因爲抵抗俄國。却是去打法蘭西的。司諦和驚道。怎麼又打起法國來了。蒲路摩搖手道。此刻外面知道這風聲的很少。不知究竟如何。說話要小點聲音纔好。停了一會又說。法國是俄羅斯的同盟。很有躍躍欲試之意。暗中豫備着。已四十多年了。司諦和道。這話不差。我從前聽說法國的人抱定復仇主義。一千八百七十年往事。至今他們還是隱痛在心咧。平情而論。法人那年割讓了許多疆土。現在想要恢復。

也在情理之中。這事我們美國人很佩服法國能夠發憤爲雄。蒲路摩道。我何嘗不是這樣想法。便是我們全國的人。大半也都是這樣說的。從前我們得了法人阿爾塞司路林兩省的地。竟是聚鐵九州。鑄成一大錯。倘使那時照着對待奧國戰敗後的樣子。辦了和議。如今不至于弄出這個變局。並且政府對待那兩省人民。也太嚴酷。他們手無寸鐵。那一定是不能抵抗。但是那人民名義上。雖然屬了德國。他的心無一個不是想着祖國的。政府也不知糜了多少金錢。在那裏設軍警。建礮臺。使盡了防範的法子。纔能夠壓伏到如今。說到這裏。又是一聲長歎。接着說道。我從前在那邊還遭過兵燹。地方上的景象。真是慘痛到極點。說也說不盡的。司諦和聽到這裏。不覺寒慄。因問道。現在法國既沒有動員。德國總不能先發戰端吧。蒲路摩道。不先發不能制人。要等他打過德國。豈不糜爛了。如今是手下手爲強。把法國先破了。然後馬首東指。和俄國相見于疆場。這便是我國的作

戰許畫了。司諦和道。以後是怎麼樣呢。蒲路摩道。以後麼。無非再割些土地過來。貽留子孫。享有幸福。司諦和道。我看這事辦不到吧。不信天下竟有這樣的一會事。要是當真。豈不可驚可愕嗎。你看這樣的文明世界。那裏會發生這種的事麼。蒲路摩顫聲道。要沒有那是頂好的。然而大勢恐怕不能免。你看歐洲列強。那一國不是極力的擴張武備。人人都說有一天總要鬧出一場大戰禍。大約現在就是這時候了。司諦和道。我看總有一天。大家醒過來了。弭兵撤防。共享和平幸福。蒲路摩道。只望他如此纔好。單就我們德國而論。在這武人主義以下。人民已不堪其虐。然而你還沒見過那武人派哩。他們那種驕矜偏狹的心腸。愚陋無識的頭腦。真是叫人一見要十日嘔。這班人物。什麼事都不懂。於學術文藝上毫無裨補。是不消說的。別人建設好了。他們却來破壞。這便是他們的本領。偏偏治理國家的重大事業。又落於此輩之手。百姓無一不想享和平幸福的。但是這班人說一

聲打仗。做百姓的便不得不跟着打仗。自己一些做主不得。只有服從的分兒罷了。司諦和忙問服從的是誰。蒲路摩道。你想除皇帝以外。還有什麼可服從咧。我們德國人。在科學上文藝上。那一件不凌駕歐美。便是工藝給哲學。也算世上獨步。只有這政治一項。還和中古時代。相差不遠。照皇上自己說來。他便是從天誕降。來做萬民之上的。他做的事。總沒有差池的。到了戰爭時節。他便大權獨攬。他說打仗。便是打仗。他要議和。就要議和。百姓們毫不能干豫的。如今這位皇上。我們並不說他有甚壞處。因為德國自從今上御宇以來。國勢進步一日千里。他的功績。實在不少。並且他自己個人的意見。也是想安享和平。不見兵革的。無奈在他左右的一班人物。都是武人派的貴族。看見近來工商進步。民權日益發達。恐怕將來失了自己地位。心裏着了慌。便時時想出法子來。阻止民權的勢力。提倡什麼鐵血主義咧。皇帝神聖不可侵犯哩。他們的意思。只要和外國一戰。徼倖萬

一著點功烈。他們的祿位。便可長保。不至受民權澎湃之影響。蒲路摩說到這裏。忽側耳傾聽道。你聽聽。這是什麼聲兒。原來是風送馬蹄之聲。得得入耳。蒲路摩遂以目外眺。迎面來了三個騎馬的兵官。後面還有數隊步兵。魚腳蟬續。相繼而來。視軍隊步伐整齊。少長有次。而對於軍官。尤如指供臂使。足徵其平日訓練有素。到了那禮拜堂旁邊曠場。那些兵又都轉入前面去了。蒲路摩向司諦和道。這不過是一聯隊罷咧。一聯隊共一千兵。他們也同你我一樣。各有各的事業。各有各的父母妻子。現在都要到槍林彈雨中去了。況且還有不知道爲着什麼的咧。國裏頭共有四百萬男子。可充兵役的。皇上發一個令。便可立刻召集齊全。我蒲路摩便是此中之一人。不久也要和他們一樣。穿上軍服。肩了洋鎗。和他們同臨戰地。司諦和吃驚道。怎麼你也要去打仗麼。蒲路摩道。不錯。我是第九十八聯隊中之一兵士。先時當過小兵官。因誤公所以降等。司諦和道。像你這樣一位醫學

專家。極有學問的人。怎麼也去血飛肉薄場中覓生活。恐怕在兵隊裏頭。他們看你不能格外青眼吧。蒲路摩道那是一定的。據他們說來。只要能服從號令。便算理想上最好的兵士了。司諦和道。便是要從軍。他們怎不把你編在救傷隊裏。你還可稍盡能事。蒲路摩道。這是中年和老年的醫生幹的。像我們少壯。是不能不上戰場。蒲路摩說到這裏。站起來道。我請與君爲別。大約家中此時已得徵召歸伍的文書了。我們以後再會罷。你到了那太平洋樂土的美洲。應當不忘此日交誼。此外還有一句話告訴你。你切不可再在德國稽留。作速離開要緊。司諦和依依惜別。幾欲斷腸。因道。我送你同到車站罷。蒲路摩道。盛情可感。但是你自己趕快動身要緊。吾還要去會我堂兄。我們唯有從茲分手了。司諦和道。此番承領隆情。愧無以報。唯有祝君以功烈聞於世耳。蒲路摩搖搖頭也不答話。逕自起身而去。司諦和心裏覺得很悵惘。暗想我和蒲路摩萍水相逢。纔成莫逆。不料他又忽忽

從軍去了。以後不知道還能夠再會不能。正在傷神。忽然有人在他背後輕輕拊了一下。回頭一看。是一個身材高壯。穿一身深藍色制服的人。銅帽上矗着一個尖頂。分明是個軍警模樣。來人說的是英國話。說道。對不起。有擾了。僕爲斯地警察官。要問閣下幾句話。司諦和道。請坐下問罷。那警官便坐下來。問道。閣下是不是美國人。司諦和道是。警官道。可有護照麼。司諦和道。我在本國動身的時候。恰巧弄了一張。人家都說是沒用的。白化了一塊錢。不想今天果然用得到了。隨即取出護照。警官驗明鈐印。和上面的年月。又把寫的領照人身材模樣。念了一遍。拿出一本小冊。指着空白的地方說道。請閣下簽一個名字。以便對照。司諦和依言簽畢。警官把護照上簽的名字對了筆跡。仍把護照摺好。遞給司諦和。說道。不錯的。客人到德國幾時了。司諦和道。已經兩禮拜了。從維也納醫學大會散了會纔來的。警官道。閣下是醫生麼。司諦和答道。不錯。警官道。此刻不是要回美國麼。

司諦和又答了一個是字。那警官又問道。現在打算何日動身。司諦和道。明天一早。先到愛司拉沙不爾。下午動身去布魯塞。警官一面聽一面記。又問道。到了亞欽。即愛司拉沙不爾。即愛司拉沙不爾。即愛司拉沙不爾。住在那家旅館。司諦和道。不知道那邊可有好的旅館。沒有。警官道。那地方有個柯爾諾旅館。和車站相近。很有名的。司諦和道。這樣我便歇在這旅館罷。警官便在冊子上。司諦和名下。注了亞欽柯爾諾旅館等字樣。道了款。自去。司諦和便也站起身來。點着雪茄煙。且吸且思。想到列強戰爭。心上一上一下。不能安帖。忽見侍者進來息火。纔覺得站在迴廊裏太久。時候已不早。便歎了一口氣。自到寢室裏去了。

## 第二章

第二天早晨。司諦和用過早餐。把昨晚蒲路摩的話。仔細一想。自言自語道。他說的話。不要去胡思亂想罷。難道現在歐洲各國。竟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韙。開起戰



來。做那滅絕人道的公敵麼。一面想。一面又向外面瞧去。可不是一些開戰的影兒也沒有。那種熙來攘往的情形。給往天差不多。說不定列國已經羣起干涉。把奧塞二國的交涉。和平解決。一場震驚全世界的彌天巨禍。便消滅於無形哩。不多一回。司諦和動身要走。叫旅館裏司賬。把賬單開上。向例賬單都是侍者代送上來的。這次却是主人親自送到。鄭重說道。尊客如拿現金付賬。敝館是十分感激的。司諦和一時摸了衣袋裏頭。只有幾個先令。一個小金圓。差不多值十個馬克。因向主人道。我委實沒有現金。只有鈔票。便在隨身帶的一個小皮夾中。取出五張鈔票。共值一百馬克。店主人道。現在人人喜歡用現金。請尊客把這鈔票。換了現金罷。司諦和道。我帶着一封通濟隆的證書在此。有了這封證書。無論那裏。都可換得到現金的。不知此地的通濟隆分號在那裏。店主人道。就在這條街上。往前走幾步。就望得見的。司諦和便請店主人帶道。走出旅館。主人把手向大禮

拜堂前直一所高大房屋指道那邊便是通濟隆。司諦和忽忽望通濟隆大門前進。見裏邊早已滿滿站着無數的人。都是把鈔票換現金的。然皆居留此間之外人。想是因爲聽得風聲緊急。所以都來兌取現金。只是這個現象。不過爲便利交易起見。至於開戰之說。却還絕對不信。縱使戰事果然不免。他們依舊還是不相干的。將來回到本國。說起歐洲近情。還可添了談助。只是內中幾個膽小的。聽了開戰兩個字。便豫備立刻動身。司諦和走上櫃台。等了一會。見裏面許多夥友。有一個已經脫手沒事。便把所帶鈔票。放在台上。要他兌換現金。那夥友瞧着這許多鈔票。臉上不覺露出躊躇之色。司諦和道。這鈔票是前天在赫德城中貴分號裏兌的。今天却似乎不好用了。夥友道。用還可用。只是有些做買賣的膽子小。不敢收用罷了。當下夥友取出五個二十馬克一塊的金圓。和二十四個二十佛郎一塊的法幣。都交給司諦和。司諦和忽忽回到旅館。把三十馬克付清旅賬。店主

人湊近司諦和身畔。低聲說道。客人不是今天就要動身麼。司諦和道。不錯。我今天就要到愛司拉沙不爾去遊覽。店主人道。現在風聲很緊。還是不要到那裏去。直向此國去還好。司諦和道。主人的厚意。我是感激的。然而去那裏。難道有甚危險不成。店主人道。危險雖然沒有。只怕不能很自由。無論何時。只要德皇下一道戰詔。前途就不免不便了。司諦和道。貴國皇帝就下戰詔。我是美國人氏。可不與我相干呀。店主人道。尊客有所不知。吾皇頒了戰詔。那辦理全國政治的大小機關。都要停止職務。全國中只有一個軍政府管理一切。在一禮拜以內。全國軍隊。沒有召集齊全以前。平民是一個不准乘坐火車的。就是軍隊出發以後。火車開行時刻。也要候着軍政府的命令。沒有一定標準。並且不准開到邊境上去。電報也要交到軍政府管理。常人不準傳遞。無論何人。不准出入國境一步。要是外來的生人。不管有罪沒罪。軍政府可以隨時收捕。摩托車馬匹食糧等。軍政府可以

任意搜取。商業自然是停滯的。人人都要當兵。誰還來經營商業。所有店鋪。除去婦女能替男子管事的外。都是不能支持。銀行裏匯兌不通。鈔票也就無用。總而言之。外國人到了此刻。還是早離這地方纔好。店主人說完。又問道。尊客可帶了護照麼。司諦和拊着衣袋答道。有的。在這裏呢。店主人道。有了還好。若到邊境。可以省却許多煩惱。行李已捆載妥當。我祝尊客一路平安。說到這裏就走。等一會兒。便有一個腳夫。肩了行篋。領着司諦和出旅館。剛到門口。忽見石階上團團的圍着三十來個人。居中站着。一個戴銅胄的軍官。手裏拿一本小冊子。好像點名似的。一面點。一面給各人一張紙片。那軍官看見司諦和同了腳夫出來。操着德國話。向那腳夫厲聲道。事完便來。不要耽誤了點名。司諦和跟了腳夫。走過了大禮拜堂。望望那繁盛的街市。所有商家大半已經關門。街上行人。漸漸稀少。到了火車站。却是行人擁擠。大抵是外國人到德國游歷的。此刻都擠到火車站來了。

司諦和也就上了火車。以爲即刻就要載了走。誰知後來。左等也不開。右等也不開。開車的時刻。過了好幾十分。大家就着起慌來。說笑的聲音。慢慢的都沒有了。他們因爲德國人做事最講究整齊劃一。沒有一些差池。凡事都按着時刻辦理。從沒有後時的。如今火車忽然不照時刻開行。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必定有非常變故。所以有些疑惑。乘客中便有幾個向站長打聽。那站長也不言語。自己獨在月台上踱來踱去。再問車守。他們也只是搖頭。總不答語。此時車站外面。遠遠地起了一層脚步聲。接連着響個不絕。不一會一小隊步兵出現了。到車站門口。止步不前。一個軍官。與站長商議了一會。站長便回頭高聲向車守等說道。車上的乘客。都叫他們下來。那些車守。便都照着吩咐。紛紛上車來趕乘客。車中幾個德國平人。便都領命下車。只有外國到德國游歷的。不懂這規矩。還是不走。守着行囊。不肯下車。但是他們自己不動。便有旁人來幫忙。不論男女老少。一个个都

被車守逐出車外。這時火車旁邊月台之上。滿滿的站了許多兵士。只聽得一聲號令。便都按着次序。一絲不亂。登上火車。一個車廂。共容三十四名兵士。十個坐着。十四個站着。或坐在別個兵士的膝上。統共七百二十名。載了五輛大車。一個不多。一個不少。看來總參謀部。早已布置妥貼。纔能這樣絲毫沒有差誤。司諦和看了這個光景。自己心中盤算。前面的車輛。是不能坐的了。只好向後面幾個空車上。揀個坐處罷。想到這裏。就向後面一輛車中。探望裏面。已經坐着一個德國人。臉上現出沈鬱之色。車廂門口。站着一個車守。司諦和勉強操着德國語問道。這裏可許搭客上車麼。那車守並不答話。只把手一揚。以表示不許上車的意思。不覺大失所望。幸而站長許可。纔得上車。揀一個座位坐定。此時只聽得車外喧嘩聲音。鬧成一片。過一會。又有幾個婦女上車。容華都沒有了。很是憂愁的樣子。一邊喘息。一邊怒罵。一跌一滾的。煞是可憐。把一個車廂。擠得人滿。司諦和不得

已讓開坐位。只有那德國人還是坐着不動。並且把車門牢牢關上。月台上要登車的許多人。百般呼求。他也都不理。車中婦女。一共十七個。九個坐着。八個站着。大半帶顛顛可憐的色氣。還有汗流不止的。司諦和自己額上。也是汗出如漿。便拿手巾揩着。說道。大約這是開戰的端倪哪。衆婦女們。聽得有人和他們說話。便都向司諦和望了一眼。依舊自去理他們的衣裙。挽他們的髮髻。並不答話。只有一個年紀老些的。恰巧立在司諦和旁邊。聽得司諦和口音。知道是美國人。便變色道。你不是美國人麼。司諦和道。是那婦人道。虧你還說是美國人咧。剛纔我們遭着那樣無禮的待遇。你竟袖手旁觀。也不出來調劑。司諦和道。我只一個人。他們人數許多。我便是美國人。也是無可如何。那婦人正待再說。一個少年女子。嬌聲說道。嬌子。這那裏就可以埋怨他咧。不要說了。我還當這事很有趣呢。司諦和回頭一看。見那女子。年紀差不多二十左右。容色冰潔。身肢矮嬌。雖然說話很

像有膽。他那神氣却是有些害怕。那婦人道。給人家拖着踐着。虐待到這樣地步。還說有趣麼。哎呀。我們的行李。不知道那裏去了。司諦和忙道。行李是不妨事的。這些兵士。大概就在近地下車。那時我們便可仍舊到那邊去坐的。那婦人道。這些兵士。到底爲甚侵佔我們的車位。難道不可另坐別的車兒麼。又有一個婦人。慌慌張張的問道。我們人數。可都齊全着。不要少了一個呀。說着。便點了一點。却是全的。並沒有人落後。忽聽得汽笛鳴鳴。火車已經開行了。車開的時候。站着的人。一晃。一擺。東倒西歪。那年紀老些的婦人。憤憤的說道。這個苦真耐不住了。那有男子坐了。婦女反站着不坐的道理。一邊說。一邊瞧那端坐不動的德國人。誰知那德國人依舊坐着。並不讓開。眼望窗外。瞧那飄瞥而過的風景。司諦和心中自想。如果行我本分中應行的事。便當把這裝作聾瞶的德國人。一把擒住。從窗中擲了出去。後來還是一個婦人。坐在德國人旁邊的。把身子向他擠了一擠。讓



出少許坐位。招呼那年老婦人道。密昔司菲爾德將就坐在這裏罷。我們此刻不  
 得不受了些委曲。那年老的婦人便勉強坐下。忽少女問司諦和道。先生可知道  
 究竟因爲什麼事。怎麼就有這樣的景象。司諦和道。你還不知道還有比這利害  
 的咧。此刻德國正在召集全國陸軍。豫備要打法蘭西哪。菲爾德吃驚道。真要打  
 法國麼。這又是那德皇的詭計。我只望法人擒賊擒王。把他拿住。歐洲各國便可  
 享和平幸福了。司諦和看看那德國人。又對密司菲爾德低聲說道。說話謹慎些。  
 只要出了德國境界。無論說些什麼。都不妨事。此刻却有些不安。還是不要議論  
 的好。司諦和尙未說完。便有一个鼻子生得格外高的中年婦人說道。怕什麼。難  
 道他們敢侵犯美國人民的自由麼。司諦和自覺沒趣。趣趣的向窗口閒眺。那菲  
 爾德。却還含着笑容。在旁邊立着。司諦和暗暗納罕。婦人女子在這驚恐時代。還  
 能夠依舊保存其常態。很是不多見的。因問道。密司可是往歐洲游歷的麼。密司

菲爾德答道是。吾們一起共有十七個人。都是從菲勒特菲動身。到歐洲來的。司諦和道。游歷可還饒樂趣嗎。密司菲爾德道。要是帶了一個男人。一定還要好些。我此刻纔知道男人的可貴。我們婦女委實不配和時刻表咧。旅館食宿賬咧。車價咧。厮纏的。我這樣一游歷。倒不知不覺生了多少尊重男子的心思了。司諦和道。密司不是說從菲勒特菲來的麼。那裏有一個巨族。喚做格林士的。可還認識。菲爾德搖首道。不認得。我的姓名。是密里姍菲爾德。幾個字。在本國不過一個學校教員。那格林士是豪門巨室。向來不相往來的。司諦和便也自通姓名道。我是白德華。司諦和。在本國也是沒沒無聞的。不過在穹司霍伯根司大學校裏。充一個醫士罷了。密司可曾到過維也納麼。菲爾德道。那裏路途修阻。沒有去得。司諦和道。維也納今年開了一個萬國醫學大會。我在那邊很遇見幾個德國醫士。他們的醫學。真是可驚可愕。菲爾德微笑道。你便這樣說。可知道我這番帶回

本國的經歷。是些什麼。據我看來。德意志全國。竟是只有男子的地位。女子是附贅懸疣的。司諦和笑道。我們祖國。今年新出版一部書叫做德國現勢記。密司可曾見過。菲爾德道。沒有見過。不知裏面說的。德國怎麼樣。司諦和道。我只記得裏面有一句話。他說世界上只有德國男子的職業。比女子要高貴些。菲爾德拍手道。一些也不錯。先生可曾到過摩尼克。看德國婦女做那掃除街道的賤業麼。並且德國的婦女。連耕田負重種種勞苦的職業。都做得來。真是令人佩服。但是他們男子。又做些什麼。說到這裏那靠着窗口的德國人。金人開了口。向菲爾德大聲道。待我來告訴你罷。德國的男子。都是做最高無上的軍人。豫備着保護他們的國家。你道男子們不肯做那耕田負重掃除街道等事麼。他們的責任大得很咧。天天要防着法國英國俄國來侵犯他們的國土。凡是我們德國男子。可沒有一個不知愛護本國的。這德國人嘮叨了一會。大家都不去理他。後來還是菲爾

德說了一句道。據我看起來。就是男子做驚天動地的事業。他要把婦女役同馬牛。也算不得什麼可羨。那德國人忽現出驚怪的樣子。並不答話。仍舊望着窗外。那些婦女們。彼此正在講得興頭。半是揣測那開戰的風雲。給那回國的樂趣。司諦和心中想道。大凡中年婦女。都是喜靜不喜動的。他們此番出來。雖然足跡所至。只在歐羅巴一洲。也算是大冒險。所以那些婦女們。一說到回國。越發興高彩烈。內中有一個說道。我們此刻。應當先到白魯塞爾。再到哇司登。繞道干脫盎浮兒。渡海到英國去。然後放洋回國。看來行程很快。不久便到本國了。司諦和道。我今天下午。要到愛司拉沙勃爾一行。晚上或明天便可到此國白魯塞爾。或者可以和你們在那裏相遇。亦未可知。菲爾德問道。愛司拉沙勃爾。風景可好。司諦和道。那裏有一個大禮拜堂。內中有古代名王夏里門的陵寢。還有許多有名的古蹟。菲爾德聽得那邊有古蹟。便高興起來。對他嬌子道。我們也到那邊。逛他一天。

可好。他嬖子搖頭道。算了罷。我們快些離開德國要緊。其餘許多婦女也都這樣說法。菲爾德只得把此事取消。那時火車經過一個鄉村。風和日麗。景物依稀。一點兒都不像有搆兵喋血的景象。六時以後火車停了一個地方。月台上慘淡異常。只有幾名車守在那裏。司諦和正要開門。下車瞧瞧。不提防月台上有人。把他嚇住。向前一望。原來那同車的兵士。正在那裏下車。司諦和便回到車中。對衆婦人說道。好了。你們如今可回到前面車裏去罷。這時司諦和又望見月台上一个火車執事人。便向他點點頭。那執事人會意。知道必有一个大大的報酬。便上來領着衆婦人。走到前面車上。把一個先上車的鄉下老兒趕了下去。又叫一个脚夫。肩着司諦和衣篋。還連領路。司諦和便給了三个銀光照眼的馬克。又回到前面車上。和衆婦女道了別。跟着脚夫。同出車站而去。菲爾德憑着窗欄。目送司諦和。自己對自己說道。到底男子們做事爽快。我們以後可別再提起什麼女子參

政權了

### 第三章

司諦和跟了脚夫。剛要望前走。月台上許多乘客擁擠不開。幾乎把他困住。這班乘客大半都是從外國到這裏來游歷的。因為聽得流血慘劇。排演成熟。不日就要開場。忙着趁車回國。所以不約而同的。都到車站裏來了。內中好些德國人。手裏提着一包行李。不慌不忙的像沒事人一般。大約都是投軍去的。司諦和走出車站。汗喘相屬。向四面一望。只見那黑鬍子的德國人。早又跟在他後面。兩隻有光芒的眼睛。不住向四下裏看。像似找什麼失掉了的東西。回頭恰給司諦和打了一個照面。司諦和也不理他。走出大門。那脚夫便問他要到那裏。司諦和說到柯爾諾旅館裏去。脚夫道。這個很近。不過一箭多路。便把兩個小衣篋。肩在肩上。在前領路。向柯爾諾旅館而來。這柯爾諾並不是一個宏麗華美的大旅館。裏面

只有一个女居停招待。身體肥胖。顏色漆黑。一見司諦和進來。便笑迎入內。說道：午餐是就備的。房間儘有精潔的。只是一件。須先把尊客姓名簽在冊子上。預備警吏前來查驗。司諦和把名簽好。又註明國籍年齡職業。住在本國什麼地方。這番從何處來。要往那裏去。一一填個明白。交給居停。便有一个面目猙獰骨瘦如槩的侍者。領他到上面寢室裏去。司諦和看那寢室。却也清潔安適。比大旅館差不多。就此住下。不一會午餐備了。司諦和吃着。也都鮮腴可口。那女居停又很湊趣。手裏拿着針線。笑容可掬的走過來。坐在旁邊。有一搭沒一搭的談起天來。司諦和稱贊了幾句。女居停又說。現在聽說有什麼戰事了。外面消息很不好。那名勝的地方。所有游歷的人。幾乎絕迹。看起來風雲是很緊迫的。然而外面究竟怎麼樣。實在叫人疑惑。司諦和道。我看也不過受虛驚罷了。如今世界上人。把戰爭都看成是一件極可怕的事。誰還肯動手打仗麼。女居停道。我也是這樣想。但目

下情形似乎不很好。我們這裏的陸軍。開到邊境上去的。一禮拜內。已經有了不少。司諦和道。從這裏到邊境。可有多少路。女居停道。不過十里路罷咧。黑白寨地方。聽說已經掘了幾道戰壕。從前就有人說歐洲列強要開戰。然而沒像這會鬧的凶。請問尊客打算在這裏耽擱多少日子。司諦和道。我今晚便要動身到比國去。晚上六點鐘。不是有火車開到比利時去的麼。女居停道。有的。但是尊客臨走。得用點點心。不然半道要捱餓。這裏到比國伯魯幾司。要七個鐘頭纔到。車中並沒東西吃的。司諦和站起來道。臨走吃些點心也好。此刻吾要去瞻仰瞻仰那大禮拜堂。一準五點鐘回來。但不知這大禮拜堂在那裏。女居停道。出這旅館門。只要向右邊轉過去。便到大街的。那大禮拜堂就在這條街上。司諦和當卽出門。不一會。便找到了那條大街。街中商店却也不少。然而有閉門不做買賣的。街上來往的人並不多。向前走不多路。便見大禮拜堂的塔尖。司諦和只管前走。忽聽得



前面人聲嘈雜。細細聽去。似乎是許多婦女說話之聲。再走幾步。便見一個大方場。場上列着許多賣菜蔬雜貨的小攤。買的人却不少。大半都是婦女。看這光景。似乎這地方的人。已在收買糧食。豫備將來不打饑荒。看那買賣的情形。物價已比往常抬高了幾倍。司諦和到了這裏。看這光景。很有些開戰模樣。也不管他。一直走到大禮拜堂。那大禮拜堂。古樸別緻。建築的式樣。是那有名的俄斯式。一進大門。便見石磯上豎着一塊石碑。看那碑上文字。知道自己已到了名皇夏里門陵寢之前。身與古人爲伍了。再走進去。便有一個僧人。領導着觀看夏里門時代遺下的許多古器。那時好些僧人正在參拜馬利亞神像。那導引的僧人。便請司諦和看完了參拜。再走。司諦和跟他走進一所禪堂。只見居中點着許多燈燭。上面供的是聖母馬利亞遺像。下邊長檯上。有許多婦女跪着祈禱。後來進來祈禱的婦女益發多了。也有老嫗。也有少女。貴賤不等。貧富懸殊。都跪在一塊長檯上。

跪不下去了。那些後至的，便都跪在石階上。懇懇切切的祈求聖母，保佑他們的丈夫咧。兒子咧。情人咧。出去打仗，仍舊無恙歸來。司諦和看他們，都是憂容可掬。幾乎抱住佛脚。那樣子實在可憐可笑。司諦和正在那裏冥思。那僧人領他到別處去。隨喜了一回。司諦和此時知道列強開戰。是要成了事實。心裏有了感觸。也不再貪游覽。便謝了那僧人。走出禮拜堂來。走到街上。光景益發冷寂。大有戰雲布滿景象。直走到大方場商賈輻輳的市集。始稍熱鬧。但都是婦人穉子。和老年男子。聚在一起。像是聽演講的。石階上立着一位穿金緣制服的官吏。噤噤咕咕的說个不了。司諦和側耳聽去。也有一二句懂得。無非是說皇帝怎樣睿聖神武。怎樣愛民如子的話。據他說來。這番開戰。都是幾個妒嫉德國的敵國鬧出來。德國不得已纔用兵抗拒的。他日必定能夠大勝利。國勢益發要興旺的。那官吏說了許多話。又在衣袋裏恭恭敬敬捧出國皇的上諭。朗朗讀了一遍。那上諭中旨

意。是叫人民犧牲財產生命。報答祖國。那理由說是現在國家到了存亡危亟之秋。做百姓的。自當不顧一切。爲國効命。那官吏念完上諭。便又宣言。說現在是軍政府的時代。凡事都要謹慎些。大家要服從國皇的命令。那官吏說畢。內中有人歡呼了幾聲。只是好許多人。却都不做聲。面面相覷。現出很怪詭的樣子。那些有年紀的。早已淌下淚來。想是他們此刻正在回思四十年前普法開戰的情形。想不到時局變遷。又有現在這番局面。所以禁不住涕泗沉瀾。司諦和因爲時候已經不早。便獨自踱回旅館。一路長吁短歎的說道。咳。這文明繁華的世界。又要遭一番浩劫哪。

#### 第四章

司諦和一路回到旅館。遙遙望見女居停站在門首。看見司諦和回來。含笑說道。尊客回來了。我聽得外面謠言很多。尊客竟能平安回來。實在是幸事。司諦和

聽得這幾句話。很是詫異。隨答道。我平安得很。沒什麼危險。你放心罷。女居停道。在這草木皆兵的時節。誰還料得定危險不危險麼。司諦和道。這話不差。但我是美國人。而且帶着旅行護照在此。有了這個。危險的事便臨不到身上的。女居停道。尊客有一張護照麼。有了這個便好。剛纔已經有幾個警察前來查問。恐怕過一會又要來了。司諦和道。是怎麼一會事。和警察什麼相干。女居停道。他們新近捉到了幾個奸細。聽說敵國間諜。在這裏的。現在要想脫身逃走。所以人人都被警察疑成奸細了。那女居停的神情。似很惶急。額上不住的滾下汗珠來。又告訴司諦和道。警察已到你房中搜檢過了。尊客的行篋。恐怕也被他們翻弄過。司諦和笑道。這又是什麼緣故。便疑上我是奸細。豈不是怪事。女居停道。此刻人人見疑。也不止尊客一個。女居停一面說。一面背着房門站住。把兩隻眼釘在司諦和身上細瞧。司諦和反被他瞧得不自在起來。心裏總猜不出女居停什麼意思。回

頭一看。忽見那面目猙獰的侍者。正從客廳裏走來。女居停忽地操着德國話。故意把聲音提高些。說道。現在人人都不免有些驚慌。就是客人不見他按着預定的時刻到這裏來。也是有的。不是什麼希奇的事。況且火車並不按着時刻開行。他自然也不能按時到這裏來了。女居停見那侍者走的益發相近。便又說道。漢司。你弄些熱水進來。給客人盥洗。我自去弄晚膳。又向司諦和道。尊客請自便罷。說着。便同那侍者走了。司諦和見女居停已走。懵懵懂懂的。走到樓上。進了寢室。心裏十分詫異。不知女居停說的。究竟是誰。怎麼又說火車沒一定的開行時刻。所以他也不能按預定時刻回來。這幾句話簡直叫人莫明其妙。好一會纔明白過來。自語道。不是不是。一定是我聽錯了。女居停並不是這樣說的。想必是不大懂德國話。所以弄錯了。但是他究竟說些什麼咧。司諦和正在左思右想。摸不到頭腦。忽聽得門上有彈指之聲。侍者送熱水進來。女居停又在樓下叫道。漢司。火

爐壞了。趕快來弄好了他。漢司忙把水壺交給司諦和。忽忽下樓。司諦和因聽女居停說行李曾被警察前來翻過。又因出去了幾點鐘。瞧見許多傷心景象。心裏覺得不很舒服。盥洗既畢。便把衣篋一件件的翻看。誰知無意中。忽然搜出一雙女鞋。裏面還塞着羅襪。分明是女子跳舞時所用。司諦和不覺詫異起來。發了一怔。連一句話也說不過來。停了一會。纔拿起女鞋細看。只見繡得非常精緻。從來沒見過女鞋有如此美麗的。那後跟上顏色稍褪。不如旁邊的嬌艷。知道這雙女鞋。是已經穿過幾次的。再抽出一隻羅襪細看。也是做得工緻無比。又把另外的一隻女鞋細細一看。兩相比較。不差累黍。確是一對。司諦和看了一回。自己對自已說道。奇了。這是那裏說起。我從那裏弄了這兩件東西來的。要是他人的東西。我誤收了。放在自己衣篋裏。豈不是粗心之至麼。但是我一路到此。從沒見過衣篋裏有這東西。可知決不是我自己放在此中的。既不是我自己收藏的。怎麼能

夠到我衣篋裏去。那明明是別人放在裏邊的。但是這個人是誰。他是什麼意思。難道就是女居停說的警察不成。然而他們把一雙女鞋和女襪放在我行李當中。爲的又是什麼。若說有了這兩件東西。便可誣我是個奸細。那更是可笑的事。簡直不成話了。司諦和手裏拿着女鞋。千思萬想。總想不出所以然。便蹙脚道。不是我自己發了瘋。便是全世界都變成一個瘋世界了。一面說。一面便把一雙女鞋。丟在地上。自去穿他的衣服。覺得胸前一個扣兒。扣不上。纔想起開看衣篋時。本來想要取出一個領結使用。不想領結沒有找着。反找着了什麼女鞋女襪。想到這裏。不免回頭向地板上一看。只見那一雙女子的鞋襪。好端端的擱在地上。好像等候主人前來穿着的一般。暗想倘使再變出一個公主來。那天方夜譚又該續了。況且一個女子。能穿這樣精緻的繡鞋羅襪。還不是一個仙子下凡麼。要是實現了。豈不是巧遇。正在胡思亂想。忽聞室門有彈指之聲。司諦和衣服不及

穿齊。忙說等一會。門外忽有一個女子。操着英國話應道。是我呢。那聲音又清又脆。又微微帶着急遽的聲氣。接着又說了是我呢三個字。那房門早已被他推開。司諦和抬頭看時。便見一個少年女子。是個杏花烟潤。荷蕊霞紅的顏色。眉如柳葉。似纖而穠。髮若金絲。既柔且澤。司諦和方愕顧。而翩若驚鴻者。已姍姍入室。後面却隨着面目可憎之侍者。這女進來便投在司諦和懷裏。說道。好容易纔找到了。一面說。一面輕舒玉臂。把司諦和緊緊摟住。將櫻唇湊到司諦和唇邊。不知親了多少情吻。

## 第五章

突如其來的少女。把司諦和吻個不住。司諦和癡癡的立着。手裏還拿着一個領結。心裏不知怎麼樣纔好。模模糊糊的。覺得自己一隻手抱在女郎腰裏。那女郎兀自緊緊摟着他。把玉手拍着他肩膀。一雙媚目。注着他臉上。含情微笑。司諦和從



女郎玉肩上望出去。見那面目猙獰的漢司。也在那裏暗笑。掩門而去。女郎却又高聲說道。真把我醜斃死了。這番出來游歷。吃虧真不少。你不見我滿身都沾了泥麼。至少要一加侖的清水。纔洗得淨呢。一邊說着。一邊飛也似的。走到門口。把門一開。向外面瞧了一瞧。見沒有人。便關上門。下了鎖鑰。把一方絲巾。將鎖孔塞住。纔低低的說道。這樣他們便不致疑心。一定當我們是新婚度密月的夫婦。在中途相失。如今幸慶重逢。所以這樣格外親密的。他們見我們如此。決不會疑到別的事故。我們便談着正事。也不妨了。但是我們還是說英國話。別被他們聽了話去。你現在都一切豫備下了麼。可有護照沒有。女郎說着。那盈盈秋水。現出一種驚慌的樣子。司諦和發了癡。立着不動。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女郎推他道。怎麼了。難道你不懂英國話麼。司諦和囁嚅道。馬丹。我本來是懂的。現在却有些不懂了。女郎道。既然懂得。我說了好半天。你一句也不回我。難道沒有聽見吧。看你

這神氣。就像沒有豫備着動身的一般。究竟怎麼樣。不妨說給我聽。司諦和道。請馬丹把手指在我臂上重重的掐一下兒。我要試一試。到底是做夢不是。女郎聽得。便把司諦和重重的一掐道。你可是醉酒吧。又低聲說道。你也太粗心了。怎麼這時候。還是這樣半醉不醒的。司諦和道。醉酒是沒有的。給你這樣一掐。我也知道並不是做夢。恐怕還是發瘋咧。但是我司諦和一家。向來沒犯過瘋病。怎的今日倏然臨到吾身上來了。女郎嬌喘微微的說道。你這時還不定定神麼。快些同我說了罷。時候已不早哪。司諦和道。要不是我發瘋。便是馬丹帶着瘋病來的。女郎道。這樣說來。你竟是不承望我到這裏會你的了。司諦和瞧着地上一雙女鞋。微微笑道。我正盼着呢。我纔想再得一個公主。便又成半部天方夜譚。想不到你便立刻就來的女郎怔怔的瞧着司諦和。顯出非常恐懼的色氣。把左手的拇指。撮住櫻口。怔怔的瞧着司諦和。司諦和莫名其妙。依舊瞪着眼瞧女郎。女郎忽然

一撲撲在椅上。禁不住兩行珠淚。簌簌的淌了滿臉。古人說得好。美人兒的眼淚。能化鐵石。無論男子漢什麼樣硬心腸。也要軟化下來的。如今女郎既是一個美人兒。司諦和的心腸。並不是鐵石。那裏禁得起女郎一哭。所以反着了忙。懇懇切切的說道。不要哭呀。有話好好的說。據我看來。保不住有些弄錯了呀。女郎嗚嗚咽咽的答道。你究竟還是不承望我到這裏來會你的麼。司諦和道。承望着你麼。那可沒有的事。我只把故事兒取笑罷了。女郎道。你不知我是什麼人麼。司諦和道。一些不知道。女郎道。便是我爲着什麼纔到這裏來。你也不知道麼。司諦和道。不知道。女郎歎道。這樣說來。我還是沒有找到他。一邊說着。臉色變成給紙一般白。司諦和只當他要暈過去。忙說道。沒有找着他麼。他是誰。請問馬丹到底是怎麼一會事。女郎強自撐住。悲切的說道。在這旅館裏。我原望碰見一個男子。帶我同出德國邊境。到法蘭西去的。那男子身上有一張護照。上面寫明夫婦兩個同

行。我便假充他的妻子。想一同混了出去。司諦和道。爲甚要假充着這人的妻子呢。這男子你可認識。女郎搖搖頭。待要說話。臉上早已暈得緋紅。司諦和道。那不知名的男子。莫要在隔壁房間裏住着罷。馬丹不要弄錯了。女郎道不會錯的。這旅館裏祇有你一個在此。司諦和道。想見那個人。還沒到這裏吧。女郎有氣無力的答道。大約是這樣了。一邊說話。一邊弄着一方手巾。二手只是索索顫個不住。司諦和瞧着女郎。年紀輕不過。還不到二十歲。長得又美麗又妖冶。皮膚微微帶些胭脂顏色。確是拉丁民族中的美人兒。身材雖然又輕又弱。看他神情。却是氣概不凡。但是這女郎究竟是爲什麼要混充別人的妻子。想脫離德國。又是什麼緣故。難道他說的話。全是撒謊。要做那餌人上鉤的勾當不成。司諦和一頭想。一頭細細瞧着女郎。知道這女郎。並不是那下流性質。確是一個好女子。因又說道。你沒有護照。便不能出德國嗎。女郎答道。這時候無論什麼人。沒有護照。便不能出

去的。又顛聲問道。不知你可有護照沒有。司諦和道。有是有的。不過就只我一個  
人可用。我並沒娶過妻小。不想……女郎走近司諦和面前。張開二手。抖索索的  
說道。我看看。司諦和便把護照取出。交給他看。女郎打開護照。細細看了一回。低  
聲說道。司諦和先生。你能夠行個方便。帶我一同離開德國。不知道可願意救我。  
司諦和道。恐怕沒有法兒可以帶你同走。女郎把護照指給司諦和瞧道。你的名  
字底下。不是還有兩行空白麼。只要填上幾個字。兩個人便可合用。你就救了我  
的性命。司諦和道。話便這樣說。但是你並非我的細君。這是怎麼好。女郎道。我們  
只要同到車站。坐在一起。到了邊境上。你把護照給守境的官吏一驗。便可離開  
德國。再是一點鐘。你我一同到了里愛巨。就分手了。你如此一辦。我就感激不淺。  
司諦和聽女郎說來。頭頭是道。更加這女郎的神情。又是可憐。又是可愛。心裏便  
不由的願意到十二分。因說道。話雖如此。但是你總須把自己來歷說個明白。我

纔好照辦。女郎走近一步。在司諦和耳畔說道。我只有一句話告訴你。我是一個法國人。司諦和道。難道德國人因爲你是一個法國女子。便不放你回國麼。女郎道。我不是要回國。是想逃走。我生長在司屈拉司堡。這司屈拉司堡在阿爾塞司省裏。德國人是最注意的。司諦和聽說。似乎會意。因說道。原來你是一個阿爾塞司的人。女郎點頭道。不錯。我便是那裏人。這阿爾塞司幾個字的意思。只有生長那地方的人。纔知道的。做了阿爾塞司人。便不啻天生成的奴隸一般。要蒙受種種恥辱苛遇。我父親便是被德國人殺死的。我有兩個哥哥。都被他們逼着。去和俄羅斯人打仗。我們在那邊歷受種種慘酷的待遇。非有設身處地的人。是不知道的。我只望這會法國戰勝。把阿爾塞司路林二省。仍舊歸了法國。那就變成了我們的樂土了。請問你此刻可願意救我。逃出敵人掌握嗎。司諦和道。這又怎麼說。誰是你的敵人。女郎道。我知道先生是最仗義的。我索性將心腹的話。都傾瀉

出來罷。我素來住在司屈拉司堡和米茲兩個地方。這兩個地方都築着堅固礮台。據德國人自己說來。無論敵國怎麼利害。這兩個要隘。總是打不破的。他們說便這樣說。究竟這些礮台裏。也有罅隙可乘。只要知道他的弱點。便可打破這兩座礮台。我平日佯歡僞笑。假意和一班德國軍官親密。他們只當我是真心。有時無心吐出幾句機密。把一一都記在心頭。日子長了。知道的便也不少。此刻一定要回到法國一次。總要你幫助着我纔能夠成功。我並不是爲我一個人。求你成全。我爲的是法蘭西全國。法國不是和美國一樣。都是共和國麼。要是再耽擱幾天。我必定給他們捕住。難免不飲彈斃命。並且大不利於法蘭西。女郎說到這裏。早已聲嘶氣咽。司諦和心裏。本已十二分活動。聽了這一篇話。更是感動到二十分。忙說道。不必說了。我同你一塊走好了。女郎聽得司諦和應許帶他同去。跪在地上。拉住司諦和雙手。以櫻唇不住的吻。眼淚給串珠似的淌下來。司諦和的手

背。幾乎都被淚痕濕透。忙扶他起來。女郎還是嗚咽個不住。把含淚的媚眼。瞧着司諦和。櫻唇微微顫動。好像爲他禱告上帝一般。司諦和瞧着女郎。又年輕。又美麗。偏又隻身兒急待旁人的扶助。據他說來。竟是把柔靡嬌嬈之身。費盡心機。偷取敵人的祕密。爲着祖國盡力。這奇女子。真是人間少有的了。過了一會。女郎慢慢的回復了先前情態。瞧着司諦和。微笑道。我不知要怎樣謝你纔好。我的說話。你諒來明白。司諦和道。我都知道。了。女郎道。如今還有許多事要辦咧。第一。這護照先要填好。纔能夠不留痕迹。說着便把護照。從新細看。司諦和道。照你說的話。把來填上。恐怕不妥。女郎道。那裏不妥。這二行空白。可不是填字的好所在麼。司諦和道。空白雖然有。只是筆迹墨色。總不能夠。不露痕迹的。給人家一見不要看出嗎。女郎道。這倒不妨。說時。便將椅子拉到案邊。自己坐下。把護照上筆跡。仔細體會了一番。又在自已帶的提囊內。取出一支墨筆。在手指上試了一試。便在護



照上司諦和之下。添寫了與其妻字樣。寫的又快又像。司諦和從女郎背後瞧去。筆迹墨色。都給那原文不差毫釐。一些形迹也沒有。女郎擲筆笑道。再過五分鐘。墨藩乾了。無論誰也認不出了。司諦和却不免起了疑心。暗想女郎那裏學的這樣摹仿字跡的手段。司諦和正在默想。早被女郎覷破。因道。摹仿字跡的本領。凡是做祕密偵探的。都要學會的。護照上的筆跡。更是官樣文章。最容易仿寫的。說到這兒。笑了一笑。向四下裏一瞧。便起身到火爐旁。把一支筆丟在火裏。又向司諦和道。還有幾件事。都要辦週到了纔好。你的名字。不是叫白德華。司諦和麼。司諦和說不錯。女郎道。可有混名沒有。司諦和笑道。在家時。叫慣的是湯密。女郎道。那我就以湯密相呼罷。請問現在做什麼職業。司諦和道。我是醫生。女郎道。在美國住在那裏。司諦和道。在馬利蘭省的巴的摩城。女郎道。在歐洲到過那幾處。司諦和道。到過維也納。參與萬國醫學大會。後來便到德國。女郎道。好了。不必細問。

你只留心聽吾的話罷。不要忘了。倘有人問你。你就說吾卽爾妻。聞名叫做馬利。娶過已經四年。司諦和笑道。可有兒女沒有。女郎嘆道。不要打趣兒。司諦和道。有了更好。沒有也罷。請往下說罷。女郎道。你只說你到維也納去的時候。因爲我有點病。留在比利時的司派避暑場。沒有一塊走。司諦和笑道。且喜此刻又相逢了。女郎接着說。以後身子復原。便相約到這裏相會的。司派在比利時。他們便要調查。也不容易。總可支吾過去的。你千萬可別記錯了。司諦和點頭道。那一定不會忘記的。只是說了半天。還忘記了一宗事。我衣篋內的女鞋。到底什麼時候放的。說時便指着地上女鞋給女郎看。女郎回頭一看。笑道。你問的可笑。這並不是我放的。司諦和道。這東西不是你放的。怎會到我衣篋裏去。女郎道。這是女居停做的把戲。他原是我們一黨。司諦和道。他爲何要把這些東西。放在我衣篋裏。女郎道。這是他格外慎重。防備警吏來查驗的意思。司諦和道。他們爲什麼要搜檢我。

的衣篋。女郎道。德國人很疑心。這家旅館。不得不格外謹慎些。女居停的意思。你衣篋裏帶着一雙婦女的鞋襪。警察查見了。只當你等候你的夫人到來。便不致於過分疑心了。司諦和道。如此說來。女居停那是早知道你要到這裏來的了。女郎道。他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司諦和道。必定以後他看見所盼的男子。沒到這裏。便把我來充數。這可是李戴張冠了。女郎笑道。大約就是如此。司諦和道。但是他怎麼知道我帶有護照呢。女郎道。想必是你自己說與他的。司諦和沈吟了一回道。不錯。吾也記得有同他說過的。但是我告訴他的時候。是去大禮拜堂回來以後。他那裏還有功夫。把這雙女鞋放到我衣篋裏。女郎笑道。護照上的墨瀋。已經乾了。拿來疊好。放在衣袋裏罷。要是警察索取查驗。你慢慢的拿出來給他看。不要拿得太快。叫他們生了疑心。要問你豫先如何布置。你裝一時有些想不起的樣子。他們一定不會生心的。你此刻先把這些東西打包好了。這雙女鞋。不妨照

舊放在裏面。我也得整飾了。說着。便打開自己小提囊。取幾件女子化粧所用的東西。司諦和把衣篋收拾好了。問道。你說住在司派避暑場。有一個多月。現在吾衣篋裏。只藏着你一雙鞋襪。說來人家恐怕不相信嗎。女郎正在照鏡子。答道。不妨。他要問的時候。我說我的行李。是從司派地方。一直發到北京去的。你還有別的疑問沒有。司諦和道。還有一個絕大疑問呢。我可不知道。你究竟是誰。你回到法國去。把祕密事情報告過了。我們還可以把晤嗎。司諦和問時。正僵着身子。去關衣篋的蓋。把背面向着女郎。竟沒見女郎把秋波向他容與。女郎聽他如此問法。便答道。這話現在且慢講。吾告訴你。漢司那東西。是一個偵探。你在他面前。千萬留神些。等通過了德國邊界。纔真是平安無事。在這裏。却一句話一步路都不能夠錯的。司諦和正把衣篋捆好。立起身來。見有一位苗條娥媚女郎。立在自己面前。兩頰嫣紅。雙眸凝碧。回頭一笑。頰上暈着兩個梨渦。便像等人上去和他親

吻一般。司諦和瞧着他。心想不知道怎樣纔好。女郎說道。我們如今是同路的伴侶了。司諦和聽了。心裏明白。知道是叫他謹慎小心些。幫這無告無助女子的忙。逃出患難的意思。因握着女郎纖手道。這話不錯。我們是好伴侶了。女郎也緊緊握着司諦和的手。說道。我們下去罷。此刻大約是晚餐的時候了。幸而火車來的遲。要不然。只怕還要來不及。司諦和在身畔摸出時辰表一看。時候已差不多有六點鐘。因問道。你知道火車一定是誤了時候麼。女郎道。至少要遲一點多呵。此刻不妨差人去打聽。你千萬可不要把我說的話兒忘了。此刻吾們的假面具。一刻也不能揭下來的。司諦和道。汝說的話。我是不會忘記的。只是這種行徑。我向來沒做過。很不在行。女郎笑道。這有什麼難事。你只當是真的就是了。此刻跟着吾出去罷。說着便開了房門。一面把鎖孔裏的手巾。抽了出來。還了司諦和。兩個人相將下樓。只見那女居停已慌慌張張的候在梯腳底下。瞧了這一對假夫婦。

登時面有喜色。却又故意高聲說道。二位下樓的好遲。我原知道二位要過些時候纔下樓的。漢司要上來招呼。吾攔着不許。大凡青年夫婦。久別重逢。總有些格外親熱的樣子。旁人打攪不得的。就是晚餐遲了些。也是不妨。請到這裏來罷。我把坐頭設在庭院了。說着便領這兩個假鴛侶到院裏。葡萄架下。那邊早已安着一個小桌。不一會漢司端上二盃湯來。司諦和無意中。向漢司一望。好像漢司已經有些知道他們的祕密似的。不去管他。一面割麵包。一面說道。現在和居家差不多。馬利。我們今天會面。你氣色也好看的多了。看來司派這地方。與你很相宜呢。女郎便應道。那邊地方很好。醫生也很親切。湯密。吾只是捨不得你。一覺身子好些。便趕着要到這裏來。一見了你。那是什麼病都好了。這時司諦和心裏只是不住的跳。帶笑說道。你哄我呢。你也哄的吾彀了。說到這裏。想起果然好笑。真要笑個不住。女郎道。你可不應該說這樣的話。我們的樣子。人家見了還當是新婚

度密月的。司諦和道我們成婚已經四年了。難道還是度密月的時代吧。家裏約翰。姆蓮兩個孩子不知現在可還像我們動身以前的一樣。你也不想去抱抱他們麼。女郎一面喝湯。一面點點頭。喝完了。漢司把二個孟子撒了。拿到廚房裏去。司諦和悄悄說道。我們定要帶着孩子說纔好。吾是最歡喜小孩子不過的。女郎微笑道。既這麼。依你就是。你這樣好意待我。我也不能過分推却的。司諦和道。有一件事。吾可莫明其妙。你的英國話。怎麼說的這樣宛轉如意。女郎道。說來話長。以後我們再相逢時。再告訴你罷。正在這時。忽聽得外面脚步聲響。女郎忙遞了一個眼色。叫司諦和會意。那進來的不是別人。就是那女居停。手裏拿着一瓶葡萄酒。看他神情。似很喜歡。把酒放在桌上。便自去了。不一會用了餐。司諦和覺得生平吃飯。總沒有今天的有味。女郎也好像沒事人一般。少停。女居停便打發漢司。到火車站去打聽火車消息。親自服侍他假夫婦兩個。女居停此時。却和女郎

說了幾句密話。司諦和聽去。隱約有些懂得。知道法國人。在德國私下裏做那祕密偵探的很多。各處都有幾個。現在都想趁着還沒開戰。逃回本國去。司諦和聽他們說話。只不做聲。却已經要把祕密偵探四字的罪名。疑惑到女郎身上。後來女居停又說。等一會警察便要來查問的。此刻漢司那廝。一定飛也似的報告去了。司諦和聽到這裏。問道。漢司既是一個偵探。怎麼這裏又僱用他呢。女居停道。客人不知道就裏。用了他纔能夠消釋他們的疑心呵。並且我知道他是個偵探。事事都可以防備着。他那人很是鹵莽。正可利用他幹咱們的事。接着又說道。他快要回來了。你們等着罷。不多一會。漢司果然回來。回說火車要到晚上七點半纔到。說完却又等着不走。只管聽司諦和與女郎兩個講的家常話兒。司諦和此時給新上臺的脚色一般。演到高興的地方。自己對自己說道。這齣戲吾總算唱的不錯。但是和女郎比起來。那就是小巫見大巫了。後來司諦和幾乎忘了他們



兩個是喬扮的夫婦。並不是真的一對伉儷。這是後話不提。且說司諦和正在出神思想。忽聽得漢司走動的聲音。外面却走進三個人來。都是鐵冑戎服。如軍官模樣。脚步走的很響。那時候天色差不多黑了。司諦和只聽得漢司回道。警察們要和客人說句話。司諦和回頭瞧那三個警察。那種蠻野的小樣。實在氣不過。然而無可如何。只有等他來查便了。

## 第六章

却說三個警察。走到桌邊。司諦和一看。見他們手裏都拿着短刀。腰裏都掛着一支手鎗。好像要撲人的老虎。內中一個厲聲問道。你能說德國話不能。司諦和道。德國話略知一二。能說英國話最好。警察道。說德國話罷。你是那一國的人。司諦和道。美國人。警察道。你生長在美國的麼。司諦和道不差。警察道。可有護照沒有。司諦和道。有的。警察道。請拿來驗一驗。司諦和剛要向袋裏摸出來。忽然想起女

耶的話。故意在衣袋中各處亂摸了一會。好似一時找不到的光景。那三個警察站在那裏。很有不耐煩的樣兒。司諦和心裏暗笑有心沒意的說道。不要放在大衣裏面了。只是我記得放在這裏。再不會錯的呀。在這兒了。說着。便把護照取出。警察接了。隨手展開。走到院裏。向黃昏微光中。細細辨認。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又把內中所載司諦和面貌長短。一件件比較一會。還到桌邊。向女郎點點頭問道。這又是誰。司諦和忙說道。他是我的妻子。警察道。可是和你同來的麼。司諦和道。不是。說着便把商量的假話。述了一遍。他妻子因為什麼在比利時養病。自己怎樣到維也納。又額外的加了幾句。操着不三不四的德國話。說了好一會纔完。那三個警察。聽他說的德國話。嘖嘖咕咕的。弄不清楚。都顯出輕藐的樣。司諦和話還未完。女郎坐在樓上。裝做煩惱的樣子問道。湯密。什麼事呀。我從來沒聽你說話。這樣高興。說了一大堆兒的。這三個是誰。樣子難看的很。叫他們快走開罷。警

察聽了便問道。他說些什麼。司諦和道。他問你們來做什麼。討厭得很。叫你們走開呵。警察冷笑了一聲。問道。他懂德國話麼。司諦和道。一些都不懂的。警察道。他名字叫什麼。司諦和道。他叫做馬麗。警察道。他的閨名呢。司諦和隨口胡謔道。他的閨名。叫做曼麗。安妮。司弗來明。警察聽了。回頭問女郎道。這名字對不對。司諦和不覺暗吃了一驚。女郎却裝癡作態的望一望警官。問司諦和道。他可是對吾說話麼。司諦和幾乎要笑出來。只得忍住。對女郎道。他問你閨名叫什麼。女郎道。他們要知道我的閨名吧。司諦和道。你回了他讓他去吧。女郎便望着警官。裝做帶怒的樣兒說道。我的閨名。叫做曼麗。安妮。司弗利明。但是你們不應當要知道的。警察道。他說的什麼。司諦和又照樣譯了德國話回他。那警察還是那樣把信不及的樣兒。直看他們兩個。看的女郎惱了。把頭回了過去。一面對司諦和說道。湯密。你還不把他們趕走嗎。司諦和道。他是這裏的警察。來這裏盤問。總算盡他

們的職務。當這戰亂的時候。他們自然格外留意。說不得要忍耐了。那警察忽又說道。我要看看他的護照。說着伸了一手出來。司諦和道。我這張護照。就是兩個人合用的。你們沒有看見上面寫着與其夫人等字樣麼。警察拿了護照。又到亮光裏細細的瞧了一會。回來道。這上面沒有載明他的面貌身材。司諦和道。那是沒有的。但是上面已經把我的詳細說明。並且又有帶着妻子的字樣。這也費的很了。警察不答。彼此望望。似乎還有些疑惑。內中一個慢慢的把護照摺好。交給司諦和道。你在這裏待幾時動身。司諦和道。火車一到。我就趁着到比利時京城裏去。火車不是半點鐘裏就要來了麼。警察道。火車是就開的。我們盤查對不起的很。但是尊夫人沒和你同來。這事有些蹊蹺。不得不問一聲。我就把你所說的話。報告長官去罷。說完帶了跟來的兩個警察走出去。司諦和喘了一口氣。想要說話。女郎輕輕地把小蠻靴一蹬。說道。湯密。我們竟遭這樣無禮的待遇。不信你

也耐得了。你是一個美國人。竟讓普羅斯的警察這樣狂恣真也怪事了。司諦和向四下裏一瞧。那面目可怖的漢司已站在門口了。假陪笑說道。夫人別生氣。來的是警察官。照例要盤問的。客人們既要去比利時。最好是他們問一句。答一句。省得囉嗦。這時也不早。客人該走了。恐怕火車已經沒有好地位。還是早走爲妙。女郎道。你說的不差。我都已準備好了。司諦和當下把店帳付清。吩咐漢司。肩着行李。跟他兩個人向火車站而來。這時司諦和心裏非常的高興。時時偷看女郎。覺得今天弄的這把戲。煞是有些可笑。可惜這一齣戲要演完了。在火車裏。再是一二點鐘。兩個便要分手。一時假夫婦。可不就要勞燕分飛吧。司諦和正在這麽想。女郎把那可愛的秋波一轉。問道。你想些什麼。司諦和道。我想這事真好笑。你的姓氏。我還沒有知道哩。女郎道。汝別再說這樣話了。我們一刻沒離開德國。這假面具是一刻不能不戴的。司諦和道。既這麼着。我們過了邊境。我可有許多話。

再和你講嗎。女郎笑道。那時再說罷。說話之間。兩個人已到車站門首。正想上去。一個火車上的執事。揮手把他們止住。問着要車票。司諦和正待把豫先買就的車票。摸出來。女郎遞了眼色。說道。湯密。你去買票就是。我在這裏等着罷。司諦和會意。忙依言自去買票。心想這事幾乎被吾弄糟了。天下那有夫婦一塊兒旅行。只有丈夫買着通濟隆的車票。妻子却又沒有的。到了賣票處。只見好些人都在那裏等着。前面立着二個警察。買票的客人。都要給警察盤問過了。纔准賣給他。司諦和正待擠上去。腰裏忽地鑽出兩個人頭來。已經被警察都抓住。司諦和心裏不住的跳。暗想我要是也給他們抓住。那就要壞事了。等到上前買票時。臉上故意裝出對於戰事一點不關心的模樣。對警察說是夫婦兩個同行。要到比國去的。又拿出護照給他們看過。纔買到了兩張車票。便要回到原處。一面走。一面想。現在種種難關。都已打破。往後便可平安無事了。跑到停車場。會了女郎。便命

漢司帶了行李。一同進去。那月臺上已經有了無數的乘客。都是驚忙不定。等着火車到來的。內中有幾個軍官。穿着灰色大衣。腰裏都掛了刀。大約都是從軍去的。這幾個軍官。在人叢中自成一派。不時踱來踱去。高談大睨。很有藐視一切的樣子。司諦和正在閒望。女郎一手挽着他道。坐的太久。真不耐煩。還是走一會罷。兩個人便在月台上慢慢地閒走了一會。女郎道。你在維也納的時候寄了我好幾封信。也足見你的愛情了。我這番病好。大約是你那幾封信。醫好的。此刻咱們兩箇能夠就回本國去麼。司諦和道。等到了比國就知道了。通濟隆公司倒還可靠。大約咱們還趕得上那亞的里大輪船。女郎道。咱們可還繞道到英國去麼。司諦和道。若從希堡上船。就不必繞道英國。可以直出大西洋的。說到這裏。這月台已經走了到頭。便又回身轉來。司諦和剛回頭。驀地裏見了一個黑鬍子的德國人。在他面前立着。却不知這個人跟在他兩個背後。已經好久了。這黑鬍子的德

國人把假夫婦兩個瞅了一眼。纔轉身走到旁處去。司諦和忽然一想起。這人好似見過的。想了一回。纔想起這人就是昨天火車中遇見的那個德國人。女郎却不理他。依舊講他回家的話。好像沒見那德國人一般。不一會又走到月臺那一邊的盡頭。四面沒有甚麼人。女郎纔悄悄的說道。那人便是一個偵探。咱們已被他疑心上了。你身邊帶的火車票。是那一家人的。司諦和說是通濟隆的女郎道。這東西有些不妥。到了邊境。保不定還要給他們搜一搜。司諦和聽着。便伸手向袋裏摸去。意思要把車票丟了。女郎道要給他們瞧見。便壞事。我同你想個法子罷。司諦和原想一上火車。便完事。誰知道到了邊境。還要搜一下子。這一次的冒險。還沒了結。如此雪上加霜。如何是好。况且後來不知還有多少糾葛。且喜通濟隆的車票。剩的已是不多。便棄了不算什麼。只是路上許多不便。實在擔心。此時要想退步抽身。別幹這個把戲。却已遲了。幸而現在左右不過一兩鐘的事。以後或



者可以安安穩穩得一個大大的酬勞亦未可定。此時忽聽得鐵路上遠遠有放汽之聲。從科命地方來的火車。迎面駛向車站而來。漢司忙着拿行李。司諦和便吩咐他拿到頭等車裏去。自己向車裏一望。前幾輛車廂。都載着兵士。稍後幾輛車廂裏面。都是軍官據着。再往後面車裏一望。搭客都是十足。沒有插身之處。司諦和暗想不好。恐怕這回還不得上車。正自凝思。漢司說道。客人到這裏來罷。司諦和擡頭一望。原來後面正在加掛一輛車廂。司諦和不覺失笑道。說他是個粗人。他可很細心呢。一面說。一面便挽着女郎的手。同向後面加車而來。車還沒有停妥。漢司跳了上去。把車門開了。慌慌張張的走了進去。把衣篋放好。到了司諦和同女郎上車的時候。漢司已跳下車來。站在月臺上。臉上又像笑又像哭的好不難看。司諦和給他說道。想不到你到是個活潑的。給你幾個辛苦錢吧。隨手給他許多酒錢。扶着女郎登車。揀一個位置坐下。說道。這會總算僥倖。只不知後來

怎麼樣。女郎向窗外望了一回。說道。月臺上依舊站着許多客人。被兵士們阻住。不准上車。這車廂不要又是軍官們坐的罷。司諦和道。這麼着。我們還得先下去。不要再等他們來攙。女郎道。他們用不着這車廂。也未可知。且待他們來了再說。橫豎你有一張護照在身。德國人最重的是官樣文章。你把這個給他們看了。一定沒事的。此時車外。恰有許多軍官走過。都向車廂裏看了一眼。便自走開。司諦和向月臺上一望。見一排軍事警察。攔着衆人。不許上車。司諦和笑道。難道這個車廂。只配咱們兩個坐的。不准有第三個嗎。一面說。一面瞧着女郎。只見女郎的面色。變個全白。媚眼兒也失了神。忙撫他的胸口道。怎麼樣。莫是病了不成。女郎道。沒什麼。吾是倦了。要歇一會兒。說時。便把身子靠着車廂旁邊。說道。這回從司派到這裏。簡直勞乏極了。又悄悄地說道。你留意些。別出岔子。司諦和道。知道了。你只管睡一會兒罷。女郎倦眸微啟。打了一個照會。無非是叫他格外謹慎的意。

思。司諦和無心無緒的。也不知是夢呢。還是醉呢。怎麼就有這樣想不到的事情。把車窗下了。便也在女郎對面坐下。拿出一支雪茄煙。點了火。待要吸着。外面裝做沒事的樣兒。兩隻手却不住的抖。週身脈管裏的血。好像是要跳起來。心裏似覺有訊給他。說是危險要臨頭是的。一會兒又想究竟也沒什麼危險。難道這輛火車便是一個牢籠。到了這車裏。德國人便可硬派一個罪名麼。左思右想。又想到隔壁車室裏。恐怕有偵探要打聽我們的祕密。想到這裏。便把帽兒戴低些。把二隻眼掩了一半。細細盤算上車以前的情形。上車時是漢司那廝領導。他不是。一個偵探麼。這車室也是這廝替揀的。他臨走時。又上來把車門關上。纔下去的。這其中很有些可疑之處。只不知這門可被鎖住。一面想。那兩隻手便覺癢癢的。要去試一試。到底鎖着沒有。只是恐怕外面還有人守着。再看月臺上。要上車的人。可也不少。却又一個都不准登車。這車廂便如他一個豫先包下的一般。這不

是一個絕大的疑問麼。正想到這裏。火車已經開了。火車經過的地方。都是漆黑無光。向來繁盛的所在。只不過點着幾個路燈。一種蕭疏氣象。真是刺目傷心。後來火車經過一個隧道。道口有一排兵士。肩着槍守候。隧道裏面。隔不到幾步。就站着一個守兵。出了隧道。便是一個低谷。上面高架一條棧橋。橋上下許多兵士。荷槍而立。過了橋。轉過一個灣子。便見一個大平原。上面微光熠熠如螢燄高低。細細辨認。纔知道都是兵士的行竈。行軍布幕也不知有多少。大約一等上面命令下來。便可從此直攻法蘭西的。司諦和瞧了一會。却又想道。這裏並不是法國邊境。怎麼有如許重兵駐紮。想到此間。不由的取出一本旅行指南來。查那地圖。據圖上所載。法國邊界還在此間的南面。若要那邊去。並無別路。必須經過比利時的。據此看來。德國紮了大營在此。却又爲何。比利時的中立。是歐洲各國共同簽過約的。德國參謀部。諒必不敢破壞他的中立嗎。再從車外望去。一片平原裏。

無數的戰壘。如星羅棋布。哨兵的燈光閃爍不定。究竟共有多少兵隊。黑暗中。也難摸索。軌道兩旁。時時有一二哨兵。往來經過。再遲一會。火車又經過一塊高地。只見高地上。櫛比鱗次的停着無數軍事上應用的轉運車。火車再向前走了一會。忽然停住。司諦和看看女郎。還是香夢初濃。海棠眠未醒。自己便想道。莫不是到了邊界了。車上的兵士。都要下車。大約又得好一會工夫呢。一面下了窗門。探頭出去。看兵士下車的光景。只見火車旁邊。是一條極長的月臺。極目望去。這月臺竟像沒有盡頭的一般。月臺上悄無人語。只有幾個守兵守着。忽聽得後面許多車室的腰門。忽然吱的一聲開了。許多軍官。都跳下去。向前面一看。却一些動靜沒有。車門沒開。兵士也沒下車的。一回頭。聽得女郎惺忪的聲音問道。到那裏了。便答道。大約已到邊境了。等兵士們下了車。我們也就可以下去的。女郎道。總不致耽誤時刻罷。司諦和道。他們還沒下車哩。總得等一會子。過了一會。不覺咤

異道。怎的他們總不下車。前面幾輛車裏的乘客。又都叫守兵一起趕下來了。這又是什麼緣故呢。此時客車中嘈雜非常。乘客紛紛議論。其中還帶着幾句罵人的美國話。便和女郎商議道。和這班人爭論。也不中用。我們還是不等他們來趕。先自下車的好些。一面順手拿起衣篋。立直身子。去推那腰門。却是鎖着的。司諦和這纔知道。此遭竟被德國人捕住。當着好細看待了。然而還有些不信。一面用力把門猛推。嚷道誰鎖着這門兒。女郎勸道。湯密再等一回兒吧。你把護照準備着。大約他們還要驗一驗的。那時候車窗外。忽然走過一個軍官。探着頭向車裏瞧了一瞧。說的是德國話。說道。你們快可以下車了。等着罷。說完話便上前把車門一推。要開進來。司諦和裝做不慣德國話的一般。伸手拿起護照。豫備他來查看。那軍官一面打門。一面高聲的嚷着。司諦和便對女郎道。人人都說德國人性情暴躁。我看這些軍人。更比別人暴躁些。這時恰有一個管車人上來。拿出鎖

匙開了車門。那軍官便進來裝着手勢說道：快下去。司諦和忙一手提了衣篋，攙住女郎下車。到了月臺上，司諦和操着英國話問道：我們要不走，還要在這裏耽擱多少時候。那軍官把肩一聳，露出輕蔑樣兒，揮揮手，叫他別做聲，只得不語。一回兒一隊步兵的前哨，正在整伍而來，都按着順序上車。一些不亂，再瞧他們的服裝，是尖頂的軍帽，灰漆色的制服，整整齊齊，望去好像一片的雲。司諦和暗想：這樣裝束，可算得萬全了。若在夜裏頭，誰還辨得出他們是兵士麼。便是在日裏，他們隱身田野樹木之中，別人也望不清的。想到這裏，火車又開行了。司諦和向遠處一條軌道上瞧去，還有好幾十輛火車等着，裏面都滿滿的裝着兵士。一聲汽笛，便軋軋的開向西方去了。外面一條軌道上，又是好幾十輛車子，滿裝着兵士。時候開行，看了好些時間，有些倦意，回頭來看看女郎，只見他面白如紙，一個秋水似的媚目，也變了灰色，沒有神采，不覺吃了一驚，只得淡淡的說道：他們已

準備進攻法國了。這且別管他。我們到底怎麼樣。難道在這裏白站一夜不成。說到這兒。忽聽得空中來了一層機器軋軋之聲。擡頭一看。見一只黑魘魘巨鳥似的東西。掠過天空。一轉眼就不見了。司諦和錯愕道。這不是徐伯林飛機麼。這番的戰爭。纔算是千古壯觀咧。陸戰水戰之外。還有空中戰爭。海底戰爭。總算應有的盡有的了。這時那軍官纔說了一聲跟我走罷。司諦和提着衣篋。裝做不懂德國話的一般。問道。你不是說還有一班火車要開麼。難道不是我們坐的吧。偏要等着下一回的車吧。那軍官並不答話。一直向前領路。走近車站門口。便見許多男女老幼。擁擠在一塊兒。却一個也不准進內。那軍官領着路。並不走出車站。還是沿着月臺。往前而行。走了好一會。纔到月臺盡處。便見一所又小又高的東西。說他是個屋子。却又不像。司諦和看了也猜不出是做什麼用的。那軍官走到這屋子似的東西面前。把短門一開。便說道。你們二個進去罷。司諦和不覺抗聲說道。



我們是美國人。你可沒有這權利。把……話還未完。那軍官只冷笑了一聲。給他個不理。裝着手勢。催二人作速進去。司諦和瞧着軍官。心裏氣的非同小可。連沒說完的話。都咽了下去。說不上來。又想事已如此。可還有什麼法子呢。便勉強向女郎說道。我們暫且在這裏歇一會也好。和他辨白是沒用的。說着。便偃身而進。女郎跟了進去。那又短又小的門立刻砰的一聲關上了。此外還有那鎖鑰之聲。好像給關門的聲音相酬答。司諦和到了這時候。心上暗暗吃驚。知道已經到了牢籠。四面沒個隙罅。沒處鑽。沒處飛。除起地下有洞。一定是跑不了。

## 第七章

他們兩個進了小屋。那心上不住的跳。司諦和放下衣篋。耳朵裏只聽得女郎一陣唏噓飲泣的聲音。好不傷心。忙解勸道。不妨事的。過一會就沒事。此刻哭也沒用。一面用手來拉。女郎走到他跟前。含悲問道。他們不知要怎麼樣待遇。到底因

爲什麼把咱們兩個關在這裏。司諦和正待答話。女郎又附着他耳朵。低聲說道。小心些。不要說響了。那邊有一個窗。還開着呢。司諦和一聽。心裏不由的突突亂跳。暗想這女郎。太也奇了。怎麼裝的這樣像。和女優似的。連一點破綻兒沒有。回想這一齣好戲。必定要極力裝扮的活像纔能夠下場。因拍着女郎的肩答道。他們總不會虐待咱們。更不敢傷害我們的性命。我們是美國人。他們難道敢怎麼樣呢。女郎道。只是他們把咱們關住這地方做什麼。司諦和道。這個可不知道。大約不過謹慎的意思。明天早晨。咱們就去告訴公使。看他們敢不敢嗎。你只管放心。歇一會罷。女郎道。這裏黑暗的狠。吾又乏了。不知道可有坐處沒有。司諦和道。我們一起坐在衣篋上罷。便把衣篋疊妥。向女郎道。就這樣坐一會罷。我還要瞧瞧咱們此刻究竟在那裏。一邊說。一邊拿出自來火。點了一支。眼裏只覺花花的。看不清楚。因把火光提高。仔細瞧時。只見這屋子四面都是磚壁。是個方形的週。

二十尺左右。四壁都有一个小窗。把鐵條做窗格。並沒玻璃。屋內空空的。壁角裏堆着些舊木料之類。司諦和道。這裏莫不是堆東西的棧房罷。說話的時節。覺得鼻子癢。打了一个嚏。喊道不好。有石油瓦斯在這裏。這火是點不得的。忙卽坐下來把火吹熄。兩個人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司諦和伸手。挽女郎腰裏。女郎道。他們難道要把我們關一夜不成。說了這話。便又在他耳畔悄悄囑咐道。你的火車票。必須毀去纔好。司諦和忙在袋裏摸了一會。低聲道。在這裏呢。女郎接在手中。說道。你和我說幾句閒話兒。司諦和會意。便有的沒的。亂說了一陣。心想他怎麼樣能把車票毀去。耳裏却微微聽得撕碎之聲。一會子女郎答話時。聲音有些嘶嘶的。如有東西梗着一般。少停。又輕輕地說道。好了。不要緊了。於是二人又靜坐了一會。司諦和心裏想今天的奇遇。雖和女郎會晤不到半日。竟然同互相歡愛的人。差不多。又想到蒲魯摩。此刻諒也入了戰爭的旋渦。不知他這時的情狀是

怎麼樣。正想着。忽聽得外面月臺上有脚步響。到門口便站住。鑰匙聲動。門便開了。只聽得有人操着英語道。你們出來罷。司諦和借着月臺上燈光一看。見那說話的也是軍人裝束。便扶着女郎說道。咱們走罷。但是這衣篋。我可拿不動了。那來人道。不妨。吾和你設法就是。他喊了一聲。便有兩個人上前。他便指着衣篋。叫他們拿了。一面又給司諦和說你們跟我走罷。司諦和同女郎跟他走下月臺。越了好幾條鐵軌。纔走到一所高平屋裏頭。這屋裏只放着一個桌子。什麼東西都沒有。那兩個拿衣篋的便放下衣篋走開。那軍官向司諦和道。這兩個衣篋。可是鎖着的麼。我要檢查一通。此時司諦和把軍官細細一認。不覺吃了一驚。那軍官却微微的笑道。你可還認識。我便是和你在科命火車裏同車的。這且別講。你那衣篋可還鎖着沒有。司諦和說沒有鎖。那軍官便解了繩子。把衣篋打開。把裏面東西。一件件翻出來細驗。拿起一件衣服。便伸手向衣袋裏亂摸。又用手指把褶

疊的地方一一細捻。要是稍厚些的便割開了查看又把所藏書信。一一折看。那一本厚厚的旅行指南。他也不憚煩。一張一張的檢閱。最後把一雙女鞋和女襪瞧過。仍舊放下。一聲兒不言語。少停。衣篋裏的東西。已經空了。還把篋子割開。驗看了好久。纔把東西一件件依舊放好。又留神看看他們兩個的情景。這時司諦和女郎因爲站的久了。腳裏再也立不住。便在牆邊一個長橙上坐下。那軍官捆好了衣篋。便向女郎道。請夫人手裏的小皮囊給我檢查一下子。女郎隨手把小皮囊遞了過去。軍官把皮囊裏東西。一件件來驗看。無論甚麼小東西。他都檢看到了。司諦和早已心裏着慌。心想此時若被他在囊裏查出什麼秘密東西出來。那就不得了哪。那小皮囊裏頭。原放着幾條婦女用的手巾。幾樣化粧物品。無非胭脂之類。此外有个小錢囊。裏頭盛着幾個小銅元小銀元。一張明信片。幾封書信。還有幾件婦女隨時應用的東西。那軍官瞧了這個。又瞧那個。把手巾展開。

向着燈光細瞧。肥皂也切成細塊。粉盒就用手指攪了一會。並且還錢囊傾出拿起銅元銀元。又翻來覆去的細看。好像是銅元銀元裏頭。也有祕密的。一會兒又讀那明信片。和書信。仔細辨認郵局的印章。拿信紙近燈罩。細細的查看。幾乎把信紙燒焦了。末了便把皮囊的裏子拆開。看過了。纔向道。這皮囊是那裏買的女郎道。是前一個月。在巴黎買的。軍官道。這些手巾。也是在巴黎買的麼。女郎道。巴黎的手巾。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所以買了幾塊。軍官道。那帽兒是法國貨。不是女郎道。這又奇了。難道這裏和紐約稅關一樣。件件都要查問的麼。不要說這些東西。都在巴黎買的。就是我穿的衣服。和襪子。也都是法國貨。我們美國婦女。到歐洲來游歷。爲的是甚麼。可就爲這些衣飾。上講究罷了。那軍官又瞧女郎腳下的鞋子。女郎明白。便說道。祇有這鞋兒。是美國貨。因爲法國人做的。鞋子不好。所以沒有買。但是那雙跳舞用的軟鞋。却是法國貨。軍官道。軟鞋在那裏。女郎

道。就在我丈夫衣篋裏。你剛纔拿去看的就是一面。又向司諦和笑道。湯密你藏着我的軟鞋。却在歐洲各處亂跑。真是笑話。司諦和道。當時忙得狠。把你的軟鞋擱在我衣篋裏。到如今纔知道。真有些笑話。軍官又問道。密普斯的行囊。在那裏。女郎道。這時候已經到北京了。我從司派避暑場。直接寄到北京的。軍官道。你爲甚麼不直去比國。反到德國來呢。女郎道。因爲要會了我丈夫同去。纔到這裏的。我和他已經半个月沒見面咧。說着。又向司諦和微微一笑。那軍官也不再說。在屋裏踱來踱去。縲着眉頭。似乎想甚麼的。後來又說道。我要你們兩個脫了衣服搜一搜。司諦和聽了。不免生了氣。纔要說話。那軍官忙道。密普斯另有婦人來搜檢的。司諦和抗聲說道。這不是故意羞辱我們麼。我告訴你。他是我的妻子。難道就瞧着旁人羞辱他不成。你仔細不要打錯主意吓。軍官道。我們決無羞辱瑪丹之理。這是萬不得已。一定要搜檢的。話纔說完。喊了幾聲。好像叫人來的意思。

果然裏面一扇小門開了。走出一個婦人來。軍官向婦人道。佛羅侖。你領這位婦人去。把他穿的衣服。脫了拿來。給我檢查。司諦和待要說話。軍官把手一揮。厲聲道。抵抗也沒用。我是要盡我的責任。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是要用強力迫壓的。女郎起身向司諦和道。湯密。不用和他爭執。爭執也是無用。依着他罷了。司諦和也知道爭執是無益。只得眼瞧着女郎。隨那婦人去。軍官又厲聲道。請你脫了衣服罷。司諦和想的氣接不上來。自把上衣下裳。一起褪下。那軍官把衣袋搜了一會。衣袋的裏子也拆了。連鞋跟都瞧到了。袋裏一支墨水筆的塞頭也去了。傾去墨水細看。司諦和脫得赤條條。一點不掛。含怒問道。這會你可穀了。軍官便把衣褲給還。說道。穿上了罷。這袋裏的東西。我還要細細的查一查。說到這兒。那婦人進來了。手裏拿着好些衣服。司諦和忙把小衣緊上。忽忽穿了鞋襪。領結已染了些泥污。也只得帶怒扣上。軍官又把女郎的衣服驗看。司諦和一看也不看。怒



氣勃勃的背他立着。聽得軍官問婦人道。他的頭髮你搜過沒有。婦人道。搜過了。搜的很仔細。軍官道。這衣服拿了去罷。婦人便自答應着進去。司諦和纔回身向着軍官。只見他點了一支雪茄煙吸着。那樣兒非常閒暇。司諦和一發動怒。問道。請問你們甚麼理由要把我夫婦兩個這樣羞辱。軍官一面檢查衣囊裏搜出的東西。一面答道。因爲要捕拿奸細。所以得罪了你們二位。請原諒些罷。說着把護照打開。司諦和道。你見了這護照。也就放心了。又何必這樣多事呢。軍官道。你原是不用多查。只是你的夫人。分明是個法國人。所以要格外仔細些。司諦和道。我們美國原是各色人種都有。國裏的人民。形貌像你們德國人的。也就不少。軍官道。這個我都知道。不過那奸細。是一個女子。我們要把他捕到手纔罷。其餘也不能告訴你們了。司諦和道。那麼你疑心我的夫人麼。這也太不成事體了。司諦和話雖這樣說。脊梁裏有一股涼氣。直沖到頂上來。軍官道。你的夫人在亞欽地方。

纔和你會面的。這纔可疑的。況且他的模樣。和我們現在搜捕的那女子。簡直沒有再像的。你又在柯照諾旅館裏。和他會面的。實在可疑的狠。那個旅館裏。往來的都是些法國人。聲名很不好。不知你因爲甚麼。偏住在這家旅館裏。司諦和道。這旅館還是你們中一個人。替我指定的呢。我在柯命的時候。住在一個大陸旅館裏。有一個警官前來盤問。查驗護照的時候。問我要往那裏。我說要到亞欽去遊歷。他便問我打算住在哪個旅館。我說還沒有定。他便替我指定了這一家。說是這旅館很好的。所以我到了亞欽。便投到這個旅館裏來。司諦和說畢。那軍官便又問道。那時你因爲甚麼不到車站上去迎接你的夫人。司諦和只得撒謊道。我不知他甚麼時候才到。火車又沒有一定的時刻。所以沒去接他。軍官一面彈去雪茄煙上餘灰。一面問道。你夫人怎知道你住在這個旅館。司諦和被他一問。嚇了一跳。暗想這可糟了。我那名義上的夫人。怎知我住在這個旅館呢。面上

却裝做整暇的樣子。答道這是我豫先打電報給他。後來還另外給他一個明信片。司諦和口裏只管胡說。心裏早已沒了主意。暗想他若是打一個電報到科命去。查問有這個事沒有。這紙老虎豈不沒有用了。誰知那軍官把吸剩的雪茄煙一丟。面上現出滿足之色。神氣便改了好些。一面又說道。你第二着棋子。下得不錯咧。昨天晚上。電報局就停發尋常民電。你的電報。電局也接收嗎。司諦和道。我是叫侍者送去的。若是電報局並不接收電報。這侍者把我電費乾沒了。也未可知。軍官道。大約這樣。但是你的明信片。你夫人是然收到嗎。司諦和只當他又用奸譎手段來嘗試。便囁嚅道。吾可不知道。軍官道。你那明信片。你夫人皮囊裏還帶着呢。我如今仔細推敲起來。你前後說話。是然不錯。這時那小門忽然開了。女郎盈盈走出。軍官忙起立相迎。恭恭敬敬的說道。請坐一會子罷。我擾了二位好久。實在抱歉得很。請二位原諒些罷。當着這時局。是不得已的。女郎瞅了軍官一

眼。又回頭瞧司諦和。司諦和這纔知道自己站得太久。通身幾乎麻木不仁。喘了一口熱氣。纔偃身繫鞋帶。心想不過隨口撒一個謊。誰知這廝偏說確有其事。難道他又佈疑陣想法子擺佈我們麼。忽聽女郎給軍官說。你是盡你的責任。誰還來責備你。不過我夫婦兩個。無端受了許多委屈。實在是有些不滿意。你如今可還有甚麼疑心沒有。軍官道。經過檢查之後。是一些也沒有甚麼疑心了。就此告款罷。女郎道。這麼着。我們此刻便可動身走了。軍官道。今晚是不能走了。明天一早。再走不遲。二位是美國人。住在此間。我們決不致有失禮之處的。此次開戰。我們德國人都盼望貴國人士替我們仗義執言咧。司諦和道。我們美國人。替亞爾塞司路林一省的法國人。抱不平的很多。至於爲德國仗義的話。可沒聽過。說時。便衣袋裏拿出雪茄煙。自己吸了一支。又送給軍官一枝。軍官鞠躬接住。說道。大約貴國人不明白我們國裏的情形。那亞爾塞司路林兩省的地方。本是應歸

德國管轄的。司諦和道：你們對待這二省的人民，不是很苛刻嗎？軍官道：雖然苛刻些，也不過適如其分罷了。那地方的人，是最野心的。此刻要搜捕的女奸細，便是那邊人。司諦和聽了，益發吃驚。女郎却笑道：所以你當我們也是奸細了。又回頭向司諦和道：湯密，將來我們回到國裏頭，談起這件故事兒，可不是一個大笑話麼？軍官道：那奸細不過一個女子，住在司德拉司堡好幾年了。從沒有人疑心他的。他和我們這班軍官們，很是親暱。所以軍官們，在他家裏很說過幾回軍事上的機密話兒。誰知他這一遭竟想法子盜了幾件緊要文書脫身走了。所以要趕緊捕住了他。他現在還是漏網的冤咧。但是終久不能飛出邊界的。現在各處都派司屈拉司堡的人守候着。凡是婦女經過那地方，都要給他們驗看過纔准放行。派在這裏守候的人，大約再有一點鐘，就要到了。今晚留着二位，在一个人家暫宿一宵，也爲這個緣故。一經來人明早驗看過了，我的責任就卸了仔肩。二

位今晚決不能再趕路的。要是就走。到了邊界上。也不准過去。必得明天另發一張護照。給二位收着。那時便可一路無阻。出我們德國境界了。女郎道。既這樣。再好沒有。然而你們把許多過路的人。都關在車站裏。可也爲這個緣故麼。軍官道。可不是。未經我們驗明。是不能多走一步的。女郎道。你們爲何不把他們也搜檢一下呢。軍官道。只把他們攔住。瞧一瞧面目。也就殺了。他們是那裏人。一瞧便知道的。只有密普斯瞧去。很不像美國人。我只當是個法國人咧。女郎道。吾的祖母。原是法國人。別人都說我面貌身材。都和我祖母一個樣兒的。吾還有一句話。吾說了你不要惱。吾對於法國人。很表同情呢。軍官把眉一聳。笑道。這也算一件不幸的事。然而要是密普斯看見我們德國軍人。臨陣打仗的勇概。那時能把密普斯的同情。回向我們幾分。也未可知。女郎道。你們的陸軍。可還利害。軍官道。這個何消說得。此次開戰的布置。我們參謀部裏。早已籌備妥貼了。今天不是八月初

一麼。初五那天。一定就攻破了利爾。從此長驅而入。到十一日。便可直進巴黎。十二日的晚上。皇帝和參謀部的將帥。便在利資大宴。論功行賞。利資在法國。事事都算就了。司諦和吃驚道。這話當真麼。軍官道。那是一些也不錯的。我們都布置齊全。馬到就成功了。女郎道。要攻破利爾。豈不要越過比利時的國境。軍官道。那一定要給比國假道。纔能過去的。司諦和道。吾記得在那本書裏見過。比利時是一個永遠中立國。這是列強共同議定。彼此都該遵守的。軍官道。當初原是如此議定的。但是無論甚麼條約。也不過一張廢紙罷了。待戰事一開。這廢紙便無用了。我們要攻法蘭西。必須從北面襲擊。纔能得手。比國偏偏橫梗中間。那是顧不得中立不中立了。司諦和道。比國要不讓德國軍隊通過。那是怎麼辦呢。軍官兩肩一聳道。他要是敢抵抗。便叫他全國塗炭。他們決不敢和我們抵抗的。司諦和暗想。德國人的贖武主義。竟是不顧一切。無論甚麼事都做得出的。那神聖的條約。他

們竟當做一張廢紙。看得一錢不值。想到這裏。便不欲和他再談。立起身來。問道。我們今晚。究竟怎麼樣。難道便安歇這間小屋子裏嗎。軍官道。不是不是。我已經請搜檢密昔斯的婦人。另找了一個好所在。雖然不狠好。還可以住得。說着。便叫那婦人出來。領路前去。司諦和把衣篋提在手裏問道。路可遠嗎。我今天帶了這二件累贅東西。足足走了一千哩的路程。軍官說。這個地方並不遠。衣篋等我叫人替拿好了。你的護照。好好的收起罷。又向女郎道。今天真是抱歉了。還請原諒些罷。司諦和跟着那婦人走過了月臺。向車站門口走去。後面另外有人肩了衣篋跟着。車站門口。依舊有許多人站着。四面圍着一小隊的兵。一個不許進出。司諦和道。我們幸虧被他搜了一下子。若也像這樣死守在這裏。就更難堪了。那婦人在前引路。走過許多鐵軌交錯的地方。纔到一條小巷子。裏面都是些矮屋。婦人走到一所矮屋。拿鑰匙把門上的鑰開了。一同走了進去。送衣篋的人。把衣篋



放下自去。婦人摸着自來火，點了一支洋燭。又在左首開了一個腰門，向司諦和道。請歇在這屋子裏罷。女郎和司諦和依言走了進去。却是一個大房間。然而狼有些霉氣。看來久無人住的緣故。但是收拾還很清潔。婦人點了一支燭。給司諦和倒了臉水。司諦和同女郎替他道了乏。婦人便也說了一聲晚安。掩上門去了。司諦和同女郎兩個眼看婦人去了。彼此還是立着。你瞧着我。我瞧着你。好像感受了催眠術的作用。女郎面上更沒有一點血色。司諦和嚇得要打寒噤。女郎也就看出七八分。低聲說道。外面還有人守着呢。咱們要小心些纔好。此刻還是給在圍圍一般。切不可太大意了。司諦和點頭答應。女郎把帽脫下。向椅上一擲。嘆道。今天太勞乏了些。簡直擱不住了。頭髮更着了不少灰。也得洗了。既完了話。便把頭髮鬆解。

## 第八章

司諦和見女郎把一頭頭髮打開。暗想他就是要盥沐。又何必把頭髮打開了呢。正在錯愕。女郎呼道。湯密。你要洗。可先洗去。我還等着。要我和你解裏衣的鈕扣。咧。司諦和依言。自己脫了外衣。洗了一會。女郎又催道。湯密。你快些吧。我等着你呢。司諦和不覺笑了。回頭看時。只見女郎髮長委地。披在肩上。又柔又細。實在可愛。又聽他說道。我裏衣上兩個鈕扣。自己解不開的。你和我解了罷。司諦和道。怎麼你自己解不過來麼。一面便擦乾了手。走近女郎面前。要尋鈕扣。女郎笑道。這裏來。看清楚些。司諦和會意。走了過去。兩個人的影子。便都照在窗簾上。窗外的守兵。已經看不見裏面的人。做些甚麼。司諦和心裏只是好笑。一面解鈕扣。一面問道。大凡做婦人的。穿的裏衣。總把幾個鈕扣。裝在背後面。自己又解不着。總要別人代解。這是何苦來。女郎道。要是不把鈕扣裝在背後面。那模樣兒便難看。所以如此。說時又把裏衣脫了下來。司諦和站在一旁。只是細細飽領他的眼福。女郎

肌膚如冰雪。給那畫中人的差不多。女郎道。這窗子外面。不知可有百葉窗沒有。你瞧一瞧。要是有人。你便把百葉窗關上。因為給走過的瞧見。很不像樣。再者我也不慣開着窗子睡在他人屋子裏。司諦和走到窗邊。掀起簾幙一看。外面果有一扇百葉窗。順手把關上。說道。這樣可好了。女郎又悄悄指點。叫他把窗子下了。司諦和依言把窗關好。女郎低聲問道。外面有人沒有。司諦和搖搖頭。女郎便又高聲道。湯密。你把衣篋打開。我要取幾件寢衣呢。司諦和知道這話。還是聲東擊西的。依言把衣篋打開。十个手指。戰個不住。暗想這樣做法。愈弄愈尷尬。不知如何是好。一面想。一面瞧着女郎做甚。只見女郎僵下身子。把衣篋裏的東西。一件一件掏了一會。取出一件短衣。一頂小帽。一件外褂。幾支雪茄煙。一條褲子。三條手巾。一把剪刀。又拿出司諦和備着替換的一雙鞋子。瞧了一回。搖搖頭。也不說話。司諦和忍不住說道。穿睡衣不必定要穿鞋子。那雪茄煙更用不着了。你瞧他做

甚麼女郎笑道。這東西很中用呢。一面走到面盆架旁。自己用力洗擦了一回。司諦和瞧時。比先前越發美麗多了。女郎又把水盆瞧了一瞧。忽地失聲道。不好。吾把這些水都用完了。不知道主婦還來不來。這是怎麼好。說着便拿着水盆。走到門前。把門開了。司諦和忙把蠟燭瞧着外面。靜悄悄的並沒有人。回頭見女郎招手。司諦和會意遂同回到房中。輕輕關上了門。放好水盆。女郎把司諦和衣篋裏帶的襪子。塞緊在門底下。又拿一張椅子。把門靠住。悄悄的給司諦和說道。咱們只要留神些。便沒人瞧得見聽得見我們的了。他們就是不疑心。我們自己總是小心的好。這是什麼時候了。司諦和拿出表來一看。說道。纔不多半夜了。女郎道。時機不能夠再耽誤了。我們準備齊全了纔好。你坐在我旁邊來。一面便自己靠牆坐下。又道。這支蠟燭很有用處。不要浪費了。把他吹熄了罷。省得要又沒有。司諦和坐在女郎身旁。把蠟燭吹熄。放在地板上。二人默默的坐了一會子。司

諦和覺有一隻手兒。觸着身上。便緊緊的握住。女郎悄悄說道。想不到竟累着你。心裏着實不安得很。司諦和道。這算不得甚麼。我還當是生平奇遇呢。女郎道。吾要早知道。有這許多曲折。當時決不致求你帶着我的。早已另打主意了。司諦和道。幸而你竟沒有豫先料到這裏。不然就不能夠相逢了。女郎道。吾現在已經有了把握了。以後決不能再累着你的了。司諦和忙道。這是甚麼說。女郎道。吾此刻正在一個絕大危險之中。要立刻能逃走了才好。可等不到明早給人家驗明。說是一個法國奸細。司諦和道。還有呢。女郎道。吾此刻便須隻身脫逃。等他們來時。只見你一人在此。……司諦和接着道。他們一來。不是要把我綁了。立刻鎗斃麼。女郎道。他們見你一個人在此。自然要動怒逼問。但是決不敢殺害你的。他們都知道你是美國人。決不致於疑你是個奸細。司諦和道。你我的關係。吾還能夠分辨麼。女郎道。這不是什麼難事。你就說是在柯爾諾旅館裏。纔碰見我的。我來挑

這你情願和你同房一二十個禮拜。護照上幾個字便是我改的。你並沒知道其中尚有別故。只當我是倡妓一流人物。所以收容了。女郎說到這裏。司諦和道。據這樣說起來。我是很佩服你是一個奇女子。然而我可不能夠忍心害理。到這個地步。無論誰來逼我。我是不說這樣話的。女郎聽說這話。不覺傷心嗚咽起來。兩隻手托着香腮。淚珠簌簌滾下來。司諦和道。吾情願和你同過這個難關。我雖然沒有用。却不是那種卑怯無恥的人物。見難就退。不顧別人生死的。女郎止了哭。反勸司諦和。不要說這樣氣急的話。司諦和道。你自己不知道。說的說忒也叫人傷心。女郎道。我終究是一個女子。見識是差的。以爲你這時候總想和我分手。各走各的路。所以纔有這樣話對你說。司諦和道。我可從來沒有這種心思。司諦和說的時候。女郎身子已倒在他的懷裏。說道。你既然不肯半途棄我而去。咱們兩個。要想個萬全的計策。立刻逃走纔好。這時候就是一髮千鈞的關頭了。司諦和道。這

事總要想個好法。不然真做那釜中之魚了。女郎把二頰湊近着司諦和。說道。真是冲襟俠骨的人。我粉身碎骨都難報了。現在咱們兩個要逃走。法子是有。你且耐性兒坐着。等吾開了口。你就點上那蠟燭。司諦和忙問這是甚麼緣故。女郎道。別再問緣故了。聽我的調度罷。司諦和答我知道了。汝只管運汝的籌罷。說完了說。心想這個奇女子。不知又要弄什麼把戲了。自己靠壁坐着。耳中只聽得不住的索索聲音。也不知女郎究竟在黑地裏做些什麼。給在悶葫蘆裏一般。有些工夫。女郎說道。你把蠟燭點了罷。司諦和早把自來火拿在手中。一聽女郎叫他點火。便把蠟燭點上。定睛一瞧。嚇了一大跳。原來站在他面前的。並不是女郎。却是一個美少年。正在和他舉手行禮。司諦和又驚又喜。說道。我知道你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一個人。我可要仔細瞧一瞧。女郎微微一笑。兩頰上還有那兩個可愛的窩兒。正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大抵是沒有登臺唱戲。預先演習的樣子。女

耶走了一遍。又到司諦和面前問道。我裝着這個模樣。可還不錯麼。司諦和道。好極了。吾可沒有許多形容詞。可以形容你的好處呢。女郎道。這樣看去可像一個少年的男子麼。司諦和道。不像不像。世間那有這樣美少年的。女郎不覺也驚愕起來。方欲說話。司諦和忙慰解道。這是因爲我和你相處在一起。所以瞧着你。有些不像。在外人看來。是看不出的。但是這褲兒太大了些。恐怕要……女郎聽說這話。急忙把褲兒緊緊繫住。兩個便商量着衣服的大小長短。要改變的地方可也不少。又刻意粧束了一番。司諦和喜道。這樣活像是男人了。但是這雙纖足。有點不妙。女郎想了一面。說道。過一會在外面塗一些泥。就顯得大了。我頭裏願想借你的鞋子穿。但是太大。穿上了怕不能走路。還是這樣的好。一面又脫了帽。把頭髮全披在肩上。向司諦和道。如今只有這個了。要把他一起剪掉才好。司諦和聽他要剪去頭髮。不覺吃了一驚。忙道。這個不可。像這樣的美髮。你也忍心要剪



掉麼。女郎道。這不要緊。剪去了以後還能夠生的。司諦和道。你拿來籠在一起。把帽兒蓋上。就過得去了。女郎搖搖頭答道。這個不妥。萬一帽兒被風吹了。豈不露出本相。請你快拿剪子來剪罷。不要再耽誤了。司諦和無可奈何。只得硬着心腸。把那絲絲黑髮。剪了下來。又修了一回。瞧去還不大有形迹。就是實在有些可惜。手裏拿着剪下的頭髮。難捨的放。女郎知道司諦和神魂顛倒。便說道。我的衣裳。後來諒還有用。要打疊了纔好。咱們改裝逃走。這頭髮你便拿着罷。雪茄煙你自己藏着。吾也藏些煙葉。和這個煙斗。司諦和道。你也會吸煙麼。女郎道。吾還能吸一點兒。吾聽得人說。有了一個煙斗。比一張護照還好呢。這二个衣篋。不必再拿着。隨他去罷。便是別人見了。也只當我們忽忽逃走。不至於疑心我們改裝的。就是牀上的被褥。索性給他弄亂些更好。司諦和依言把被褥翻亂。女郎四下裏瞧了一回。拿起自己的小皮囊。取出二封信來。問道。男子的衣袋。那一个最妥當些。

司諦和道。裏襟的大袋。最穩妥的。吾那外褂裏面。有兩個衣袋。一個用鈕扣扣着。東西放在裏頭。總不會丟的。女郎忙把兩封書信。依言放好。臉上却還現出猶夷疑懼的色氣。向司諦和道。我如今有一件祕密的事務。委託着你。吾所帶信息。都在這二封書信裏面。在旁人看去。便是些平常函札。一些沒有破綻的。要是我不幸……司諦和不等他說完。接着道。決無不幸的。你放心罷。女郎道。這不過是萬分之一的希望。要是當真遇着什麼不幸。你千萬把我衣袋裏這二封信取出。想個法子。親身送到法國。交給霞飛將軍。司諦和道。誰是霞飛將軍。女郎道。他是法國的統兵大元帥。司諦和道。我怎麼能够見他呢。女郎道。你只要懂了規矩。要見他也不難。便又湊近些說道。我有一句話。原不當私自告訴你的。但是到了此刻。不能不說了。你可記得在愛司的時候。我向你做的暗號麼。說着便把拇指和小指。撮着下唇。司諦和道。記得的。後來你便向我笑个不住咧。女郎道。那是因爲你

不懂這暗號的緣故。倘使當時你把左手向額上一揚。吾便要問你從前我們可曾會過面。你若說二十二日那一天。在柏林會過的。我就知道你是我們一黨了。你以後只用這個暗號。便可去見霞飛將軍的。司諦和道。我們現在便學一會。不要後來忘記了。於是兩個人就此試演了一番。司諦和道。我已經學會了。女郎道。你願意做麼。司諦和道。我大凡能够幫忙的地方。總沒有不幫忙的。女郎道。我萬一不能和你一塊兒走。你便自己拿着書信。到法國去。能够辦得到嗎。司諦和道。你也不必說什麼萬一不萬一了。要是當真沒有法子。和你同去。我便照着你的話兒做。但是沒有了你。恐怕我一个人辦不來。這是怎麼好。倘使碰見了德國人。他們再做一個圈套來套我。那就插翅難飛了。女郎道。他們又有什麼圈套不成。司諦和道。我剛纔和那軍官似的暗探。說到我怎樣會到柯爾諾旅館。他聽了好像很詫異。後來他又問你怎麼知道我歇在那個旅館裏……女郎接着道。你當

時怎樣答應呢。司諦和道：「我一時不得主意，沒奈何，撒了一個大謊，說是寄過明信片與你。並且打過電報。」女郎道：「這是你聰明的地方。」司諦和道：「吾後來聽他說你的皮囊裏果然有那個明信片。到如今我還莫名其妙。虧得那時候你進來了。要不然，吾那副尷尬的神情，一定要被他看破了。」女郎道：「這個事我忘記了，早告訴你的。我們做國事偵探的，辦事很不容易，往往一件小事弄錯了，便要全盤都失敗。所以總是豫先把未來的事情料透了，預先打算辦妥，纔不致失敗。我們此番總算是微倖的。要是失敗了，我是爲自己的事，那是甘心的。把你株連了，豈不是心上過不去的事嗎？」司諦和道：「這明信片從那裏而來？吾要瞧一瞧。」女郎微微一笑，從皮囊裏拿出一張明信片，交給司諦和。那明信片上，一面是柯侖大禮拜堂的照片，一面寫着幾行小字道：

曼麗愛鑒。明日禮拜六，當赴愛司相候。同往比京。若火車後時，可至柯爾諾旅

館相值。該旅館距車站不遠，可問而知。如火車不至遲延，尙當迎汝於車站也。下面還寫着司諦和的名字。司諦和讀了一遍，笑道：「這是那裏說起，連筆跡都活像是我的。那簽的名字，給我自己簽的，絲毫無異，真是咄咄怪事了。」女郎道：「我只要得了你親筆書寫的姓名，那筆跡是容易摹做的。」司諦和道：「我的名字，你又從那裏知道呢？難道你在愛司的時候，看見我寫嗎？」女郎道：「你在柯命大旅館裏的時候，有人查驗汝的護照，你自己寫了姓名給他的。」他便叫你到柯爾諾旅館來。他也是我們同黨呵。」司諦和恍然大悟道：「這樣說來，你在旅館裏，承望着會面的，並非他人，便是我了。」女郎道：「不錯，便是你了。」司諦和道：「後來做那些樣子，那也都是假的嗎？」女郎道：「你說的狠對，我此刻也不必再撒謊了。」司諦和道：「我今天竟做了你們的利用品，自己還沒知道。」女郎一手把司諦和肩膀拉住，答道：「不是這樣說法。我當時自己也不知道有這樣一會的事。後來知道你並非一黨，吾萬不得

已纔想出這法子來。我們此刻就分別罷。你待我的盛情。真不知道怎麼報呢。女郎說到這裏。臉上的氣色都變了白。聲音也有氣沒力的。眼裏含着無限酸辛的意思。司諦和頭先不免有些氣。聽得女郎此刻要別他而去。心裏便又不忍。因問道。你當真一個人要走麼。女郎道。這不是你的意思麼。司諦和不由的說道。奇女子。奇女子。我那有這種的忍心。你還當我是一個懦夫麼。說時便伸手要拉女郎過來。女郎急忙搖手。原來這時候。窗外忽地有人喝聲止住。不一會。門外便是一片打門聲。打的非常響。



版出記和司公書圖國中

(說) ... (小) ... (情) ... (言)

淚情癡

妹姊乳

甲午中日  
之役。某官隨提督入臺灣。  
於軍書旁午時。冶遊挾妓。我軍  
既敗。割臺媾和。某官與妓某。有  
啣臂盟。至是流落不能歸。牛衣  
對泣。鍾情獨深。書敘其事。  
婉曲入妙。

是書爲言  
情小說而寓懲勸者。敘同  
乳姊妹二人。一貞一淫。一善一  
惡。兩兩對勘。以明是非。其結果  
爲福善禍淫。褒貶處措。皆極  
忠厚。誠通俗教育之良好  
參考書也。

角六册二

角五册二

館分省各及館書印務商海上處售代



87

425



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編

2109

戰場情話

下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 戰場情話下冊

## 第九章

外面擗門聲響幾乎把房子都震動了。司諦和大吃一驚怔怔的站着。女郎忙把燭光吹熄。靠着司諦和站着。囑咐道。他們一進屋子。你便把窗子輕輕關了。說完。便又走開。司諦和彷彿聽得女郎似在門口走動。不知做些什麼。那敲門之聲又起。比前益發響的利害。心裏着急非常。暗想這事不好了。一定我們的詭計被他們覷破。纔派一隊子的兵來活捉的。倘是當真被他們捕捉了。還有什麼說的。女郎頭先不是說過的麼。前面一排兵。後面一堵牆。只索準備做那槍下鬼吧。但案然要死。還是我死了好。他是斷斷不可比我先死。叫我睜着眼睛看他絕命。一面耳中便聽得甬道裏一陣脚步之聲。屋門外燈光亮閃閃的。瞧了一瞧。也莫明妙。後來又自己笑了。知道女郎早把堵塞門縫的東西拔去。又聽



得屋裏的主婦在那裏問打門的是誰門外那軍官高聲答道是我快把門開了罷少停聞得一陣鑰匙聲主婦開了門擁了好些人來司諦和立在窗口輕輕把窗推開耳裏只聽得人聲嘈雜都是些男子的聲音女郎握著自己的手附耳說道司屈拉司堡那廝來了現在幸還沒甚危險你輕輕把百葉窗開了罷說完便又走開司諦和待要喘一口氣幾乎喘不過來趕緊把百葉窗拴上聽聽外面的人聲益發清楚有人高聲說道你快收拾一間屋子給這位先生過宿又有人答應分明是主婦的聲音又聽得有人問道頭裏來的兩位客人有甚麼動靜主婦道他們進了屋子沒聽見什麼諒已睡着了司諦和聽到這裏一隻手在頭髮上亂搔女郎輕輕囑道快脫了外衣把門開一點兒叫他們別喧譁說我已睡下了司諦和一聽這話好像叫他出去臨陣打仗一般只得硬着頭皮脫了外衣解去領結把門口靠着的凳子移在一旁開了一個門縫兒向外面一看共有五個

人在那裏。一个是主婦。一个是搜檢他們的軍官。二个兵士。還有一个穿平民衣服。的。司諦和站在門口。嚷道。外面什麼人。這樣大驚小怪的。外面五个人。出其不意。倒讓他嚇了一跳。那軍官便走近門口說道。對不起得很。有擾了。司諦和道。我只怕你們把屋子都打坍了呢。軍官道。我們這裏的女主人。最是好睡不過的。請你代向尊夫人道歉罷。司諦和便說。我的妻子日裏勞乏了些。此刻幸沒把他驚醒。只怕……話還未完。裏面女郎忽裝着濃睡初醒的聲氣問道。湯密。你同誰講話。這時候還不睡嗎。那軍官臉上現出抱歉的氣色。答道。我再不攪擾你們了。我們明天再見罷。一面便揮手叫兵士跟着退出大門去。司諦和一面關門。一面也說了一聲。再會。心裏樂不可支。連外面閉門的聲兒都沒聽見。一步步走近牀面前。俯身輕輕問道。奇女子。奇女子。你在那兒。睡的還好麼。說到這裏。自個不覺好笑。女郎拊着司諦和肩背道。這時候穿衣戴帽要緊。不要說了。司諦和忙起身要

我衣帽穿戴。黑暗之中。覺得這屋好大。一時總找不到東西。找到了外衣。却找不着帽子。摸着了帽子。又不見了領結。還虧女郎把領結替他找着了。司諦和疲勞到十二分。坐在地板上。只是喘氣。女郎暗地裏一頭撞在他身上。問道。你在那裏做些什麼。司諦和道。我頭腦暈暈的。在這裏周遊世界呢。女郎推着他道。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你快跟我來吧。司諦和忙起身扶了女郎。忽見女郎的身影。照在窗子對面。心裏知道窗已開好。女郎輕輕偃着身子。向窗外望了一回。一足跨上窗檻。慢慢地騰身跳了下去。司諦和也照樣跳出窗外。二人便不住的飛奔。不多一會。到了一條小街上。女郎攙着司諦和。領他走在牆下黑影裏。司諦和飽吸了空氣。身子爽快了好些。跟着女郎尋路。幸沒有蹉跌。只是兩條腿依舊無力。知道是冒險過度的緣故。心裏却暗暗佩服女郎到十二分。想不到他一個弱女子。竟有這樣能耐。勞苦艱難的本領。一面想。一面走。遠遠聽得有些聲響。便止住步。側

耳細聽。像是大街上有警察兵經過。兩個都不敢動。以後聲音沒有了。纔敢走。那些有房屋的地方。已經走盡。眼前只有一條白路。兩旁都是些田地。仰着頭一望。繁星璀璨。高綴碧空。空氣也非常的新鮮。司諦和望了一會。覺得心裏舒泰了許多。氣力也添了不少。然而兩條腿還是站不住。因問女郎道。如今怎麼樣。吾又站不住了。女郎道。我們必得過了邊界。纔能夠無事。此時是歇腳不得的。大約現在到邊界也不過半哩之遙了。司諦和聽說尙有半哩多路。心想腳已經走不動。那這路也是永遠走不盡的了。忽見女郎望着天上問道。那邊七顆星。可不是有名的小熊星麼。從斗上邊引一條直線。經過上面二顆明星。便是北極星的所在了。我看那顆小星。閃閃爍爍的發光。必是北極星無疑。我們現向着北方的地位。可不是。司諦和道。右邊是東。左邊是西。咱們走了一定是北了。女郎道。要是這樣邊界。便在我們左邊。你快跟我來罷。說着。鬆了司諦和的手。越過一條溝渠。走在

田裏頭。依着西面的方向。不住飛奔。司諦和沒命的跟着。身子反不覺得勞乏。只緊緊追隨在後面行走。後來又越了一個短牆。穿過一帶林木。幸喜沒有迷了道路。走的時節忽然一個人家裏一隻狗。不住的狂叫。把兩個人都嚇了一跳。往後又走到一條向西的大路上。女郎知道從這裏過去。便可直達比利時。又緊緊的走個不歇。司諦和道。此刻諒必過了德國邊界。我們足足走了有三哩多路咧。女郎道。寧可多走些。不要事同一簣功止半途的。說着還是不停的走。司諦和心裏也不免起了疑惑。怎的這裏連一個哨兵也沒有。若說到了比國境界。邊疆上一定定有哨兵守望着的。莫不是這裏荒僻所在。所以沒有哨兵。要到大道上纔有嗎。再不然。便是哨兵還沒派出。不一會出防。便可遇見。也說不定的。一面想。一面向前面瞻望。却依舊夜靜星明。並無絲毫動靜。這時女郎忽地失了足。幾乎跌倒。忙一手攙住。但覺女郎全身靠了他。氣力已經用盡。再也不能支持。司諦和忙道。我



們歇歇罷。便扶着女郎。在道旁靠牆坐下。女郎俯首伏在司諦和肩上。使勁說道。這裏坐不得的。司諦和道。原知不能坐。但是這堵牆。須越了過去纔好。在那邊或者。有藏身所在。女郎強撐着立起來道。這牆有什麼不能越的。司諦和忙扶住了他。女郎氣喘已經不相屬。有氣沒力的說道。怎麼就這樣不濟事了。司諦和道。這是反動力來了的緣故。我剛纔也經着過的。如今沒有別法。只我抱你。越過牆去罷。說着。便抱了女郎。跨在牆上。女郎忽地呼道。我的小皮囊丟在地下了。司諦和道。這時你還帶着這東西麼。女郎道。很輕便的。帶着也不覺得累墮。司諦和忙又下來。在牆邊地下摸索了半晌。幸而找着。隨手遞給女郎。自己也跨上牆。跳了下去。再把女郎抱下地。司諦和說聲走罷。二人便又走了一會子。經過一個麥田。那麥長的給人腰一樣高。兩個人走在麥田裏。向前一望。盡是一片黃金的色彩。司諦和大喜道好了。這可有了隱身之地了。一面說。一面仍扶住女郎。往前走了一

會。走不到五分鐘。司諦和道：你站着，我替你收拾些東西。說着便取出小刀，割了好幾把麥稈，鋪在地上道：這是你的牀了。又把一個衣包放下。說道：這就是你的枕頭了。女郎便坐了下來道：像這樣就算是天堂了。司諦和道：你在這裏睡着是不怕的。誰還看得出這裏有人。除非有人躡在你身上。纔知道呢。咱們再見罷。祝你今晚平安。女郎道：你是怎麼樣呢。司諦和道：我也得鋪下一個牀纔好睡。女郎便也低聲說了一句：祝你今夜平安。司諦和便也在別處攤些麥稈在地下。胡亂睡下。看官們須知。倘使兩個人睡在一處。彼此原可放心些。但是女郎是一個閨女。有些不妥當。所以司諦和寧可離遠些。不過他的心裏已經被女郎的柔情縛住了。這也不消細說。且說司諦和躺下要睡。眼望着天上星光。心裏想着女郎。自個對自個說。他的容貌是美麗的。性情是剛強的。慮事是週到的。像這樣一個女子。不知爲着甚麼。偏肯冒這大險。不顧性命。做這九死一生的事。再者。人家委託

着他的。究竟是什麼事情。一定要叫這樣柔弱女子去做。不過瞧今天的事看來。那委託他的人也算眼力不錯。沒有錯認了人。若是到了別人手裏。恐怕早弄糟了。現在大約已越過德境。大難既過。其餘便也不怕。只要找到一個田家。借一輛車坐最相近的火車站去。豈不完了事嗎。想到此間。又想到那時是要撒手分離的。我既然不忍和他離別。又何必隻身獨到白魯塞爾去。那不如同他同到法國了。司諦和心裏轆轤似的想個不停。不道睡魔來乘。模模糊糊的睡着了。到了醒的時候。已是日中時候。看着四面黃黃的新麥。都已成熟。看了一回。纔想到自己睡在麥田之內。揉一揉眼睛。又仔細瞧了一回。自己果然是在麥田裏。並不是做夢。耳裏聽得響聲不絕。也不知是什麼聲音。從何而來。一邊聽。一邊便想站起來。一轉念忙又坐下。偷偷的向麥田外張望。眼光所及。只見大路上。正有一大隊的兵。向着西面進發。司諦和一見。心裏突突的跳个不住。你道那一大隊兵。共有多少。

遠遠望去。正不知幾千幾萬。一个个身上穿的是深藍色的軍服。肩上荷着新式槍。背上搭着一個革囊。知道這便是德國的陸軍。奉命出去打仗的。當時司諦和看了。不覺暗暗稱讚。像這樣好幾萬的兵士。走在一起。竟如一個人走路一般。步伐整齊。一些沒有參差紊亂。他們不過得了命令。出去打仗。不是殺了別人。便是殺了自己。再看那軍隊人人都是喜喜歡歡的。狠情願的樣子。看了好些工夫。忽然想起他們同伴的那個女郎。忙在麥田裏撥開一條路。走近女郎寢處。見女郎還是香夢沈酣。頭枕着衣包。一手搭着額角。遮住陽光。司諦和見了。不便驚醒他。便輕輕坐在旁邊。候他醒來。這時大路上。又起了一陣喇叭的聲音。接着又是一陣歡呼之聲。那聲音來得益發相近。女郎被這聲音驚醒。倦眸微啓。瞧了司諦和好一會。才站了起來。問道。這是什麼聲響。司諦和道。是德國的陸軍。在那裏進發咧。女郎道。那歡呼的聲音從何而起呢。司諦和搖搖頭。說不知道。二人便並肩立

着。向麥田外偷看。只見一輛摩托車。飛也似的從東邊駛了過來。道上軍隊。忙着讓路。一時歡呼之聲大作。像瘋癲一般。那車裏共坐着三個人。居中一個。和路上軍隊。舉手行禮的是一位少年將軍。身材很高。年紀不過二三十歲。穿的是灰色軍服。肩上懸着大將軍的寶星。臉上喜氣充盈。不住的舉着手。和軍隊們行禮。有時離座起立。把手指向西方。不知道甚麼意思。女郎瞧了一會。輕輕向司諦和道。這便是德國的皇太子。不一會那摩托車已過。大隊陸軍。又開步前進。女郎嘆口氣道。這位皇太子。這回總算畢了他的心願。親自率領大兵。進攻法國去了。司諦和道。瞧着他們歡聲動地的模樣。可見他們將卒上下。倒都同心一氣的呢。女郎眼望着前隊答道。他們的軍隊真是不可當。恐怕法國不容易抵抗。但是法國的存亡。關係在這一次。一定要打敗德國。纔肯罷休的。司諦和答道。要這樣那是很好的。然而口裏雖是這樣說着。眼看着德國整肅風厲的軍容。心裏却嚇住了。一

會子纔說道。我看咱們的險境。還沒有過去。他們要是查出了咱們兩個趁着黑夜逃走。只要通知各處一聲。前後左右。派兵圍住。咱們便是插翅也沒處飛了。此刻前路恐怕已有德國哨兵。在那裏守候着。女郎道。大約如此。末司河一帶。這時候一定有哨兵守着的。司諦和道。我的飢火要燒了腸胃了。你怎麼樣。女郎道。我也挾着餓呢。司諦和道。往常聽得人說。新麥生食。是最可口不過的。我們且試他一試。你看什麼樣。女郎笑道。很好。回頭仍去瞧德國軍隊的行動。司諦和胡亂擷了幾根麥穗。放在手中搓着。吹去麥壳。遞在女郎手裏。自己也搓些吃着。女郎道。看他們這個光景。竟是先攻比利時的。你還記得昨晚那人說的什麼條約不條約。不過一張廢紙的話麼。司諦和道。不錯。我當時聽是這話。很覺得生氣。女郎道。法國早就料到這一着。已經有了豫備。斷不致於容易攻進的。司諦和道。這樣說來。德皇要在十二日那一天。在利資大宴將帥。是辦不到的囉。女郎道。他們誇誕

的話。有甚麼正經。別理他吧。司諦和道。要是真能夠辦到。那就不堪設想了。這時且別管旁的。咱們總得找到一個人家。弄些東西。吃着喝着纔好。女郎道。我們且走一回罷。兩個人便又在麥田外。張望了一會。只見德軍還是陸續前進。那條大路。蜿蜿蜒蜒的。好像一條灰藍色的長蛇一般。司諦和道。他們難道是走不盡的麼。我們足足見了有一百萬的兵了。女郎道。沒有這許多。這不過一師團。他們陸軍共總有一百師團。這不過百分之一。現在從德國到比利時的大路。每路總有這樣一個分團在那裏前進。我們此刻。斷不可向大路上行走。不如仍回到那個樹林子裏去。再尋別路。司諦和忙收拾衣包。打算要走。女郎忽道不可。倘被德兵把樹林阻住去路。我們便沒處可走了。你在那裏做些什麼。司諦和也不答話。打開衣包。檢出一縷青絲。放在一個小皮篋裏頭。把衣包打好了。向麥田裏一擲道。我把你衣服頭髮。都丟了罷。他們便找到我們也沒甚麼話說了。女郎握住司諦

和的手笑道。你把我剪下的頭髮藏起來做什麼。司諦和瞧着女郎頰上雙渦。答道。吾正要懇求你。許我藏着你的美髮咧。女郎面色微暈。輾然一笑。也不答話。偃着身子。在麥田裏前走。司諦和跟在後面。不多一會。麥田走完。便見一片樹林。流水潺潺的聲音在爽人肺腑。原來前面便是一道清溪。灣灣曲曲。把石穿林而過。女郎見了。不覺喜形於色。側身跪在溪邊。脫去外衣。捲起袖口。把二手和臉面都沒在水裏頭。一邊洗。一邊說道。虧得把頭髮剪了。要不是更累贅了。你瞧我可還像個男子不像。司諦和道。像得很。可愛極了。女郎瞅了司諦和一眼。問道。你可要洗一會麼。司諦和道。待你洗過了。我再洗。我看你穿上我的衣服。竟比自己的還稱身呢。女郎便向水裏。自顧他綽約的影子。並把外衣穿好。向司諦和道。你只管洗吧。我去看看地勢再來。說着便走向叢樹中去了。司諦和洗完便也走入林中。我了一會。見女郎坐在一塊石頭上。又着手兒。正在四下裏張望。見司諦和來了。



便道。我們挨餓是再挨不得的。又指着樹杪一个脊屋道。那邊是一所屋子不是。就怕走近了危險些。司諦和道。還是我先去看了。或者運氣好。可以沒事。女郎立起身來道。要去咱們要同去的。兩個人便瞧着那屋子的方向走去。先經過一个牧場。場上竟沒見牛羊。接着便是一條狹巷。穿出巷子。便見一所屋子。前面一个小方場。四周都是些馬廐鷄埒。瞧去便像田家模樣。大門洞開着。裏面並沒有人聲。司諦和剛要舉步進去。忙又止住。悄悄的對女郎道。這裏光景似乎有些不對。女郎向四面一瞧。身子不禁索索的抖起來。答道。光景很不好。司諦和忙又安慰他道。不妨事。大約是沒人的緣故。纔這樣蕭條的。一面便自跨進了門。女郎道。這裏的人。必是見了德國人到來。纔跑掉的。再不然。便是聽着些謠言嚇走了的。司諦和走到裏面。四下裏仔細那瞧到了。知道裏面不但沒有人口。那鷄埒豚柵裏也都是空的。知道一定是沒有人。放着膽子。一直走進去。自己對自己道。要弄些

東西吃纔好。不要白走了一趟。剛走到房門口。那門却開着一個縫兒。司諦和遲疑了一會。便舉手搗門。搗了幾聲。總沒有人答應。只得用力把門推開。向裏一望。見是餐室和寢室并做一間的。屋裏的東西。雜亂得很。椅子也倒了。桌子也歪了。盞盞一切。都打個粉碎。滿地狼藉。沒有一個整的。走進去瞧那樣子。竟像屋裏的人吃早飯的時候。突然遭逢事變似的。忽見壁角裏有一個人蜷成一團。身子還緊靠着牆壁。心裏不覺勃勃的亂跳。再瞧那蜷成一團的人。是男是女。仔細一認。却是一個女子。衣裳已經撕碎了。手裏還握着一柄切麵包的小刀。死不放鬆。司諦和便再走近一步。只見那女子的頭。差不多打扁了。那種情狀真叫人可怕。

第十章

司諦和看了地上那女子。覺得一種淒慘狀況。却是畢生不能忘懷的。那女子。一雙藍眼。直瞪瞪的翻了上去。頭髮上都帶着絲絲血痕。身子直僵僵的歪躺着。

手裏還拿着一柄小刀。齧牙切齒的。緊緊握着。可見得的是臨難不辱。一死全節的貞烈女子了。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慌忙退了出去。拉着女郎。飛也似的離了這屋子。走過方場。出了那條小巷。喘喘吁吁的。連一句話說不上來。等好些工夫。女郎纔道。這裏像有德國騎兵到過。司諦和抹着額汗道。德國不是第一等的文明國麼。便是兩國打仗。不是也要依着萬國公法。不特侵犯平民的麼。說着。便把屋裏所見。略述了一遍。女郎道。大凡戰爭。總離不了野蠻性質。況且幾百萬兵中。怎能夠保他沒有敗類呢。我這時也不餓了。且走我們的路罷。司諦和點頭答應。跟隨女郎。一路前行。經過了好幾處困地。還是直向西行。司諦和雖然走着。心上別有所想。經過的地方。怎樣光景。反不在意。心中只想戰爭的時候。他們做婦女的。受這種無妄之災。凌辱到極點的。不知看了多少。方纔見的那女子。便是一個榜樣。可有誰來保護呢。又想不論男的女的。少的老的。一到戰爭的時候。左右不

過一個死字。這竟是說不得的了。一會子又轉念道。我不知天下那些做什麼帝王的。他們的心腸。難道竟是鐵石做成。毫無憫惻之心。只是務大喜功。不顧殘民以逞。司諦和想到這裏。由不得向四下裏瞻望。那天然的景物。依然還是一樣。不過都帶蕭森的氣象。盈野的新麥。黃熟可愛。也沒人去收割。牧場上草色離離。也是空空的。樹杪上露出幾個屋脊。只是沒有炊煙。好像天地也要死似的。兩個人走了一會。經過的地方。忽然崎嶇難行起來。往前行去。都是些羊腸鳥道。密密的長着許多松樹和別的植物。司諦和便道。我們總要找一條路出來纔好。這樣上山下山的。只管胡亂走着。是不行的。現在我們究竟到了那裏。也要知道了纔好。女郎答道。不錯。你看那邊山谷下面。不是一條透迤的大道麼。咱們只有望前走了。司諦和俯首一望。果見下面有一條大道。兩人便相扶而走。不一會便見一所屋子。門口立着一個肥胖婦人。手裏抱着一個孩子。那婦人見司諦和過來。也不

理會。只是把眼睛瞧着。司諦和忙脫了帽子。和他道了一個早安。那婦人可從來沒有受這樣禮遇。倒不知怎麼好了。司諦和忙說道。我們是迷了路的。你可能告訴我們。這理是……那婦人只是搖頭。似乎說不懂的意思。女郎便操着法國話說道。我們兄弟兩個。是迷了路到這裏的。今天早晨已走了好些路了。不知道這裏和近地的村莊。還離多少遠。那婦人也操着法國話答道。這裏離白滴水村。最是相近。約有三米突左右。女郎道。那邊有火車站麼。婦人道。有的。你們怎的不知道。女郎道。我們不是打那邊來的。婦人道。可是從德國到這裏的麼。女郎道。我們是纔從德國來的。婦人道。二位是避難的嗎。女郎道。我們確是避難逃奔的。現在要想到里愛巨去。那地方有德兵經過麼。婦人道。這消息是沒有的。聽說有一大隊德兵。假道浮維亞大路。已經過去了。女郎道。你家男子呢。婦人道。從軍去了。女郎道。可是投到德國陸軍裏去的。婦人道。不是。他投在本國陸軍裏頭。大約這時

候。正在阻止德兵假道咧。女郎喜道。此國雖然是叢爾的國。他國民却能夠知道國家主義。真是令人可敬。婦人聽了這話。十分滿意。又叫他二位且進屋裏休息。一回。女郎忙道了謝。問道。我們餓了。可有東西吃麼。婦人道。有。儘多著呢。說着。便領兩人走進屋子。過了一點鐘光景。兩人吃過東西。休息一會。精神稍稍的恢復了。便裝些乾糲在衣袋裏。向婦人討了方向。望西而去。臨行的時候。婦人給他們說。從這裏到白滴水是沒有危險的。德兵經過的大道。離那裏很遠。風馬牛是不相及的。只是火車聽說已經停止不開了。司諦和女郎兩人向婦人道了謝。就走向西方。走了一會。向下面山谷裏一望。果見一個紅瓦鱗鱗的村落。耳裏聽得鐘聲兒響。有好些婦女兒童。紛紛向禮拜堂而來。內中有男子。不過是給晨星一般的稀少。那禮拜堂很小。十字架却矗得高高的。司諦和心想這必定是白滴水村了。瞧去那邊果然沒遭兵燹。心裏偷偷的喜歡。待要前行。直到村裏去。不提防

纔過一個山坡。便見大路上。一簇騎兵。大約有五十名。全身灰藍軍服。右手裏都挺着一支長矛。慢慢的向村裏而來。兩人忙止了步。女郎輕輕向司諦和道。這便是德國有名的騎兵。話還未完。這五十名騎兵已到得村前。便勒住了馬。隱在樹後。一等禮拜堂鐘聲停擊。村人都已進去。便都飛也似的往村裏去了。那時被一個童子瞧見。便高聲大喊起來。一個婦人。正要向禮拜堂去。聽得馬蹄之聲。迎面便見騎兵到來。一面飛跑。一面哭喊。這樣一鬧。禮拜堂裏男女都聽見了。盡擁出來。騎兵都把他團團圍住。見騎兵隊長發了一個令。便有三四個騎兵下馬。向禮拜堂裏去。等一會。却挾着兩個老人。一個鬚髮斑白的。大約是牧師。一個紫漲臉的。像是村長模樣。兩個老人被騎兵們擒到隊長面前。都還氣概昂然。神色不變。隊長給他說了些話。村人都驚慌起來。一擁上去。像是有熱鬧把戲在前。所以爭先恐後。司諦和看得明白。向女郎道。那隊長可是要索什麼東西。女郎道。不是

銀錢。便是糧餉。看這光景他們要素的定是不少呢。且別管他。咱們還是走路罷。司諦和原想再看一回。兩條腿不由的跟了女郎前走。繞出村後。沿着山邊。忽聽得下面郵裏。噉噉叫喚。非常的雜。也有喊的。也有哭的。馬嘶人語中。又夾了損毀東西的聲音。再一會便見一大羣村人。帶哭帶罵。擦衣攘臂的。從郵裏奔出來。向吼甫<sup>名地</sup>方面而去。女郎瞧着他們走了。說道。這定是他門不依騎兵要素的緣故。這的浩劫。是不能免的了。女郎說到這裏。一手向山下指道。他們竟然焚燒房屋了。司諦和依着女郎指點的方向望去。果見村子盡處。黑煙蓬蓬。說道。他們難道真就無故燒毀人家房屋麼。女郎道。到了此刻。他們要如何便如何。還有什麼說的。司諦和道。這種行爲。不是國際公法上禁止不許的麼。女郎道。公法到了用強權的時代。是不能夠發生效力的。司諦和正要再說。只見村裏起的黑煙益發利害。黑煙之下。就是燭天的火光。村人都抱頭鼠竄向村外逃避。嘴裏不住的叫罵。



司諦和女郎二人歎息了一回。依舊走他們的路。所經地方都是些亂山重疊。林樹翳翳的所在。若在平日可以流連風景。到了這樣亂離的時候。山石森林反變成行路的障礙物了。走了好久。山勢忽然開拓。遙望下面山谷。又見一所村子。便是吼甫村。村外都是些牧場麥田。女郎忽拉住司諦和的袖子。指着下面麥田裏道。你瞧瞧。司諦和依言俯瞰。見有好幾個老年男子和婦女兒童們。在那裏割麥。割完了便捆好。堆在一起。旁邊却有四個穿灰藍色軍服的德兵荷槍監守。這明明是奪他人的食。拿來養本國的兵了。兩人繞出村子後面。沿着山邊有樹木的處所走去。到了一個山坡上頭。俯視一條鐵路。有一個守兵荷槍在機關車旁看守。此外連人影都沒有。兩人又走了半哩多路。往下望時。仍不見有人。司諦和道。這樣的奔波。我看不中用。須向大路上行去。纔有些希望。我們不如冒他一回險罷。女郎道。再看一回來決斷不晚。說着二人便都坐了下來。取了所帶的麵包吃。

着。坐了十分鐘光景。見依舊還是人跡全無。女郎道。看去是不妨事的了。於是起身向大路走來。司諦和瞧着紙上的略圖。向女郎道。前面那村莊。喚做弗利龍。此去差不多還有四哩路。離着里愛巨約有十哩光景。我們今晚能走得到麼。女郎道。別管怎麼。總要到里愛巨纔罷。快走罷。原來此刻二人走的那條大路。恰在一條河道的流域內。兩旁都是些小山。山上樹木森森。隱隱露出幾個古堡。山下河旁邊。有幾處房屋。只是不見行人。忽見鐵道上一輛搖車。上面坐着四個德兵。飛也似的過去了。兩人聽得車聲。便忙在樹林躲閃。後來又在河邊遇見幾個騎兵。徼幸又躲了過去。到了弗利龍。生恐被人知道。還是潛着山邊。繞道而行。村裏也有好幾處黑煙直冒。總是在那裏洩憤了。一會又見一個古堡裏。沖起一道黑煙。暗想這幾處遭了浩劫。也不知損失數目在那一個算位上。後來又過一個有鐵路的所。那時陽鳥已沒。暮色黃昏。兩人勞倦已極。只是都不想休息。強勉

走到得布魯。名地已是黑夜。從布魯向西轉了一個大灣子。又到一個有鐵路的所。在這裏離里愛巨已不過五哩。兩人在昏夜裏又走了一點多鐘。走一程歇一會。勞苦已極。連說話多沒得說。不多一會。又轉了一個灣子。剛要前走。驀地裏嚇了一跳。原來前面路旁。忽見火光。火光旁邊是一個大隧道。有守兵站着守望。另有幾個德兵在那裏。也有吸煙的。也有談話的。司諦和看那德兵。樣子倒也平易。不像那凶殘可怕的。膽子壯了好些。正要搶步走去。耳邊忽聽得一個德兵厲聲問道。你做什麼。司諦和回頭一看。一個德兵。把手槍照準他的要害。作勢要開機關。原來這個德兵。本來在路旁往來梭巡。兩人走的急促。沒有瞧見。司諦和聽他這樣一問。忙答道。我門都是朋友哩。那守兵。便揮手叫兩人同去有火光的地方。其餘幾個德兵。聽見聲音也都延頸鼓踵。要知道是什麼事。及見兩人走到火光之下。都是赤手空拳。便知道沒有什麼。又陸續坐下來。巡兵把手槍放下。兩人坐了。

自己便坐在對面。仔細瞧了一會。說着德國話問道。你們到這裏做甚麼。司諦和操着半會不會的德國話答道。我們是到比國京城裏去的。我的德國話有限。你會說英國話麼。巡兵登時變色道。什麼。你是英國人麼。我可不會說英國話。司諦和忙道。我們是美國人。不是英國人。巡兵聽見說是美國人。立時換了顏色。和善了好些。司諦和自己估量着巡兵既是不會說英國話。自然不認識英文的了。因在衣袋裏掏出護照。交給巡兵道。這是我國政府裏發的護照。上面鈐着美國國璽。你看了自然明白。我和我兄弟。一塊兒到貴國游歷。出了邊境。沒僱到車子。所以步行到這裏的。現在已迷了路。想要沿着鐵道。尋一個村落歇足。不知近地可有村子沒有。巡兵答道。我也不知道。一面拿起護照。怔怔的瞧了一會子。又遞給伙伴們瞧了。瞧畢。仍遞給司諦和。司諦和便拿來向袋裏一塞。問道。這護照可不差麼。巡兵道。我們不認得英文。要等長官來了才知道。司諦和心裏吃了一驚。勉

強問道你們那長官可是就來的麼。我們疲倦得很。肚裏也餓的捱不住了。巡兵道。長官快就來了。說着。取出煙斗。裝些煙葉。自己吸着。待理不理的。司諦和向女郎一瞧。見他面色變了好些。心中越發不安。便用英語告訴他道。他們說我們要等軍官到了。纔能走呢。說畢。又用德國話向巡兵說道。我那兄弟。不懂德國話。請諸位原諒罷。女郎向司諦和道。等等他們做甚。我是等得不耐煩的。司諦和道。和他們理論。是不中用的。他們只知道承號令行事的。女郎立起身來。伸一伸腰。仍坐了下來。閉着眼睛。不住的索索發抖。司諦和又向德兵道。我的兄弟。身子很弱。吃了些勞苦。便耐不住了。德兵們聽了。便有一个立起來。解開一條絨氈。鋪在地上。向司諦和道。叫他在這裏歇一會罷。司諦和忙道了謝。挽着女郎說道。湯密。你在這裏躺一下子也好。女郎躺下絨氈。那驚慌的樣子。幸而沒有露出來。假裝要睡的樣子。司諦和仍和德兵們坐在一起。德兵們也都笑着讓坐。司諦和臉上雖是

沒有什麼不好看的顏色。心裏却七上八下。暗想此時並無別的棋子。三十六着。只有走爲上着。倘待他們軍官到來。那便要不得了的。他們做官的。沒有不懂英國話。不識英國字的。那張護照。怎能夠給他瞧得。那時保不住立刻要擒去做肉糜了。然而此刻怎樣纔好脫身呢。一邊想。一邊向四下裏偷瞧。心裏又恨自己不小心。踏到這個羅網裏來。再看那守兵時。仍在隧道前慢慢地往返巡邏。離着自己約有十五碼之路。其餘德兵們。都坐着打盹。若趁着黑暗之中跑了。却還容易。可怕就是那守兵瞧見。喊醒伙伴。那時衆槍齊發。四面都是峭壁。沒處可以藏身。吾二人性命。豈不就到盡頭吧。只是事到如此。也顧不得許多。或者這樣一溜。他們未必立刻能夠擊槍照放。只要能趕到樹林子裏。便可無憂無慮了。司諦和閉着眼睛。正在出神。忽又想起少時讀過的小說來。記得有一本小說裏記載兵士追逐逃人的故事。兵士放槍。逃人便伏在地上躲過。只要身體靈捷。總能夠出險。

的。今天可就要現身試驗這個法子。看官們須知司諦和的想法固然不差。他却不知道此刻德兵比他們兩個多着幾倍。又都是放槍的能手。不放則已。一放便是五排槍。他兩個要想逃過這個難關。可不是做夢麼。司諦和也知道這法子不妙。但是絕好機會。却又不可錯過。現在必須把女郎喚醒。一同逃走纔好。一面便向女郎睡的地方一瞧。見他雖然像睡下。却翻來覆去的。無一些安靜。慌慌張張的走過去。在他額下輕輕點了一下。女郎張眼一瞧。低聲說道。你向他們要些水。給我喝罷。又囑咐道。等他們軍官到來。彼此行禮時。我們須趁此冒險跑了纔好。司諦和輕輕答應。回頭一看。只見德兵們都在那裏側着耳朵竊聽。因急說道。吾那兄弟。身子發燒。要點水喝。諸位可肯分惠一些麼。德兵們聽了。便有一個。走近女郎身邊。取出隨身攜帶的水瓶。拔去塞子。湊在女郎口裏。司諦和扶起女郎。喝了好些。尚德兵道了謝。女郎又合眸睡下。司諦和自己也喝了些。覺得一味清

涼。直沁肺腑。又把水瓶瞧了一會。見做得甚是精工。竟永不會打破的。因說道。這瓶造的真好。可見德國陸軍裏。真是件件想得到。做得到。令人欽服。那德兵答道。我們陸軍裏頭。原是件件講究。沒有一些不齊全的。我還聽說法國陸軍。這時還沒召集齊備咧。司諦和道。這個我不知道。德兵道。法國陸軍。向來組織法子不好。現在趁他們沒有整備妥當。我們可以長驅直入。逕搗巴黎。這事一定要和一千八百七十三年的一樣。哪。大約不到二三個月。戰事便可了結的。司諦和道。但望早些了結便好。說到這裏。二人都不言語。過了一會。司諦和問道。我們兄弟二個。還得等多多少時候。纔能上道。德兵道。軍官快就要來了。司諦和道。吾們一定要等他來了。纔能够走道麼。德兵道。總要他來了。你們才可動身。司諦和道。我此刻餓極了。這怎麼辦呢。那德兵想了一會。起身向伙伴道。給他些東西吃。不妨着軍律麼。伙伴們點頭道。這還不妨事。那德兵便打開背囊。掏出一包餅乾。一卷



臘腸來。司諦和瞧着。口裏幾乎流涎。那德兵偏慢慢的。把臘腸切成小片。一片餅乾。放上一片臘腸。遞給司諦和。司諦和大喜道謝。忙在袋摸出一個十馬克的金圓。授與那德兵。德兵搖手不受。司諦和道。這是給諸位買煙葉吸的。請你收了罷。德兵笑了一笑。也就受了。慎重放在自己衣袋裏。仍在火旁坐下。司諦和忙走到女郎跟前。說道。有東西吃了。快吃些罷。女郎微張雙眸。勉強坐起。取餅乾吃。兩人一邊吃。一邊都想道。這東西果然好吃。也算第一會嘗這異味咧。吃完了。女郎揮揮手。向德兵們道謝。又囑咐司諦和。不要把頭先的話忘懷了。女郎這一句話。還未說完。陡的回過頭去。向隧道旁瞧個不住。一手還握着氈子不放。司諦和隨着望去。見那巡兵忽地站住。把槍擊在面前。剛待行禮。那邊來了一個軍官。身材很高大。穿一件長長的灰色軍服。手裏拿着一個小小電燈。正從隧道中走了出來。火邊幾個德兵。見長官來了。也都慌忙起立。女郎猛可裏把絨氈一丟。說一聲

走罷。二人便手挽手，沒命的飛奔，向黑地裏去了。

第十一章

兩人正向黑地裏飛跑，便聽得後面有人高聲喝令站住，接着就是槍聲，槍彈當  
 當亂飛。司諦和一面跑，一面想道：此時彈子還少，倘若他們一起放起槍來，那就  
 說不定死活了。一面想，一面不顧前後的跑。女郎忽把司諦和向右邊一拽，司諦  
 和當是追兵趕上，嚇了沒命。定神看時，原來斜坡旁邊，是一個石壁，後面凡是槍  
 聲不絕。二人忙即躲閃，不一會便聽得德兵的說話的聲和腳步響，知道他們都  
 趕上來了。二人便沒命的越上石壁，也不知經了多少巉巖峭壁，攀過多少荆棘  
 藤蘿，面目也碰傷了，衣服也撕碎了，彼此混身都染着血跡，口裏不住的喘氣，危  
 險到了十二分。又在黑夜裏，簡直不知道東西南北，糊裏糊塗的，也都過去了。司  
 諦和心想：吾此刻可一步走不上了，我的膽是嚇破的了，心裏雖如此想，兩腳仍

不住的跟着女郎。攀藤倚石的愈走愈高。看女郎時。便同身生羽翼的一般。走了好一會。女郎纔立住了脚。身子不由的向司諦和一撲。司諦和忙扶住女郎。覺得他心房跳的利害。女郎喘氣道。等一會罷。你聽聽。可有什麼聲音沒有。司諦和側耳聽了一會。林木叢中。萬籟俱寂。聲息全無。女郎道。好了。大概不妨事的了。且歇一會罷。二人便在一旁坐下。慢慢的喘着氣息。不如先前的急促。心裏也不如先前跳的利害。過了一會。女郎道。我的帽兒。必定丟在荆棘裏了。司諦和向自己頭上一摸。帽兒也沒有在頭上。便道。咱們在荆棘叢中。只丟了帽。還沒有斷了腿。又沒受着槍彈。總算不幸中之大幸咧。女郎道。以後總不可再冒這險。寧可避着大路不走的好。德兵是到處都有的了。此刻我們且登上山頂。歇一晚兒。到天亮再走不遲。司諦和道。你往那裏。我總跟着你就是。於是兩人向山上走。幸路途不如頭先的崎嶇難行。走了一回。纔出樹林。舉頭一望。一輪明月。不染纖塵。借着月光

望去。前面一帶草地。受了月光。景物如畫。女郎道。我們差不多已到山頂。這裏山頂上。都有一片牧場。鄉裏人時時驅着牲畜出來牧養的。司諦和往前一瞧。果是一片絕大的草地。走近山邊一瞧。却又嚇的慌了。原來山下便是一個深谿。谿中處處都露着火光。女郎道。不好。德兵已到這裏了。二人瞪着眼望了一會。見下面屯的好些德兵。不知多少。耳裏時時聽得遠遠地火車行駛的聲音。並無別的聲音。此時夜已很深。下面德兵正在好睡。要待明天黎明。纔拔隊出發。到了那時候。血飛肉薄。雖然是個慘劇。却還壯觀。只是此刻却闐寂非常。毫無動靜。女郎忽拉住司諦和道。你瞧瞧那是甚麼。司諦和依着方向。往西一望。只見相去不遠。一道火光。直燭到天邊。接着又是幾道火光。宛似金蛇一條。耳裏便聞一陣聲音。恍同遠遠傳來的雷鳴一般。眼見火光益發飛的利害。問道。這又是甚麼事。難道開了戰嗎。女郎以手指道。那邊是里愛巨的礮臺。德兵要在那裏假道。比國必定攔阻。

所以兩下裏打起來了。女郎說話時。礮火益發放的兇猛。便見一個礮臺裏。放出好幾條望遠電光來。探望敵人。那礮臺的所在。在山頂上。約略可辨。還安着好幾個無線電機。礮塔中不時噴出火光。有時有德國礮兵放的礮彈。落了礮臺裏。轟的一聲。放出淡綠色的火光。給流星的亮光差不遠。照這樣光景看去。此時德兵的攻城大礮。還沒布置齊全。所以礮攻尙不猛烈。然而此時槍聲礮響。接二連三。盈千累萬。稍爲膽怯的人。都是要震驚的。司謙和心想這是礮兵。所以戰鬪還活動。若是步兵。此刻決不能近着礮臺。往上攻擊的。一會那望遠電光四射。給閃電一般。司謙和趁着電光一望。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只見礮臺下的步兵。勢如潮湧。也不知有幾千幾萬。猛向礮臺衝來。礮臺上的快礮。放的益發快速。德兵來勢驟如風雨。兀自猛攻上去。不稍却退。礮臺上也有一大隊步兵迎了下來。礮火便不如頭先猛烈。慢慢地幾乎連一聲都不響了。司謙和知道此時兩軍正在肉薄。便

覺自己一身熱血都聚在耳畔一般。震盪作響。約有幾分鐘。德兵忽却退下去。礮臺上的機關礮。便又放個不絕。女郎狂喘不絕。說道。德兵敗了。可諦和點點頭。心裏盤算。這一仗不知死的多少。幾許人家的子女。幾分鐘中。便多變成無父孤兒。這已經是天下最慘的事。況且這不過是破題兒。往後不知道更有多少次數的交戰呢。又想起礮臺中人。原爲抵制強敵侵凌。保護祖國自由起見。那愛國心。真是真摯到極處。最是難能可貴的。此時礮臺中大礮聲響。又隆隆不絕。望遠電光。在半天裏照個不住。女郎道。這是因爲比人恐怕飛行機從上面襲擊。纔這樣的。說了一句。二人也都無話。凝神細看。里愛巨的夜戰。德軍的開花彈。又向礮臺飛去。礮臺中的大礮。却絕無聲響。只有望遠電光。在天空中照得雪亮。忽而砰訇一聲。紅光從礮臺飛出。直射天空。接着又是幾礮。從電光中望去。隱隱見一只徐柏林飛機。掠燕似的飛過天空去了。並未遭着損傷。安安穩穩的飛去。不一會便不

見了。女郎道。這飛機不敢飛過礮臺。諒因離着礮臺太低的緣故。一會飛得高一點。還要再來的。我在德國的時候。見過幾個飛機。飛的比風還快。真是可驚可愕。那時候礮臺依然放出電光。來看飛機的踪跡。誰知那飛機。終不再來。司諦和心裏想道。若不是飛機被礮火阻住去路。此刻保不定一直飛到巴黎。去放炸彈了。後來那礮臺的礮聲慢慢的稀少。祇有遠處幾座礮臺還用望遠電光四射。德軍知道都有防備。便也不再進攻。要待攻城礮到了。再來攻擊。司諦和看了這個光景。心知前途險惡非常。便向女郎道。里愛巨是開戰了。我們到底怎麼樣呢。女郎道。此刻只能等到天明。看清楚了德軍的布置。再想法子混過去。今夜是不能走了。司諦和向黑地裏望了一會道。我疲憊極了。須得找個有草的地。把草當茵給他歇了一會。女郎道。牧場那邊。或者有些麥田。可以安身。也未可知。咱們到那邊看看罷。兩人走了一會。把一片牧場。踏得要遍。只見前面還是些林木。司諦和道。

樹林子裏不如牧場上好。牧場上還可拿些草遮蓋着。樹林子裏是連草都找不到的。還是歇在這裏牧場上罷。女郎道。我們還是藏密些好。便有巡兵來了。也不致於給他們就瞧見。他們原知道吾們向西逃走的。說不定還要來追趕咧。司諦和道。這倒不怕。他們要來追趕。可不是向大海裏撈針。那裏就會找到了。此刻你可覺冷吧。女郎道。冷到不冷。和暖得很。願你今晚安好。司諦和也報答了一聲。退幾步。尋了一個所在。胡亂睡下。向天上一望。滿天星斗。給昨晚一樣。但不知明天的風雲變色不變色。自覺冒險的事也試驗夠了。心裏更有一件極要緊事。想和女郎說。然而在患難中。說了未免不妥。只好待女郎用不着自己的時候再說罷。心裏一邊想。不知不覺昏昏沈沈的睡着了。一覺醒來。覺得有人輕輕推着他。睜眼一看。紅日已高高的在半天裏了。只見女郎面有喜色。含笑說道。我攪你清夢了。只是天可真不早呀。司諦和忙坐了起來。揉一揉眼睛。向女郎望了一望。見女



那短髮理得整整的。兩頰嫣紅。如朝霞初暈。兩手雖被荆棘刺了好些。依舊還如柔荑。衣服的灰塵。刷得乾乾淨淨。不像個曾受患難的。司諦和詫異道。你怎樣能夠修理得這般清整。昨夜攀藤援壁。走了無數的路。又在地上睡了半夜。怎的今天起來。倒變了一個樣兒。竟和閨中曉粧才罷的一般。真也算會遁形變相了。女郎微微一笑。領着司諦和。到樹林子裏。便聽得流水潺湲的聲音。往前望時。只見一道清溪。從樹林裏流了過去。女郎道。那邊便是吾的粧閣了。我也沒有甚麼美容祕術。不過在這裏盥洗一會罷了。你此刻自去收拾。我還要到近處去瞧瞧。咧說着。便自去了。司諦和忙脫了衣服。跳入水中。去沐浴。覺得塵慮都洗了乾淨。洗畢。穿上衣服。真覺爽快無比。只是肚裏又打飢荒了。一面穿鞋子。一面又自言自語道。今天的早飯。還不知在那裏。諒也沒得吃的了。又轉念道。不要緊。他能耐得飢。忍得餓。我便不能忍耐麼。說到這裏。便又癡想起來。想着女郎行也媚。坐也嬌。

眉目如畫。喜笑咸宜。實在……想到這裏。自己又說道。且別管他。總要忍耐些纔好。吾和他做朋友。已是三生有幸的。不過還有一件更好的。且擱在後頭罷。司諦和自己說到此間。忽聽得女郎叫着。他。那聲音又清又脆。不會真個也銷魂。司諦和早已聽了心醉。便也答應了一聲道。在這裏呢。女郎便從樹裏走了出來。舉止綽約。益覺飄飄如仙。見了司諦和。便問道。那美容的所在。可還好麼。司諦和道。好得很咧。只是這二天。鬢髻弄得給蝟毛似的。那溪水却是無能爲力的。我記得我們還是在旅館裏。猛可裏會見了面。那時候你抱了我頭頸。和我親了多少吻。到如今又是二天了。女郎紅暈上顏。嫣然含笑道。不消說了。那是因爲好些探子們。偵探的好緊。也就顧不得許多。司諦和道。那時你做的真像。只可惜就只那一次。自從那時到……女郎道。一次也就穀了。司諦和道。我原自知配不上。人家瞧了。只說一個是天仙似的美人兒。一個好像非洲的黑人。女郎道。二樣都說的不像。

別再說了。司諦和道。我雖不是非洲的黑人。你還不是一個美人兒麼。女郎微嘆道。我們沒出德國境界。這種奉承話。可不必講他。司諦和道。早已出了德境了。說時。便立起身來。女郎忙道。這裏還是德國的界。你不信。我指給你瞧。說着便領司諦和到牧場中央。指着下面道。你瞧瞧。司諦和往下一瞧。只見下面有大隊德兵。駐在那邊。人數也不知多少。但見一營一營。接二連三的約有好幾哩長。把一個山谷都佔滿了。又見夾河兩道大路上。德兵正在拔隊起行。向里愛巨進發。司諦和正在看望。忽地西邊響了好幾聲大礮。知道德比二軍。又在開戰。不知這一番又要枉送幾許人命。正是凝想。女郎道。我們還須沿着山邊西行。到了末司河邊纔好。這裏是佛色特河的流域。和末司河相通的。我們祇須循河而行。便能到末司河。司諦和道。如今第一件。須先弄些東西吃。我可捱不住餓了。你瞧那邊是一所屋子不是。女郎舉頭一望。果見一個屋頂。兩人便小心向屋子這邊走來。原來

這屋子。在一个小花園旁邊。園以外。另有二三間小屋。一邊有幾十顆大樹。走到近邊。不見炊煙。甚是疑惑。便在籬邊慢慢的挨身上去。司諦和忽的向前逕走。口裏說道。德兵沒到過這裏。你看前面不是一个小鷄。在那裏覓食東西麼。女郎瞧了一瞧。答道。他們果然沒到過這裏。園裏的山芋蘿蔔。都還沒動。司諦和道。我們定可在這裏飽殮一頓的了。說着。便走上去打門。打了一會。不見答應。把門一推。却是鎖的。屋後邊一个小門。也是鎖着推不開。三个窗子外面都用百葉窗關住。並無出入的路。司諦和道。總得吃些東西。少不得用些強硬手段了。說時。便四下裏張望。覓取擣門的傢伙。女郎攔阻道。這是萬不行的。我們也這樣。豈不與德兵無異嗎。仔細再瞧一會。可有別的法子沒有罷。司諦和道。關鎖得這樣緊密。那裏還有什麼法子。女郎道。當真沒法。還是走開了。你不要也中了戰爭的毒。做出不規則的事。司諦和道。我只是肚子飢餓。並沒受什麼戰爭的毒。女郎道。譬如你在

本國裏偷是腹裏飢了。難道也胡亂打開人家的門去尋東西吃麼。司諦和道。我纔說德國人給盜賊一般。幾乎自己也做了一個鼠竊。真乃笑話了。此時女郎已經跑到別的地方去了。過一會回來說道。我已經弄了些東西在這裏了。司諦和見女郎雙手各拿着三個鷄子。便問可還有別的東西沒有。難道這便算得早餐麼。女郎道。別的沒有了。一面便把三個鷄子遞給司諦和。司諦和道。這生東西是怎麼吃法呢。女郎道。你看我的吃法。你就知道了。說着便把一個鷄子打破一孔。把鷄子送到嘴邊。司諦和道。我也知道了。便也坐下。照法吃了三個。也就不餓了。女郎笑道。還有果子咧。便領司諦和走進園裏。繞出小屋後面。指着蘋果樹。對司諦和說道。充飢止渴都有了。兩人便各採幾個蘋果吃了。並且裝了好些在衣袋裏。女郎又在袋裏摸出一個煙斗。一包煙葉。問道。要吸煙麼。吾聽得入說。患難的時候吸一斗煙。最能祛煩解鬱的。司諦和裝些煙吸着。便覺此刻吸一二口淡巴

菰。真有無限芳馨。不同常味。兩人飢渴俱解。便起身前走。司諦和回頭望那屋子。說道。幸而你說了一聲。沒進那屋子。要不然。此刻天良要譴我的心了。

## 第十二章

兩人正在前行。猛聽得礮聲益發暴烈。槍聲接續不斷。辨那槍礮聲音。似乎德軍的礮力。增添了許多。向下邊山谷裏一望。從樹罅中隱隱見一隊德兵。在那裏向前進發。陸續不絕。似乎能把人數壓壞了礮臺的一般。兩人便據在一塊高些的山石上瞧去。見比軍排隊迎戰。奮勇非常。路旁平地上。搭了一個大布帳。上面飄着一面紅十字大旗。有許多汽車似的舢舨。慢慢的駛向布帳而來。在布帳對面停下。便有穿白衣的紅十字會員。扶起車中傷兵。向帳中去了。再有些時候。紅十字會員回來。仍把軟椅放在汽車裏。汽車又駛向戰場。去救護傷兵了。司諦和閉着眼一想。彷彿布帳裏急救傷兵的情形。都在目前。脫衣服咧。查驗傷處咧。行消

毒法咧。開刀咧。都如親眼見的一般。便自言自語的說道。那邊還不是我應當效勞的地方麼。一面又向大路上。一瞧。不覺失聲道。你瞧瞧那大礮。原來這時德軍運到了一尊大礮。不要說從沒見過。便是想也想不到的。礮車的輪盤。用一種特製的橡皮包住。使礮身不致陷到地裏去。前後總有好幾百尺的長。那礮身高高向上仰着。大而且重。不知怎麼就會拖得動。看他隨意轉動。毫不費力。實在可驚可愕。大約是克虜伯廠新造的大礮。豫備攻城用的。無論什麼堅固的城池。只要這大礮裏放出一個礮彈來。那城的命運就盡了。司諦和女郎二人。被這大礮嚇的連言語都沒有了。一會子大礮過去了。兩邊德兵。都大聲歡呼起來。知道有了利器。便可少傷許多德兵性命。第一尊攻城大礮纔過去。第二第三尊。又接連着來了。後面是幾大車的礮彈。司諦和道。德國人的機巧。真是要到極點。使吾們不能不欽服的。他們事事都豫備的周到。女郎道。他們原是事事都豫先預備下的。

只差了一件。沒有防到比人。有死守中立。恪保自由的精神。這是他的千慮一失的地方。他們以爲比人怕德國的武力。決不敢抗拒。那裏知道正錯在這一着。司諦和道。語雖如此。我看比國不能打勝仗罷。女郎道。比國能多拒德軍一天。便不啻爲法國多佔一個勝着。比國真是法蘭西的大保障咧。你瞧德軍此刻不是停頓不進了麼。那時德比二軍。在西面究竟打的勝敗如何。兩人不得而知。但是山下的德軍。確已不復前進。搭起隨營爐灶。豫備煮飯。女郎道。我們不如乘此渡過河去。倘使他們先渡了這末司河。我們前途就不堪設想了。於是兩人又往前直進。經過一小山谷。險些被德國哨兵瞧見。幸喜藏身樹間。纔算躲過去。兩個人知道此時山中也有德兵往來劫掠。必須格外謹慎。走了好久。到一個大平原。這地方便是佛司特河流入末司河的日子。里愛巨城中。雉堞參差。都收眼底。再走一會迎面突起絕壁。望眼讓他遮佳。一些也看不見了。在絕壁頂上。却可望見一個



礮臺。這座礮臺。便是昨夜德軍來攻擊的。不過山下的德軍。此時爲林木遮住。是看不見了。兩人就站住腳往下看。一個礮隊。正向比國礮臺進發。那大礮放時非常的快。礮聲接連不斷。連空中時時都有礮彈炸烈的聲響。放礮的礮手。司機極敏捷。並且有發必中。一個坐在礮後。兩個坐在兩旁。另有六個在那裏搬運礮彈。旁邊一個軍官。手拿遠鏡。測量礮彈的標的。在那裏指揮。所放的礮確能命中着礮臺。礮臺裏還礮。可不能命中他們。因爲有樹木遮蔽着。看不見。瞧着白煙起處射擊。往往沒放中敵軍。反把民房轟去。當時又有這樣的事。一霎時烈焰滔天。轉眼成了灰燼。恰巧一小隊德國騎兵正探明河道回來。被礮火轟在裏面。還有幾個鄉人。夫婦二個。和三個小孩子。被礮火殃及。照當時情形看去。似乎祇有這末司河。可以阻住德兵進攻。隣近里愛巨的一條大橋。早被轟毀。其他河面上的橋梁。比軍都豫先拆去。岸上一大隊德國工程兵。正在急流中架造浮橋。各種造

橋的東西都豫備齊全。沒有一件不應手。所以非常的神速。此時又有一架飛艇。正從里愛巨向德兵造橋的地方飛了過來。大約這飛艇是來偵察德兵踪跡的。起初飛的很高。那駕駛的人。望去只有兩個黑點。德兵向飛艇放了二礮。沒有命中。那飛艇便慢慢飛低。掠敵軍而過。飛到司諦和等所站的一個山。當飛過山頂時。司諦和瞧得清楚。上面坐着二個人。一個不住的撥動機關。一個不住的用遠鏡望下面瞭望。正看得神往。東邊山頂之上。又有一個徐柏林飛機。正向礮臺飛來。礮臺上的人見了。便開礮向空中射擊。飛機飛的迅速異常。經過礮臺便擲下幾顆炸彈。一剎那間礮臺中便有幾處被他炸毀。連山脚都震動起來。司諦和想道。這一來。礮臺必定被他破壞到片石不留的地步了。那時候礮臺裏又是一陣礮火。向空中飛機施放。纔知道礮臺沒被炸壞。炸彈是炸別的地方了。再說那比國飛艇。出去偵察了一回。依舊飛了回來。然而沒見德國的飛機。到了炸彈聲起。

纔向徐柏林飛機飛來。此時那徐柏林飛機已飛的遠了。一剎那間到了西面山裏。連影兒都不見了。比國雙葉飛艇追了一回。也就飛回礮臺。沈下不到二分鐘。德兵放礮的地方。忽被礮臺中了一礮。德兵死了好幾個。又打壞了二尊大礮。立刻便有騎兵飛馳而至。把餘下的礮。拖往別處安放。又來了一汽車式的昇牀。把傷兵裝載車內。司諦和愈看愈有趣。看个不了。忽地又見一大隊德軍。從谷口向河岸進發。前面已有好些兵過去。當先是一隊騎兵。後面大半步兵。灰藍色的軍服。和那黯淡浮雲的色氣差不多。他們經過的地方。和地上起了微風似的。令人一些也不覺察。這隊兵行到河邊。便都立住不走。河上浮橋差不多已將造成。不一會橋工完畢。便是一小隊騎兵。首先衝了過去。到了對河。排成一個扇子式樣的陣勢。飛也似的馳向前面偵察去了。司諦和道。這樣看來德軍確是進攻比利時無疑了。女郎點點頭。眼睛却注在那裏的德軍。見那步隊也已上橋。浮橋受着

重大壓力。震盪不定。司諦和遠遠望去，也看個明白。在這萬聲雜沓之中，却有一種最猛烈的聲浪。這便是礮臺中放的礮彈炸碎的聲音。第一個礮彈與德軍相距大約百碼。墮入水裏。第二彈炸的稍爲近些。第三彈炸的更是利害。司諦和暗想有此一彈。德軍斷不敢再冒險上前的了。不想德軍兀自整隊前進。並不稍停一刻。他們眼見第三彈炸在面前。也不顧性命危險。冒險前進。正在此時。一個礮彈又在空中啗的一聲發了一個大響。那聲音真是可怕。一霎時間。這礮彈恰轟在橋中央。司諦和但見許多行尸走肉的縱橫翻墮。浮橋早被轟斷。河裏填得滿滿的。都是溺水的德兵。他們在水中掙扎時。哀號之聲。慘不忍聞。不到一會却又聲息全無。那些屍首。都隨着流水去了。爬得上岸。幸慶生還的。只不過幾個。觸目傷心。把司諦和的感慨都勾上來。正在那裏傷神。女郎喊他一聲。一手指着對岸。隨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見過河的德國騎兵。和一小隊步兵。忽地秩序大亂。騎兵

人也仰了馬也翻了步兵還是冒死搶上前去忽聽得一陣槍聲碎個個不了女郎道這是比軍迎擊德軍的。女郎話還未完。德國騎兵步兵又排成隊伍衝上前去。和比軍接仗。這時兩軍都在河邊一座小山後面。看不見他們迎戰的情形。却聽得了兩面槍聲。不一會德國騎兵又退了回來。剩了寥寥數騎。看來其餘多半是戰死了。德軍大隊人馬。此時在河邊所佔的陣地上。把快礮連續射擊。阻止比軍進路。比軍人數較少。便都伏在小山之後。並不前來追擊。德軍便又在河上造起一座浮橋來。接連着放礮。掩護橋工。那橋已經是到功虧一簣的光景。礮臺也不發礮。比軍取的是守勢。兩軍相距較遠。勢不能戰。女郎道。我們在這裏是不能過去的。且向下流再走一會瞧瞧。能够到沒有德兵的所在便好。若能碰見比國人。那就更好了。兩人便又沿着山邊向西走來。一路所見灰色軍服的德兵。不計其數。河旁都是軍隊佔住去路。大路上但有轉運輜重的汽軍。司諦和一邊走一

邊看心想此刻要怎麼樣纔能渡過河呢。若是那邊小山上也架起大礮。望這裏開放。我們兩個豈不也是血肉模糊的僵尸嗎。再向對河看去。德兵已有好些到了山下。保護輜重車。防備比軍在山上襲擊。河邊又掘了好幾條戰壕。安排礮位。預備比軍進攻。其實比軍並不進攻。他們軍隊很少。保守還怕不夠。那裏還有餘力進攻。就此可見德軍隊機警的地方了。司諦和同女郎沿山而行。不到一會。便見那條懸橋。又被比軍轟了一礮。此時造橋的工程兵。正借着礮火的掩護。在那裏修理。這橋接連兩個村子。東面一個峭壁。頂上有一座別墅。上面飄着一面大纛。這便是德兵的司令部了。兩個村子裏。十室九空。只有那荒煙自在的飛個不住了。司諦和自己問自己道。這別墅的主人。和那村裏的婦孺。都到那裏去了。自己會問可不會答。想了一回。又給女郎說。等着終不是事。一輩子不能渡過去的。女郎道。德軍前進的地方。陣線總有間斷的。他陣線間斷的地方。便是我們的去

路。倘若趁着黑夜偷渡。倒還可以。等一下再看罷。於是兩人又揀了一個樹木蔭翳的所在坐下。一面瞧。一面食袋裏的蘋果。司諦和還吸了一斗煙。望河裏一看。大大小小的船隻。幾乎塞滿。船中滿載德兵。在對河上岸。次序非常整齊。並沒一絲雜亂。每隻船裏載的兵。多少也有一定。若是騎兵登船。坐騎便牽在手裏。涉水而過。那些馬匹都是訓練過的情願願的涉水過去。到了對岸。棄舟登陸。一隊一隊的兵士。還是不慌不忙。非常的整肅。那些空船又回棹再渡餘兵。人數既多。小舟往返。運轉極其紆緩。直至橋工完畢。大隊開發。那情形便如怒潮猝至一般。先是騎兵。次是礮隊。又其次是步兵。一隊一隊陸續過橋。後面好些輜重車輛。看來似乎零落不齊。其實是有條不紊的。德兵進的雖慢。到了黃昏。足有一萬五千步騎過橋了。再瞧河邊駐紮的德兵。依舊還是不少。前面一隊纔渡了河。後面便有一隊移營上來。也臨河欲渡。司諦和待要估量德軍的人數。却算不過來。不過

心裏知道。這些德軍，還不過全德陸軍的一小部分罷了。此刻比國邊境上，那裏沒有德兵侵入。那裏不和眼見的地方一樣。瞧了這情景，倒有些不信起來。再看德兵傳餐的情形，也和別國不同。先燒行灶，煮好了湯，切好黑麵包，一聲馨粟，便見兵士排成一線，手裏拿着白色大盆，等送餐的挨次把湯倒入盆內，接了麵包，各自散開，慢慢地自去吃喝。司諦和瞧那光景，連湯的氣味，都聞出來了。知道湯裏有洋葱、山芋、蘿菔三味，真是極可口的東西。因向女郎道：你覺得餓嗎？現在甚麼東西都沒有了。這怎麼辦呢？女郎已半晌沒有言語，只是注目看那兩軍的情形。聽見司諦和問他，纔說道：法國陸軍穿的紅褲藍鞋，給德兵是絕對不同的。況且此刻還沒召集完全。這個如何是好？司諦和道：法兵穿的軍服，人家在一個哩，以外就望得見。不如他們德國兵到了百碼以內，還望不清的好。吾看德人，如果得勝，這便是他們有先見之明的緣故。女郎道：德人決不會得勝的。你做了法



國人的朋友。要幫著法國纔好。司諦和道。可惜我不會打仗。不然早投入法軍了。女郎握着司諦和的手答道。你此刻便和投了法軍一樣。打仗一事。原不全仗礮火的力量。你既能施用腦力。便和親臨戰場一樣。司諦和道。這個是全恃奇女子一個人的力量。我是不敢分功的。女郎道。我倘沒有你。此刻還有活命麼。便是那祕密書信。也早失掉了。司諦和堅執女郎纖手。答道。我全爲着你。並不爲別的。你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女郎道。我可不是這樣說法了。我爲的是法蘭西全國。我也不過千萬女子中的一個。那裏有甚稀罕。倘若我們渡了河。……說到這裏。又不說了。司諦和道。我們一定能渡河過去的。女郎撫着衣囊道。這裏面東西。能保全許多法兵性命。我們定須渡過河。不致失敗纔好。說完了站起來。伸起兩臂。又仰天呼道。天哪。總要助我成功。不要叫我事止半途呀。他呼天的時候。那山谷裏頭好像有聲音笑他末路呼天是個妄人似的。女郎又給司諦和說。咱們乘

着月兒未出渡過河吧。司諦和就攜了女郎走。

### 第十三章

那天夜裏。一層濃霧籠罩河上。把德軍的形跡掩護個看不見。只餘行灶和汽車上的燈光。尙還朦朧可辨。司諦和同女郎聽那車聲礮聲和步軍的腳聲。知道此刻德軍還是陸續前進。並沒中止。二人遂巡趨趕在樹林子裏穿過德營。走過一井田。越了一面牆。到一個所在。道路甚是崎嶇不平。只得慢慢的走。一聲兒也不敢發。耳目中却非常的留神。知道這裏尙無德兵巡邏。竟是一個絕妙的躲身的地方。到得河邊。兩個人都埋在霧裏。驀地聽得幾個巡兵。正在那兒說話。女郎悄聲說道。這裏過去不得。且往下面走一會看。到了橋邊。或者有過去的機會。於是兩人又攜住手。向下邊黑地裏走去。那些巡兵。那裏得知此刻還有人在這裏找路。所以兩人竟安安穩穩的過去。司諦和走了一會。輕輕給女郎說道。你瞧前面

是些什麼。原來司諦和見黑地裏有一個又高又黑的東西。立在那邊。似乎等什麼的。望去煞是怕人。女郎定睛認了一會道。這是禮拜堂的尖頂。不怕的。這村子都被他們燒毀了。你看四面不都已變成瓦礫場麼。兩人此刻也決不下向前再走的好。還是繞出別路的好。心想若是一直前行。在這劫灰之中尋路。真有些害怕。若說繞道過去。少不得又要渡嶺越壁。勞苦了身子不算。還要多挨時刻。後來女郎始說道。還是冒着險往前面走去。若有德兵守着。再跑回來不晚。這時二人手攜手的。比前益發握的緊些。偷偷的走。走的地方。原是一條好好的小街。此刻牆坍壁倒。滿地都是些焦木碎瓦。氣味很覺難聞。走了一會。女郎又低聲道。僵下去。僵下去。司諦和忙在一個破壁下隱着。果然前面來了一個人。手裏拿着一個小燈。半明半滅的。給飛螢差不多。一會便不見了。兩人緊挨在一塊。一些不出聲的等着。後來便又聽得脚步響。那腳聲聽去很慢。一星燈光閃爍不定。向破屋旁

邊亂瞧。忽地腳聲停了。司諦和從暗中望去。見那燈光照在一個灰白色的臉上。兩隻眼緊閉不開。不覺大吃一驚。再看那來人。把燈掛在一旁。伸起一隻手。把那死人的手提起。那死人手。露出一個黃澄澄的戒指。來人便掏出一柄小刀。正要裁那指頭。旁邊黑地裏。忽然發出幾點火光。接着便是一陣碎訇聲。那槍珠正打在來人身上。司諦和嚇的靈魂與軀殼。不相聯屬。看那四個德兵各拿一支手槍。一個電燈。站在來人倒地的所在。搜摸他的衣袋。掏出好幾個金戒指來。一個戒指上。還套着血淋淋的手指。又掏出一個金表。幾個金圓。四個兵中有一兵把這些東西。都包在自己一個手巾包裏。帶着三人依舊向黑地裏去。司諦和瞧了。只是索索的顫。強撐着說道。前面是不能去的了。這樣地方。吾們還能走過去麼。於是兩人重又折了回來。經過了禮拜堂塔尖。越過了牆。回到田裏。兩人一面喘氣。一面都歪了下來。覺得此時天地都醒了。比那村子裏真有霄壤之別。司諦和

仰望天邊。心裏便覺清涼了好些。想道。擾擾塵寰中。此刻竟沒一個乾淨土。司諦和正在那裏想。女郎啜泣的聲音兒。却到他耳朵。忙用手摸着了女郎。纔知道他臥在地上。二手把個臉兒蒙着。便輕輕地把他抱起。女郎倒在他懷裏。還是嗚咽。好一會纔止住。司諦和安慰他道。你別傷心。你只瞧瞧天上的星光。心裏便可平安了。世界上雖是戰亂紛紛。鬧得鷄犬不寧。吾們既在這裏。只好拿定主見。走我們的路。又何必想前慮後的。女郎道。我看了這煌煌的明星。心上也就朗暢些。好似那星光在上面安慰着我們的。說完就稍離開司諦和說道。咱們還要走路咧。還是走回原處去罷。說着。兩人便依原路。回到原處。一路裏偶聽得農家屋子裏有些燈光。和德兵笑語之聲。便遠遠的避開。到後來。四面一望。都黑越越的不見燈火。纔知道走的太遠。已過了德兵駐屯的地方。只不知往前還有德兵巡守沒有。幸喜路上並無人踪。走了好許時。見迎面一所大屋子。像工廠模樣。前面曠地裏。

亂堆着生鐵澆成的硬塊。旁邊有守兵。擎着槍在那裏看守。一人忙躲過了。走到一條鐵路旁邊。這鐵路相距河岸很近。原也有幾個德兵守着。此刻恰好守兵們都不在那裏。兩人便乘機越了鐵路。再走一會便到了河邊。司諦和道。這時只有想渡河的法子。諒沒有別的變故了。一面便向對河一望。見此河約有幾百碼寬闊。流水很急。比軍全靠著此河。阻住德軍進攻之路。若問起這河的發源地。還遠在法國中部的高原。並不是在比國境內的。瞧了一會。因說偷得一隻小舟。便希望。我們日裏不是見過好許多小船麼。女郎道。此刻我們便有小船。也不敢用的。倘被他們看見了。一定放槍擊射。司諦和道。既如此。難道便泅水過去不成。女郎道。說輕些。給他們聽見。就壞事了。說着。又領司諦和到河邊悄悄說道。我不習泅水。你會不會。司諦和忙說會的。雖不十分精強。這河諒還泅得過去。不過帶着你。一同泅過河去。我可不敬。這個大危險。吾不敢輕易嘗試。女郎道。若能找到一

个筏子。吾坐在上面。你順水推着。那就容易了。司諦和想了一想。覺得這法子還好。河中偶然多了一根木筏子。也不至動人疑心。况且自里愛巨開戰以來。河中隨流飄載的木筏。比往常更多。無論兩人能渡不能渡。斷不致有沈溺之虞。在河裏推筏子。原非難事。那一定是可以過去的了。想了一會。便道。就是這樣罷。如今且找一個木筏子再說。若有了那就好辦。誰知在岸上找尋了一會。總找不出一片木板。後來在工廠相近的地方。尋見了幾個四方的小木箱。看來是廠裏裝東西所用的。司諦和尋到了這些箱子。不覺笑道。好了。不怕了。我們已經有了迷津寶筏了。女郎道。據我看來。光景是劫海慈航呢。說時兩人忙掇起一個空木箱。移到河邊。司諦和想了一想。坐下來。脫了鞋。說道。我們不如把沒用的衣服。都棄了罷。這衣服受了水。最重不過。上了岸。總要換上乾的。不然是要病的。女郎眼望着對河。聽司諦和這樣一說。便回過頭來。答道。棄了也沒什麼可惜。一面說。一面便

把鞋脫下。司諦和道。如今且把木箱倒放在河邊。把衣服擱在上面。就不致於受着水。在水裏的時候。原不十分寒冷。只是登了岸。總須穿乾衣服的。說完。便把衣服脫下。捲成一個小包。把外衣做了包裹。對女郎道。現在我要推船下水了。你自把衣服捲在一塊。莫露了白的在外邊。惹人注意。女郎說了一聲遵命。司諦和便把包裹挾在臂間。倒轉木箱。拖入水裏。司諦和本覺那天夜涼天氣。身子有些發抖。一到水裏。好像河水帶溫似的。把衣包放在木箱頂上。往前一推。身子和箱子。便已離着河岸。河水都沒了胸際。隨把木箱牢牢推定。待女郎下水。心想他怎的如此濡遲。好一回還不下來。若又出了岔子。自己還得爬上去瞧瞧。豈不大費事。正在着急。隱約見河邊薄霧裏。一個白影子。一閃一閃的走了過來。聽得一聲水響。女郎已在水中浮過來了。司諦和忙提起一手。指示自己在那裏。一面便把頭回了過去。這時水聲益發相近。女郎把衣服安在木箱上。那箱子晃晃搖動。司諦



和回頭一看。微見女郎含情欲語。正在水平面上望着自己。那河水却已齊了下頰。問道。你推着箱子兩旁的把手罷。女郎道。我推着呢。司諦和道。箱子頂上不是有兩個衣包麼。仔細不要丟了一個。女郎道。都安着呢。我留心着就是。司諦和道。這樣我們便可動身了。你只握着把手。不要放手。若覺乏力。便告訴我。不要弄出岔子來。奇女子。吾現在要不捨得失掉你哪。女郎微笑道。我記着就是了。司諦和道。我們就此走罷。說了把木箱慢慢推入河中心。河水已過了自己下頰。便又問道。不妨事麼。女郎道。不妨事。你推着走就是。司諦和便把木箱向前推進一步。順勢慢慢的涸去。並不覺費力。只恐水中要不出力。便要滅頂。使盡氣力推去。只是流水很急。自己的力本來不多。後面又拖着一个人。已經是覺得費力。况且那箱子更非木筏可比。不免行的慢些。司諦和推一會。歇一會。自己安慰自己道。雖然慢些。只要可登彼岸就好了。一面又向女郎道。你此刻覺得怎樣。可還好麼。女郎

道。你只管推吧。不用多慮了。司諦和回頭向來的方向一望。但見燈火星星。霧氣重重。隱約還辨得出來。便對女郎道。此刻便可偷過德兵駐紮的所在。他們在岸上是望不見吾們的。我們登岸的所在。須得沒一個德兵的踪跡才好。若是一上岸。被德兵拿着。那就不知死所了。說着。便又望前泅泳過去。泅了一會。向四下裏一瞧。忽見那邊有座鐵橋。不禁呼道不好了。有橋橫了面前了。女郎此時也望見前面河中果然橫着一條長橋。司諦和暗想這木箱子若撞在一個石柱上。保不住要打個粉碎。豈不壞了事。因囑咐女郎道你二手握緊些。無論怎麼樣。可別放開手。自己翻身到木箱前面。瞧個清楚。知道此刻快近河心了。耳裏聽得有一陣脚步聲。水勢橫流。異常湍急。向上面一望。木箱已到了橋腳下了。河水也清了許多。不比先前的混濁。確已到了河中央無疑。眼裏又見那邊水面上。星星的燈光。猜不出是個什麼。凝神細瞧。纔知是一只小舟。繫在那邊。舟裏立着幾個人。正在

修理橋柱下的石樁。司諦利用盡平生的氣力。把木箱轉了一個方向。使女郎頭部以上。恰被木箱遮住。自己仰起鼻子。靜悄悄的浮過橋去。料想他們軍事倥傯。總沒留神。就使瞥見這小箱子。順流下淪。也辨不出有人沒人。一會到了燈光近處。便呼吸了一口氣。沈身入水。心裏突突的亂跳。耳裏除起流水淙淙的聲兒。什麼都不聽見。及至伸手出水。却已離橋遠了。竟是平安沒事的。要不是在水裏。那就要手舞足蹈了。又瞧了木箱問道。在那裏麼。可還好麼。女郎也低聲答道。在這裏呢。你真是一個勇士。能逃過這大難。司諦和道。我們沒到目的地。是不必獎譽的。一面說。一面仍往前面泅泳。依着對角綫的方位。向河岸泅去。自知對岸尙無德兵蹤跡。斷不致再冒什麼奇險。一上了岸。便是比利時的國界。那裏可真是一些沒危險的了。司諦和想到這裏。心裏正在慶幸。想不到女郎呼援的聲音。忽然入耳。不覺嚇了一跳。忙回頭瞧時。見木箱後面。並無女郎的影子。不知他往那裏

去了。

第十四章

司諦和連叫幾聲。不見女郎答應。回頭看時。並不見女郎蹤影。心裏異常疑惑。暗道女郎溺了水中了。女郎正在載沈載淨之際。司諦和看見了。忙把女郎拉住。用力攀着木箱。把女郎拖出水面。女郎顏色變了灰白。全身靠在司諦和臂上。司諦和心裏暗自納罕。他怎麼忽然沈溺河裏。敢是身子受了傷不成。但是並沒聽見槍聲。如何有此意外呢。再向女郎一看。不覺昏顛齒震。只見女郎此時。竟如已經死了似的。一些聲息也沒有了。想到女郎未沈之先。曾發過一聲喊。像是見了可怕的東西似的。不知他喊的爲着什麼。難道河裏有水怪不成。司諦和如此想着。便也疑心。在水面細細辨認了一番。並沒看見什麼。一面掬些水。輕輕潑在女郎臉上。使他甦醒過來。在他太陽裏一按。知道女郎並沒有死。不過暈了過去。他的

心還會跳。這纔把心放下。彼時司諦和微覺背後觸着一件東西。只道是個浮木。却又不很像。竟是一件軟軟的東西。還帶着些刺人的毛髮。回頭一看。自己兩個眼睛恰和一雙死人的眼相對。那死人臉上。又是浮腫。面目也失了部位。竟不像是個人臉。見了這猙獰死屍。幾乎大喊。忙把箱子推倒一旁去。那死人身體。偏也隨着微波蕩漾。向着箱子跟來。好像一定要和司諦和作對的一般。司諦和把箱子向後面一推。心想這回他可不能跟來了。誰知那屍體在水面上。容與了一會。依舊順流而下。跟了過來。好一會才不見了。司諦和屏着氣息。望了一望。只道他還要出現。不道再不見他一個影兒。這纔放了心。也不再去看。朝着女郎瞧瞧。知道他也被那死尸嚇壞的。在他胸口一按。心裏還不住的跳。少停。女郎微啓雙眸。向司諦和呆呆望着。再過一會。兩頰便緋紅起來。竭力的掙扎。意思就是不要司諦和再把他抱在懷裏。司諦和道。你能够支持得住。還歇在水裏麼。女郎喘息

道。我現在已經好了。你放手罷。司諦和這纜牽着女郎的手。引他握住木箱兩旁的把柄。自己便又泅在木箱之前。女郎哽咽道。這會不又是你救了我性命麼。司諦和道。吾不過把你拉住。使你慢慢的醒過來。說不到救性命的話兒。女郎道。吾可發了喊聲沒有。司諦和道。不錯。你發了一聲喊。幾乎把我嚇个半死咧。女郎道。那死屍出於不意。我見了嚇得暈了。你看見了沒有。司諦和道。吾也見過。他早已順流下去的了。女郎道。吾只道他還跟着我呢。司諦和道。我也這樣想。但是此刻他已往前面去了。再不會來的。我們還是旁岸罷。路也走的差不多了。司諦和正說時。忽的失聲道。那又是什麼東西。原來那時東邊岸旁。有一个小舟放下了水。打槳而來。是德營裏聽得水上有聲音。派巡兵來看視的。司諦和當時用力向對岸泅了過去。那小船上不時放出望遠電光。在水面上燭射。幸都照在許多浮木上。沒被看出形跡。司諦和將木箱轉了一個向。兩人便都遮住了身。仍舊向前面

泗去。又想起箱頂上還安着二个衣包。若被德兵瞧見。豈不是禍胎。起初竟沒想到。這時已經沒有安置的法子。正在自己懊惱。那電光早已照在這兩個包上。司諦和身子向水裏一沈。又重行浮起。說道。摸得到河底了。離岸定已不遠。我們只索努力前進。你小心些好了。司諦和用盡平生之力。把木箱拖向岸邊。不一會河水已齊着肩脾。又一會便只到胸口。女郎那時。也在水中亂抓。好容易到了岸邊。司諦和慌慌張張的向岸上一望。竟是星火全無。也沒一些聲息。因說道。看來是不妨事的了。我且上去探了再來。若是平安無事。我便來招呼汝一塊上岸。你此刻且隱在箱背後。只要不給他們電光照見。就不要緊了。女郎答應了。司諦和便道。我先上去了。一刻再見罷。女郎也答應了一聲。再見。司諦和提起自己衣包。伏在水上。向岸邊而來。面前恰是一片砂石砌成的堤岸。岸上黑喇喇的。細細瞧認。像是一個樹林子。連一個人跡也無。探望了一會。知道樹林裏沒有埋伏。回頭望

時。見東邊一帶小山上。已現出月色。知道月光已上。正是逃逸的好機會。忙輕輕嘯了幾聲。趕着穿好衣服。等女郎前來。誰知司諦和的嘯聲雖低。那小船上的德兵。已經聽見。女郎正在水裏。探頭出來。待要登岸。那望遠電光。恰好照在女郎身上。肌膚如冰雪一般。小船上德兵。打槳直趕過了。司諦和一看。此刻真是存亡生死。其間不能容髮了。忙又跳入水中。靠近女郎身旁。手拉着手。把女郎拉上岸來。自己也拾起了鞋子和衣服。忽忽在後跟來。同向樹林子裏去。那不情的電光。還不住的跟着他兩個。閃爍高低。照个不休。又見一陣火光。隨後就是一排槍聲。二人趕着奔走。但覺彈聲蚩蚩不絕。幸而彼此都已到了樹林深處。便也喜多於憂了。司諦和問道。沒受着槍傷麼。女郎說沒有。司諦和道。你快把衣服鞋子穿上了罷。這裏沙石之地居多。赤着足是不能走路的。司諦和說時。自己也穿上鞋子。把襪子塞在衣袋裏。繫上衣鈕。女郎穿好衣服。走近司諦和。握着他的手問道。此刻



向那裏走纔好。司諦和向林子外望去。見那小舟已旁了岸。船上幾個德兵。擎着槍。跳上岸邊。那望遠電光。帶明帶暗的照個不絕。因指着右邊說道。走這裏去罷。兩人忙忙的又跑向右邊來。走了好些路。到了一個小瀑布的前面。便奮身跳了過去。再走一會。又經過了一個小樹林。一片草地。踰了一個牆。接着又穿過一個樹林子。纔見一條的大路。走完大路。又跳了一個牆。便見一個大麥田。司諦和喘了氣說道。這會可沒事了。兩人相將走入田裏。司諦和道。我先去探看有危險沒有。你且把衣服穿齊整了罷。說着便回頭向來路上遠遠的瞻望。東邊一帶小山上。一輪明月。照得像銀裝世界。纔來的地方。都還辨認得出。那大路上並沒一個人蹤。司諦和便坐穿了鞋襪衣服。正待要走。忽覺肩上熱刺刺的發痛。不禁喊了一聲。要止住不喊時。已是不及。女郎忙問何故。司諦和掙扎着要站起來。只說是被荊棘刺了。觸着痛處。此刻已沒事了。你什麼樣呢。可還能走路嗎。女郎道。走路

是還能飛跑的。司諦和道。既如此。我們寧可多走一步。此時說不定德人還在追趕。你只背着月光前走。我跟在後面。做個防備罷。女郎向司諦和凝視了一會。問道。當真沒受着痛創麼。你剛纔在河岸上。把身子掩護着我。怕是給德兵打中了彈吧。司諦和道。他們不過偶然在我肩上打着了一槍。我看他們有了槍彈。還會用哩。女郎向司諦和瞧着。櫻唇微微的顫動。有無限憐惜的意思。也不答話。返身向西面走去。司諦和跟在後面。自把手指在肩頭上一摸。一件襯衣。已被鮮血濕透。幸而痛的雖然利害。彈却沒有入骨。創處是在肩頭頸骨之上。倘打的再高些。那就保不住有性命了。一面忙拿一條手巾。把創口裹住。扣好衣鈕。跟着女郎前行。暗想這會真是徼倖。若再打深了許。裏面骨頭。可不要打成粉碎嗎。兩人一路走來。只聽得南面里。愛巨礮臺。礮聲隆隆不絕。司諦和想起德比二軍。此刻正在死裏逃生。當着礮火。還要自去送死。自己便覺身子不寒而慄。又想起昨晚渡

河的德兵。這時進攻礮臺的。諒必就是他們了。德軍一日不破這里愛巨礮臺。便一日不能直向法國。此刻我們總算死裏逃生。得脫德軍範圍。往前可不怕再有危險了。兩人走了一會。到了一條大路。這路是向着西北方的。便放膽走了上去。司諦和自覺又飢又乏。肩又痛。因道。我們不如且揀一個歇足的地方。歇一會。到天亮再走不遲。今天走的路真不少了。女郎道。吾也走的乏了。只是到那裏歇足呢。司諦和停了步。向四下裏張望一回。見大路旁邊。有一片草地。然而不好藏身的。草地對面是一大塊荒田。過去便是樹林。因道那邊樹林裏便好。說畢。兩人便起身向樹林而來。那片荒田。已是榛蕪滿目。觸處都有荆棘。走了許久。纔到一株樹下。便在豐草中坐下。司諦和便昏昏欲睡。女郎極目望着天邊。挨近司諦和身畔。手托香腮。向他瞧個不住。這時的司諦和。已不是當初在柯爾諾旅館裏的司諦和了。面目比前消瘦了些。一半白的。一半黑的。樣子很是疲倦。剛鬍似的鬚。

子一邊還露着一條傷痕。在女郎瞧來。却還風采如昔。不減當日相逢的時候。自把頭髮向後面挽了一挽。俯首下去。便要和他接吻。忽又立了起來。自己對自己說道。且慢且慢。便慢慢的擇了一個草堆。離司諦和稍遠些睡下。司諦和一覺醒來。睜眼一看。糊糊塗塗的。也記不清楚。是怎麼一會事。又揉了一回眼。始知只有自己一個人睡在此地。忙立了起來。肩頭仍還疼痛不止。也不去管他。整了衣服。見那襯衣右旁。已染猩紅的血色。忙把一塊手巾取出。穿好襯衣。瞧那受傷的地位。果然沒甚大創。不過一個槍彈。在肩上穿過。入肉並不很深。正待穿衣。聽得女郎悲聲問道。你不是受了槍傷麼。回頭看時。女郎伏在自己身旁。臉色慘白。一看便知道他是有無限隱痛的。忙道。不是甚麼創傷。偶然擦損了些。是不要緊的。痛的還不如頰上利害。此刻最好把他洗一洗。可憐沒處掬水了。女郎道。那邊是有一道小河。你不能動彈。我來攙扶着罷。說畢。便要伸手相引。司諦和忙也起立笑

道。肩。上。擦。傷。些。與。兩。條。腿。不。相。干。的。女。郎。道。你。出。血。太。多。還。能。動。得。麼。司。諦。和。道。不。能。十。分。康。健。是。沒。東。西。吃。的。緣。故。所。流。的。血。是。不。多。的。說。時。兩。人。已。到。了。小。河。旁。邊。司。諦。和。便。在。河。邊。蹲。下。女。郎。把。那。塊。血。巾。洗。了。又。輕。輕。替。司。諦。和。擦。肩。上。受。傷。的。瘀。血。司。諦。和。着。女。郎。如。此。親。切。暗。想。他。的。這。一。副。神。情。決。不。是。當。我。尋。常。朋。友。意。思。便。想。用。話。試。他。一。試。待。要。啓。齒。時。自。己。身。子。先。顫。個。不。住。女。郎。見。他。發。顫。忙。問。可。是。痛。楚。所。致。司。諦。和。道。這。河。水。清。冷。很。覺。爽。快。你。也。瞧。見。了。我。只。受。了。微。傷。並。沒。甚。麼。大。創。一。兩。天。就。好。了。女。郎。嫣。然。微。笑。答。道。我。頭。裏。當。真。被。你。嚇。住。了。我。從。草。地。裏。走。過。來。見。你。坐。在。那。裏。幾。乎。渾。身。都。是。血。跡。倘。使。沒。纏。住。了。傷。口。那。時。血。流。不。止。還。了。得。麼。說。着。便。把。那。塊。手。巾。絞。乾。在。風。裏。振。了。一。會。等。到。差。不。多。乾。了。拿。來。纏。司。諦。和。肩。上。媚。眼。含。情。欲。語。不。語。的。站。在。司。諦。和。身。畔。司。諦。和。的。神。情。也。就。同。女。郎。一。樣。兩。個。人。對。看。了。一。會。彼。此。並。沒。話。說。倒。有。些。不。好。意。思。女。郎。

起身道。我且到林邊探視一會。你在此洗一洗手臉。要懶得動。我就替你洗。不去探視了。司諦和道。我自己洗罷。只是洗過了。也不中用。你瞧吾這樣一副面目。是像個什麼。女郎柔聲答道。還不是和從前一樣嗎。說畢。便閃入樹林子裏去了。司諦和雖則飢疲交困。創痛難忍。心裏却甚高興。一面洗滌。一面想道。這女郎煞是可敬可愛。和自己比量起來。真是七分不像三分差了。洗滌已畢。忙去找到女郎。說道。昨天逃的慌。把一個領結也丟了。衣服又破爛了。現在就被德兵碰見。也認不出來。只當是逃難的呢。女郎道。吾也襤褸的不像樣兒。你看這一身不是一個乞丐相麼。司諦和道。這是別管他。如今咱們打算出險要緊。女郎道。那邊便是一個村子。總可弄些東西來果腹的。此時向南地方。忽然起了一陣隆隆轟轟的聲。恍如大地震一般。司諦和道。不好。這是德軍架起攻城大礮。攻擊里愛巨了。這裏是沒事的。我們且走一會罷。於是兩人又繞出草地。向大路而來。回頭瞧那東邊

大路。還是沒一個人影。一條大白路。約有一哩多長。直至樹林爲止。一些沒有什麼觸目的東西。司諦和還是不放心。生恐出了危險。因和女郎並肩向西而行。頭裏被一帶高地遮住。眼光看不見有村落。轉了一個灣。村舍人家都在眼前。只見路上堆積着許多斷樹。又有銅絲網彼此牽住。左右二邊。都有穿黃色軍服的比國軍隊守住。女郎一見便喊道。好了。碰到比利時的人了。這纔算到底平安無事呢。快走上去罷。誰知女郎話還未了。右面山脊上樹林裏頭。忽然起了一排槍聲。這邊比軍。忙也放槍還擊。司諦和眼見女郎。正在向前疾走。忽然倒仆在地上。

## 第十五章

司諦和忙奔近女郎身畔。輕輕把女郎抱起。那時候槍聲匉匉。彈聲蚩蚩。司諦和心裏只怕女郎遭了不測。就一些也不聽見。仔細在女郎頸項和頭部一看。却都沒受損傷。知道一定傷在身子。忙把他外衣解開。女郎忽地張眼向司諦和呆呆

瞧着問道。你做甚麼。司諦和喘了一口氣。答道。你給他們打中了。我急切要知道。你是那裏受傷呵。女郎又閉了一會眼。纔答道。只覺左腿麻木。想是流彈傷腿了。司諦和道。若是腿上還好。現在要離了這地方纔好。一面抬頭向四面一望。又聽得槍聲四起。兩邊山脊上。都現出條條紅光。再向後面一瞧。身子不覺寒了半截。原來一隊德國騎兵。正在後面大路上。遠遠的趕將上來。司諦和無法可施。只得抱了女郎向村裏逃奔。說道。我們要到村子裏。你且拿着我那手巾。見了村人。把手巾揮着。他們便知道不是敵人。自會容留我們的。你把手抱住我頭頸罷。女郎也不答話。依言把二手抱住司諦和頭頸。從司諦和肩上一回頭望。去後面見德兵正在排成隊伍。豫備放槍。忙呼住司諦和道。好不好。你且放手。待我下來。我那書信。不是都已放在你衣袋裏了麼。你且放下了我。救你自己要緊。司諦和此時已走到銅絲礙住去路的地方。連眼睛都不敢向地上瞧一瞧。口裏只說你且莫



高聲兒。我可決不肯放下你。自己去逃生的。你只管揮那手巾。便可有救了。女郎急的說道。那邊騎兵來了。快就要開槍了。司諦和一面飛奔。一面答道。正爲了這個。吾纔不肯放下你。此時以越過了銅絲網。纔敢向女郎覷了一眼。只見女郎滿面現出畏懼痛苦之色。司諦和又接着說道。還有一個緣故。我是愛你到極點。我所以不忍。只怕此時已是我二人的盡頭到了。也未可知。我再不能不掬心相示。表明吾愛你的意思了。說畢。向前面一望。見脚下有斷樹礙着路。不得過去。女郎本抱着司諦和頸裏。此刻益發抱的緊了。司諦和嘶聲說道。你再抱緊些。便加上一千倍一萬倍的力量。吾死了也是願意的。女郎把二頰貼在司諦和臉上。做個患難中繾綣偎隨的紀念。司諦和又道。我愛你到極處。你知道麼。女郎此時抱的更緊。好像兒童親嬭父母一般。雖然沒有答應。他的意思似乎答道。你愛我到極處。我也愛你到極處。不過這意思是在不言中的。走了一會。司諦和又道。快揮手巾。

咱們快到木柵了。前途還有一線之望。莫誤了。此刻女郎對着司諦和。微露笑容。揚手揮巾。因為他們的情意無限纏綿。那揮的手巾也就無限旖旎。司諦和仰首一望。只見木柵裏有好些人探頭出來看視。便道。他們已瞧見我們了。並沒放槍。可見沒有攔阻我們前進的意思。奇女子你且奮勇些。不必擔慮了。女郎笑答道。我是不怕的。你放心罷。司諦和道。前面無甚阻礙。是容易過去的。只是背後現在有德兵沒有。女郎向後面一望。喊道。他們來追了。司諦和也聽得萬馬爭馳的音。知道德兵已在後面。女郎又呼道。他們快來了。放下我罷。放下我罷。司諦和咬緊牙齒答道。我是不能放下你的。說時。馬蹄聲愈近。向後面一看。見德國騎兵正在那裏開槍。此時危機一髮。只有躲避可以逃這大難。忙抱緊女郎。向道旁一個溝裏聳身一躍。自己橫臥在地。把女郎全身遮住。不一會便聽得槍聲都飛過耳畔。槍聲以外。更有馬嘶人語。嘈雜異常。接着便是兩軍接戰的聲浪。正在恐慌。忽然

一個受傷的德兵，跌在身上。司諦和起初還覺得這人索索的發抖。後來便不動。大約已是魂離軀壳了。又有一匹戰馬，受了驚駭，發了狂性，向溝裏亂闖過來。幸沒有踐在身上。過了一會，喧聲都寂。連放槍的聲音都慢慢停止。再一些工夫，又聽得一陣歡呼的聲音。抬頭一看，知道德兵已被擊退。便推了德兵尸身，抱起女郎。叫女郎揮起手巾，爬出溝來。向柵子那邊走來。又叮囑女郎叫他不要向路上看望。女郎柔聲對道：我兩隻眼都在我所愛的人身上。那裏還有工夫還看別的呢。不一會走近柵子邊。柵裏的比人都立在柵子上迎看。德兵在遠處放槍。彈子從他們身邊左右飛過。也都不管。此時司諦和走的腿也軟了。自己也不知可能够走到柵子不能。正在努力前進。忽覺有人從他背上把女郎抱了下來。又有一隻男人手，把他肩上一握。司諦和忙呼道：我們是朋友。不是仇敵。再看女郎說着法國話。和那人問訊。那人也說着法國話對答。握住司諦和肩膀的比兵也鬆了。

手引他走進柵子。和女郎講話的人先已抱了女郎。走在前面引路。走到一個軍官面前。那軍官叫他們止了步。操着法語問兩個是何許人。女郎答道。我們是朋友。從德國逃到這裏的。現在身上都受着創傷。司諦和把襯衣解開。指與軍官說道。我們雖都受傷。我的倒還不妨。我那同伴的女子。却須立刻替他醫治纔好。此時柵子裏頭又發了一聲喊。報道德騎又來攻擊了。軍官便向兩人道。此刻你們在這裏廝守着。往後再見罷。說畢。自出柵外。那抱送女郎的比兵。就把女郎還在司諦和手中。跟了那兵官去。一剎那之間。兩邊槍聲又起。四面一看。見自己和女郎。身在一條村路之上。路兩旁都是些屋宇。因說道。要找到一乘車兒纔好。這時司諦和連氣也幾乎喘不過來。扶着女郎勉強向前走。覺得兩目昏花。身子簸盪。女郎本來兩手抱着司諦和頸項。彼時也鬆了一手。把頭橫到一邊去。有些不支的光景。司諦和回頭見女郎面色如土。一絲兒的血好像都沒有。忙走向一個最

近的民舍門口。心想他受的槍傷必是很重。要知道。了纔能夠放心。一面想。一面走進門。經過小甬道。便到一所低屋裏。這屋子只有一个小窗通光。牆邊橫着一個短榻。便將女郎放在榻上。自己纔要站住。兩脚一歪。早已橫倒地上。掙不起來。過了一會。身子稍覺好些。忙即掙扎起來。取出小刀。瞧明了女郎受傷所在。把外面衣服的布割去。女郎傷處。正在腿上。只有一个小孔。知道這傷並不危險。便去汲了一桶水。揀了一塊布。將血瘀洗淨。用布紮了傷的地方。他自己原是外科醫生。手法是極純熟。並且這傷是在一個美麗可愛的女子身上。那一定是分外週到。不用說了。一會女郎醒了過來。嬌喘微微的向司諦和說道。我不過略受微傷。和你是差不多的。你放心罷。司諦和道。你現在且睡一會子。仔細出血。司諦和紮好了。纔覺放了心。那外面槍聲。益發比前緊急。司諦和便說這裏還不是安身的所在。他們又打起來了。我們快離開了罷。女郎立了起來。拉住司諦和問道。那書

信都在你衣袋裏了。萬一咱們兩個分開了。……司諦和不等說完話。接着道。再不會分離的了。難道還怕人來分開了我們不成。女郎道。這可沒有的話。只是萬一當真彼此分散。你可定要把這書信送到霞飛將軍那裏。我平生心血。平生希望。都在這兩封書信裏頭。你要應允我。一定送到纔好。司諦和道。萬一分手。我一定要送到的。女郎道。你沒忘記那進見的暗號麼。司諦和道。不會忘記的。女郎一手抱住司諦和頸子。更拉得近些。嬌聲說道。吻我。司諦和大喜。親親熱熱的和女郎吻了數次。女郎鬆了手。向司諦和笑着。悄悄說道。親愛者。我是心滿意足了。不過太勞乏些。往後只怕不能再趕路。司諦和道。我去弄一輛車來。好的找不到。便是一乘手推的也好。說到這裏。聽一聽外邊柵子裏的槍聲。放的更比先前利害。便說。吾去瞧瞧就來。走到門口。恰見一個傷兵。把手裏的槍。當作拐杖。蹙蹙的走將過來。司諦和說着法國話問他。那邊怎麼樣了。那傷兵臉上雖現着痛楚不勝。

之狀。見有人問他。却仍含笑答道。把他們打回去了。司諦和道。他們還敢再來吧。傷兵道。一定不敢再來了。我們這裏的援兵也快到了。說畢又倚着槍自去。司諦和見他已走。纔想起欲問他救濟傷人的車兒可在那裏。一面向柵子那邊一望。看那光景。知道敵兵已退走了。便借此機會。奔到街上。追及那傷兵。問他道。這裏的救傷車在那裏。那傷兵回頭待要回答。眼中瞥見街上來了一隊人馬。高聲喊道。敵兵又至了。司諦和看去一大隊穿灰藍色軍服的德兵。正向柵子衝去。槍上的刺刀都已染成赤色。一小隊比軍。敗北奔逃。司諦和見了直向比軍退路衝了過去。比軍中的軍官正在指揮手下殘卒。見司諦和奔來。止住他道。快回快回。司諦和喘道。我那女伴還在那邊咧。說畢。便又奮身要奪路進去。那軍官執住司諦和的手。說道。那邊是去不得的。去是就盡命的。司諦和並不答話。脫手說道。我是不能顧死了。說完便自跑了。那軍官望着司諦和。沒命飛奔。便也由他自去。他的

責任。本是抵抗德兵。阻止他們的進攻。司諦和的事。和他並不相干。只勸阻了幾句。便也不再管了。一面便指揮他的手下道。我們切不要亂了陣子。我們的援兵。快要來了。比兵聽了。都大聲歡呼。欣幸有了援救。當下也不逃走。只待迎敵。把司諦和擠在中間。弄得無路可走。前面德兵大至。一條小街。都擁滿了。此時忽聽得街上輪聲響處。那比國軍官指揮着發令道。堅定些。堅定些。放！放！向後！向後！回頭看時。見街中已架起一架機關礮。幾個礮兵。聽得號令。便將機關礮施放起來。其餘比兵。都在街旁。也有依着牆垣。也有靠近人家門口。看那機關礮的作用。那機關礮只發了一聲響。便對着進攻的德兵。放出無數彈火。濃烟四飛。司諦和被比兵擠在街旁。見街上德軍忽陣次大亂。兵數也漸漸的稀少。後來忽又狂喊一聲。猛衝上來。禁不得礮火猛烈。依舊退了回去。內中一個軍官。正在舉刀指揮。發什麼號令。不意陡中流彈。倒在地。陣次益發雜亂。餘兵四散逃奔。却已



無路可走。後面的比兵正在追趕上來。德兵有躲入人家屋裏的。有穿了後戶。越田逃走的。比兵的機關礮。依舊響聲不絕。好像作得意之鳴。轟轟不絕。直到街上已無德兵蹤迹。礮聲方纔止住。只是德兵全軍並不盡沒。街盡頭仍有好幾個德兵。聚在一起。沒有却退。柵子裏也有好幾個德兵。踞住陣地。向街上不住的放槍。比國軍官。回頭看看自己的軍隊。人數也漸漸少了。若要再去奪回那柵子。深恐兵力不敷。若等後援到來。又想遠水救不得近火。正在決策不定。忽見街上一個人在那裏東衝西撞。向各家門口。倏進倏出的亂鑽。軍官向這人一瞧。纔知是那個說不顧生命的狂人。原來司諦和初時見德兵逃散。便沿着牆腳。挨門逐戶的去尋覓女郎歇足的那個屋子。街上礮彈亂飛。一個流彈。在他手腕上飛了過去。一個擦着他臂膀。他忍着痛苦。必自東穿西鑽。尋覓那屋子。再向前面望時。那些却退的德兵。正向着自己這邊放槍。他也不顧利害。仍向前面疾奔。自從比軍放

了機關礮以後。德軍的死尸。愈積愈多。司諦和偶爾瞧着他們的面龐。見个个都是少年。有折臂傷股的。有焦頭爛額的。還有呻吟呼痛的。受傷不很重的。都掙扎着要爬起來。更有一个卑怯不堪的。生恐被別人瞧見了他。索性鑽在尸身裏頭。借着尸首。遮藏自己。兩軍流彈。蚩蚩的在身旁飛過。大都打在街中積屍之上。死的固然要重傷。受傷未死的。也都盡了命。那躲在尸身底下的。也不見了動靜。一定是回歸於盡的了。司諦和昏昏沈沈的。搶步前行。見有一个人家。開着大門。知道這屋子是了。忙進去瞧時。却又不是。便仍慌忙退出。走入隔壁一个屋裏。誰知這地方人家。房屋的組織大半相同。這家還不是女郎所住的。司諦和跑了進去。仍又退出。走到門口。便聞一般烟氣。直觸鼻官。向外邊瞧時。那柵子已被烟氣蒙住。兩旁屋子裏。逃出好些人來。原來德兵又放火焚燒這村莊。司諦和走出此家。跑入那家。又都不是。那火焰的聲愈接愈厲。烟氣更比先前濃了。司諦和正又走

入一家門口。這家却是不錯的。確是自己和女郎一同進去的那屋子了。司諦和一進了門。認明確是這家。飛也似的跑了進去。連喘帶呼的向那短榻上一瞧。女郎却不知何處去了。心裏還怕不是這裏。四面一望。水桶倒在地上。分明是自己放在那旁的。再有那割裂下來的衣布。還遺棄在地。件件不錯。只不過少了一個女郎。司諦和還是不信。伸起二手。在榻上模了一會。這纔斷定女郎確已不在榻上了。忙又走入別室找尋。把一所屋子。走了個遍。口裏不住的喊道。奇女子。奇女子。你往那裏去了。可憐司諦和喊破了喉嚨。只有自己的聲浪。和自己酬答。屋裏一股濃煙。幾乎堵住呼吸。只得仍向那暗室裏來。心想若是自己認錯了門戶。眼見證據彰彰。是再不會錯的。又向地板上瞧時。不覺嚇的呆了。俯身細細一認。果然是一片血跡。暗想這地板上的血跡。斷沒有不是女郎的。然則女郎恐怕玉碎花飛了。想到這裏。身子不由的天旋地轉的來。幾乎撲倒在地。可憐一場辛苦。誰

知如此結局。此身已沒有生意。女郎當初慎重委託的書札。怕也沒有送到法蘭的日子了。左思右想。幾乎入魔。覺眼花撩亂。天地異色。悲呼曰。奇女子。奇女子。聲還未絕。就暈過去了。

第十六章

後來司諦和蘇醒過來。張目看時。只見一個顏色和善的人。向自己瞧着。一時又認不出他是誰。這人面色紫黑。額上還帶着傷痕。兩目有點丰神。笑容可掬。顯出一種臨危不懼的色氣。司諦和細細辨認。纔知道這人便是那帶領比兵。攻退德軍的軍官。司諦和一時省識起來。益發追思往事。覺得無限傷心。舉目四望。自己却睡在樹蔭之下。離着一條小溪不遠。溪旁邊有一小隊比軍。在那裏正開戰場。異常忙碌。軍官見司諦和醒了。問道。可覺得好些麼。要是再在煙霧裏睡一會子。那就不得了呢。說時。把手向東邊天上一陣黑刺刺的濃煙。指給他瞧。司諦和坐

了起來。定神向東邊望去。但見一陣黑煙。被風吹的捲旋不定。望了一會。身子又不能支持。依舊躺在地上。軍官見他臉上失了色。現出憫惻的樣子。問道。還沒全愈麼。司諦和道。不妨事。不久就能好的。後來司諦和又請他告訴適纔的情形。軍官臉上露出喜色。說道。他們都被我們趕走了。我的部下很是可用。你也親眼見過的。只是我們這裏人數太少。他們保不定還要捲土重來。這裏村子已被他們焚燒。我部下受傷的和戰死的。都遷往別處。後來我又想起曾見你向各處亂跑。不知脫身了沒有。便又逐戶找尋了一遍。果然在一個屋子裏。找到了你。一看動也不動。我挾了你出來。安放在這裏。你纔醒過來的。現在我們正豫備德兵再來進攻。我們前哨打聽得他們已經快來了。他們既然要來。我們便要和他接仗。打不過了。便再退後些。他們再前進。我們便再迎戰。我們現在只賡這個法子。說到這裏。軍官臉上現憂煩的樣子。又說道。這樣一戰。便是德兵打勝了。在這裏也找

不到什麼了。他們見我們能和他打仗。真是出其不意的事。所以憤無可洩。便放野火殺平民。出他的氣。但是他們總有出代價的日子。你瞧着罷。說到這裏。又問道。你因爲甚麼事要冒這樣的奇險呢。司諦和道。我是去找一個女同伴的。他受了傷。不能行動。我走了出來。要覓一輛車兒。不料一出門。德兵便湧來了。我忙回去找他。他已不在那屋裏。軍官道。那女子是你的夫人嗎。司諦和道。原是說定了的。軍官道。你不是一個美國人麼。司諦和點頭答應。還說我有一張護照在這裏。軍官道。你那夫人也是美國人麼。司諦和道。不是。他是一個法國人。我兩人向柵子裏來的時候。他腿裏受了槍傷。傷勢很重。我回到屋子裏時。他又不在。只不知遭了害沒有。軍官搖頭。說不知道。又問你在別的屋裏找過沒有。司諦和道。都找過了。說到這裏。忽又坐了起來。說道。我想起來了。那地上還留下一大塊血污。我在的時候。是沒有的。這血污從何而來。軍官搖搖頭。兩眼仍望着村裏黑煙。司

諦和忽地大聲道。我此刻不能不去。定要找到了他纔罷。說着。便要起來。軍官一手把他按住。及見後來知道司諦和是不能起來的。方放了手。說道。你自己還立足不住。所謂自顧不暇了。還想去救別人嗎。司諦和道我自昨天到如今。只吃了幾個鷄子和苹果。這時候能得些飲食便好了。軍官道。縱使你能走路。要找到他。還是不容易的。你瞧德人把一個村莊都燒完了。他們離着我們不遠。你的夫人。要是活着。倒也不妨。德人雖甚蠻野。却是不殺婦人的。司諦和唉聲答道。你不知道。他不同別的婦人。德國人要捉住他。要不死也不能夠的。司諦和此時。又疲憊。又飢餓。又失望。三面交攻。傷心無極。禁不住要流眼淚。軍官在旁邊也現出憐憫的樣子。暗想這都是兵禍惹的。自己雖是一個武夫。以殺人爲性命。但是看了人家流離瑣尾。家破人亡的慘象。也不由不動心的。少停。司諦和強自支持。掙扎着坐了起來。軍官問道。你說的我還不甚明白。你夫人怎麼喬粧了男子。德人又何

以要殺他。我真莫明其妙。你試說一二給我聽聽罷。司諦和有氣無力。斷斷續續的。約略說了一遍。說到後來。又瞪着兩隻眼向燒燬的村子望着。軍官聽了女郎竟是如此奇人。不由的心裏起敬。忙站了起來。身子向着東邊。舉手叫了一聲馬丹。顯出他致敬之意。又坐下對司諦和道。聽你這篇話。真是動人到極處。我要是此刻知道那女郎所在。便冒了大危險。也要帶領部下去把他救出來的。只是一些機會沒有。却如何是好。那邊村裏。現在至少也有一旅團的德兵咧。司諦和道。不知他究竟往那裏去了。軍官道。這個說不定。若被他們捕到了。只當作一個俘虜看待。諒不致認出面目的。司諦和問道。他又不是軍士。那裏捕作俘虜。要是捕了去。豈有認不出的麼。說到這裏。喉裏益發乾了。臉也變了白色的。軍官道。要是真被捕。還讓他認出那是怎麼樣。司諦和道。若是當真認明了是個偷他祕密的人。便立刻要槍斃的。一面說。一面便想到地上那塊血跡。大半是他的。益發悲傷。



起來。軍官道。只得慢慢的等着。望他平安無事便好。你力量所能做得到。也只有他所委託的那一件了。你不說他把一件極緊要的事。付託於你麼。無論死着活着。他心裏總望你爲他盡了力的。他的書信。你諒不至于遺失的。司諦和伸手向袋裏一摸。取了出來。答道。你說的不錯。只是此刻到那裏去找霞飛將軍呢。軍官也點了起來。扶住司諦和答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他此刻大約在法國邊境召集軍隊。司諦和道。我要是有些力量。……軍官道。你別着急嗎。我這裏正盼望屈耶特大本營的軍令到來。送文書的快就要到這裏。等他來了。我便把你用原車送到屈耶特。你到了大本營。他們消息很靈。必定要詳細的告訴你的。並且會幫你的忙。軍官說到這裏。便回首瞧他部下掘的戰壕。又說道。我們此刻還能抵當一會。只是勢力單薄。非得援軍不可。你瞧那邊不是來了一輛汽車麼。司諦和遠遠望去。果見一輛摩托車。絕塵飛來。不一會大本營的軍書。已經到了。軍官拆

開讀罷。便有喜色。向他部下道。第六十三隊的援兵。半點鐘裏便可到了。德兵就捲土重來。是一點不能操勝著的。衆兵士聽了喜信。都脫帽歡呼。仍舊自己去開掘戰壕。那軍官和部下說明了軍書的來意。便自到汽車邊和裏面一個軍官說了幾句話。兩人從此低聲談了一會。車裏的軍官。便向司諦和頻頻盼顧。講到後來。纔見他低頭答應。向司諦和說道。請上車罷。不到半點鐘。便可到屈耶特了。司諦和登了車。回頭望那村裏。見餘焰還是未熄。心裏實在難過。強勉坐了下來。和軍官道謝。那比國軍官便舉刀爲禮。說了一聲再見。摩托車便轆轤的動了。司諦和還是依依不捨的向軍官揮手。眼中幾乎流下淚來。暗想不知此後可能再見這位勇而且義的軍官不能。照現在大勢看去。可真有些說不定。或者半點鐘裏。一顆無情飛彈。把他打倒在地。再不然。便是明日後日。只爭一個遲早罷咧。想一回。歎息一回。眼望着車外。一路所見。無非兵燹景象。路上都是些逃難百姓。男女老

幼。相挈互持的。紛紛向西而去。臉上都現出傷心失望的色氣。司諦和坐的汽車。在人叢中慢慢的駛了過去。後來又經過許多村落。景氣蕭條。一片都是傷心顏色。田裏種的新麥。恐怕永沒有收割的人了。河裏清可鑑底的水。不久也要染成赤色。想起來真覺可怕。汽車走了一會。已到屈那特地方。在市政廳前停下。那市政廳的鐘樓上還高高的懸着一面比利時三色的國徽。軍官停了車。便對司諦和道。請先生少坐一會。隨後再見罷。說畢。自己便下車。大踏步的進去了。司諦和在車裏坐等。內外出入之人。見了都很詫異。司諦和見汽車往來。在這市政廳裏進出的軍官。絡繹不絕。看那情形。比利時雖是一個小國。却絲毫沒有恐懼敵國的樣子。敵人舉國來侵犯。比利時的人便也竭盡全國之力。防禦強敵。行事井井有條。一點也不紊亂。真堪令人歎服。一會子另有一個軍官。走出來。立在車邊。問司諦和道。我聽說先生是來帶一個信的。不是。司諦和答應了。那軍官道。吾也是

在法國參謀部裏辦事的。可能把信給我帶去麼。司諦和道。這個不能遵命。託我送信的那人。千叮萬囑。要我親手送交霞飛將軍的。此刻吾可不能爽約。那軍官聽了。也不答話。只把左手的拇指和小指。撮着下唇。顯出狐疑的氣色。那模樣做的真是自然一些。不帶勉強的。司諦和一時悟不過來。後來忽地想起女郎囑咐他的話。自己心裏明白。忙把左手向眼上一揚。那軍官向他瞧了一回。又說道。我們以前好像會過面。司諦和道。是會面過的。記得是二十二那天在柏林會的。那軍官聽了。臉上露出喜色。說道。我們是一起的了。我看先生遠道來到此間。必定很勞苦的。此刻先請休息一回。吃點東西。換了衣服。再趕路不遲。司諦和忙卽道謝。一點鐘以後。便坐在一個汽車。向南方疾馳而去。自覺此行無異登仙。好像是生平第一遭似的。至於那汽車究竟往那裏去。也不去理會。只知道汽車所經的地方。有叫藍頓的。有叫拉馬利的。後來又經過一個地方。峭壁插天。前面臨着一

條大河。這便是有名的末司河。司諦和却一概都不知道。最後又到一個所在。樓臺雉堞都蔽在綠陰裏頭。這便是納摩爾古城了。汽車纔到城門口。便有一個守兵前來盤詰。阻住去路。帶到市政廳內。把車夫的護照驗明。然後放行。汽車自到納摩爾。便沿着末司河。一直往南。所經的地方。風物備極美麗。沿河小山起伏。綿延不斷。水澗山巔。時時有一二個白堡矗立着。山下便是紅瓦鱗鱗的村莊。彼此都以山勢分界限。天色已經薄暮。那汽車還南行不止。一路上全不見兵燹景況。天上繁星顆顆。心裏却又起了一个念頭。暗想這幾天所經過的。或且是個夢境。然而身邊。分明藏着一縷美髮。還有兩封密信。這都是實有其物。又不能全當他是夢了。司諦和想到此間。把手伸入衣袋。去找那書信。這書信早已看過幾次。此刻重又握在手裏。便如親見女郎顏色一般。把書信翻來覆去。念了幾遍。他的意思想要從信上去追求女郎的來歷。又想到自己還沒知道他的姓名。真是一件

最遺憾的事。照着信上念去。又一些摸不到頭腦。但見上面密密寫着好幾十行字。無非是些家常閒話。都是婦女們往來。應有的文字。信上只寫着一個女弟稱呼。其餘姓名地址之類。都沒一字提起。這兩封信都用英文書寫。信封上寫的是寄比國里愛巨司派避暑場密昔司白德福收幾個字。司諦和看了。不問而知全是偽造。毫無根據的。至於那信裏說的究竟什麼祕密事件。更摸捉不到一點影子。想了半天。總想不出來。暗想不要說的全是暗語謎辭。若果全是隱語。那造作的人本領可真不小呢。最可異的。信上句句都是極平常極簡質的話。絕無可疑的地方。別自己上了一个大當。拿到霞飛將軍那裏。自己反做了一個絕無僅有的莽夫獸子。那不是一個絕大笑柄麼。再一想。女郎冒着無限艱險。帶這兩封書信。當着大難臨前的時候。又逼着我賭咒。要把這兩封書信送給霞飛將軍。可見裏面一定有極機密的事。應當依着誓言。送到了纔罷的。司諦和勞乏了一天。又

胡想了一會身子不免疲憊朦朧的差不多同睡了一樣忽被一個大聲驚醒。聽得有人厲聲喝令汽車止住。那汽車便慢慢的停了。忙坐了起來。向四面一瞧。見前面是一個萬家燈火的都市。遠遠聽得河邊有火車經過的聲音。汽車夫和一個穿軍衣的說了一回。取出一張紙來。給他驗看。驗畢。那穿軍衣的便自走開。汽車仍緩緩前進。河旁的火車已經停駛。一隊法兵。正從火車下來。走上電燈通明的月台。穿的軍服。是紅褲藍衣。顏色很是明顯。知道這便是法國的陸軍。不久便要在那穿灰藍色軍服的德兵開仗的。再看那車站門上寫着「行法國字」。才知道自己已越過比國境界。來到法蘭西了。那汽車還是前行不止。過了一條極長的大橋。後來便在一所大廈前面停下。裏頭電燈點得雪亮。門口進出的官員。絡繹不絕。一時便有守兵上前驗明了是誰。又招呼了一個武官前來。查驗車夫執的那張紙兒。驗明了。便把汽車門開了。向司諦和道。請到這裏來。司諦和坐

在車裏已久。這時起來反覺有些懶待動得。那武官便忙扶他下車。說道：「墨歇太勞乏了。」說着，便領司諦和上了台階。經過一個大廳，到一間屋子裏。這屋裏已有許多人坐在椅上等候。有幾個背着手在室裏踱來踱去。那領路的武官對司諦和道：「請在這間裏稍等一會。」說着，自己便進去了。司諦和依言在一個長櫬上坐了。看看四下裏，見這屋子裏有幾個婦女，大半却是男子。有穿軍衣的，有便服的。那些穿便服的裏面，彼此服式，各不相同。上中下社會三等，人是無一不備的。看了這光景，心裏很覺詫異。暗想：他們怎的大家嘿然無聲？各人自己對着自己，像有什麼心事一般。想了又想，心裏有些明白。知道這些人都是充當祕密偵探，做那奸細的生活。此刻不是來稟報敵情，便是來等候命令。他們做的事情，又艱難又危險。只看那奇女子便知道了。一時又見他們一一被召進去。後來都從一個小門裏出去。屋裏便除了自己，沒有別人了。領導的武官才出來招呼司諦和進



去。司諦和跟着他。走過一條甬道。到一個小屋裏。裏面另有一間很深廣的客室。客室裏有一位鬚髮如銀的老者。立在桌邊。桌上攤着好些文書。那武官站在一旁。讓司諦和進了客室。便自掩門出去。立在桌邊的老翁。對着他像是很冷淡。說道。我看你不是法國的人。司諦和道。不是。我是美國人民。老翁道。你不是帶着書信來麼。司諦和道。是帶着書信的。老翁道。書信現在在那裏。你從那裏得來的。司諦和道。是你們一個同事託我的。我和他是在愛司拉河不爾纔會面的。那老翁聽這話。微微現出驚訝的樣子。問道。請教尊姓。司諦和道。我姓白德福。老翁便從桌上取出一本記事冊開看。走近幾步。向司諦和道。對不起的很。我一時想不起你的姓。所以冒昧了。這是事務太繁的緣故。請你原諒些罷。請問在愛司和你會面的那女子。現在可在那裏。司諦和道。只怕此刻已經死了。老翁動容道。死了麼。不見得罷。說這個話的時候。憐惜的樣子。都表現出來。遲了一回。又說道。那書信

不是寫在紙上的麼。司諱和道：是寫在紙上的。共是兩封信。老翁道：可能賜觀麼。司諱和躊躇了半晌。纔說道：這兩封書信。吾須親自交給霞飛將軍的。老翁道：將軍現在很忙。吾須覓了那書信。纔可稟白上去。司諱和便把兩封書信。遞與老翁。那老翁把書信抽出觀看時。二手不由的發顫顫來。瞧畢。忙仍放入封內。按一按桌上電鈴。那門便開了。先前引路的那武官。仍又進來。老翁吩咐道：去請霞飛將軍的示。說現在有人因爲極要緊的事請見。武官領命出去。那老翁給司諱和說道：這是要緊的事。請你自己把這兩封信。面呈將軍。你應說的話。也和他說。我不便先自在。此擅聽的。說着門又開了。那武官進來覆道：將軍此刻便請墨歇進去。老翁帶司諱和走出室門。走過一條迴廊。便見一間高大房屋。裏頭團聚着許多軍官。旁邊另有一間小屋。裏面有六個人。坐在一個長案兩旁。後面都有一個書記坐着。坐在案頭的那一位。身材肥短。鬚髮頹白。兩頰久經風霜。現出紫黑顏色。

目光燦然。神采奕奕的。便是霞飛將軍。見司諦和及老翁兩人進來。問道。浮那特有緊要事情麼。浮那特是法國祕密通信局的首領。他是法國陸軍的耳目。在歐洲各國。都很著名的。他的手下。有一班人物。大半有赴湯蹈火的真精神。取徑却又與臨敵攻城的武夫不同。便是德國的軍事偵探。比較起來。還有些遜色。那時浮那特聽見將軍問他。不禁顫着聲氣。回答幾句話。屋裏的人。个个都屏息靜聽。他說道。下官帶領一位美國人白德福。司諦和在此進謁將軍。現有極緊要的消息。要報與將軍知道。霞飛將軍聽了。便與司諦和爲禮。說道。老夫有幸。得見足下。不知有甚消息。要報知老夫。司諦和道。消息都寫在這兩封書信裏面。請將軍寬目。說時。便把書信呈上。霞飛將軍接在手中。着了封面。再抽出信來看。浮那特在旁說道。須有一支燭。燭和一大碟的水纔好。說着。便有一個書記出去。取了一支燭和一碟水進來。浮那特便點了蠟燭。在衣袋內摸出一小瓶藍水。滴些在碟子

裏說道。此刻便可驗看了。一面便取起一張信紙。浸在水裏。重又取出。在燭光上烘着。司諦和正在呆看。忽見紙上現出無數紅線來。屈曲的如蚯蚓一般。浮那特把信紙一張一張的照樣烘出來。衆人爭來觀看。各自拿在手中。向着燈光仔細辨認。眼裏都現出驚奇顏色。連身子都發了顫。說話也漸漸續續的說不上來。司諦和聽去。不很明白。隱約聽得幾句。說是什麼……此情無關緊要……有礙位三……不甚難攻……可以攻取……其餘都聽不清楚。霞飛將軍眼裏現出喜色。指着末張道。這裏便是一個弱點。可以進攻的。又回頭對司諦和道。墨歇浮那特諒必已經奉告足下。這幾張信紙。真是最緊要的東西。現在請足下把如何得到這兩封信的原委見告罷。司諦和便從在愛司和女郎相見說起。後來怎樣被捕。怎樣逃走。怎樣偷渡末司河。原原本本。約略述了一遍。說到末了。不由的聲嘶氣噎。說不上來。屋裏諸人。頭先還只管瞧那幾張信紙。慢慢的一個一個靜悄悄

的都坐了下來。聽司諦和陳述經歷過的一番險境。司諦和述完。他們不住的看着司諦和。似乎還沒有聽完似的。霞飛將軍慢慢起立。餘人便也都跑了起來。霞飛將軍對司諦和說道。墨歇司諦和。你說的一篇話。老夫不用說是驚心怵目。聞非未聞的了。老夫代表法蘭西全國。敬謝墨歇。把法國最高貴的勳章。授與墨歇。做个紀念。一面便在身邊衣鈕上。解下一條紅帶。上面金色燦爛。居中嵌着一个白法瑯的寶星。親自繫在司諦和襟上。說道。這是里金大勳章。略表敬意罷。說完又後退幾步。和司諦和舉手行禮。司諦和此時眼裏幾乎流出淚來。連話都說不上一句。遲了一回。才說道。無功受賞。是不敢領受的。將軍道。墨歇不必撝謙。這是世界上最有榮譽的勳章。請墨歇佩着罷。墨歇如還有別的事情要辦。只請告知老夫。便可照辦。司諦和欲言不言。身子無端發顫。最後囁嚅問道。吾還想探聽探聽那奇女子的消息。不知此刻究竟在那裏。霞飛將軍聽說。也現出悲惋樣子。

問浮那特道。你可聽見了。浮那特忙鞠躬道。下官總須竭力尋訪。得了他的踪跡纔罷。不久便能有信息的。請墨歇放心罷。司諦和忙說了幾句感謝不盡的話。浮那特便又問道。墨歇此後便要回到美國去麼。司諦和道。我此刻也不回美國了。任是天涯海角。吾也要去找他一個遍咧。說到這裏。忽又想起。有一天和女郎坐在小石上。見那德國紅十字會辦理急救傷亡的事來。因又說道。吾原是一個醫生。不知法國可有我効勞的地方沒有。霞飛將軍忙道。墨歇要肯見助。真是難得。我此刻便下一個令。明天一早。就請墨歇到這裏再會罷。說着便給司諦和握手爲別。其餘幾人也和司諦和行了軍禮。浮那特便引司諦和退了出來。纔一回頭。見屋子裏幾個將軍。又湊在一起。瞧那幾張信紙上的紅字。人人臉上。都露出欣喜之色。外間屋子裏許多人。見司諦和走出來。身上佩着金光燦爛的勳章。忙都起立爲禮。到了門口。守兵見了。也端立不動。靜候浮那特和司諦和走出門去。司

諦和雖然得了極榮顯的勳章。心裏却非常傷感。暗想我如今冷清清的一個人。什麼榮譽咧。勳章咧。到了我手裏。究竟何益。正這樣想。浮那特對他低聲說道。墨歇。我有一言。請不要見怪。我看墨歇此番不是僅爲法國出力。半是爲着你說的那個女子。那女子如此忠勇果決。百折不回。真也令人佩服的。一面又輕輕把手附在司諦和肩上說道。墨歇。你不用灰心。他決不會就死的。他要是當真死了。老天也沒有眼睛了。你和他患難相共。驀地裏折開。自然要悲痛的。然而不久一定要找到的。我此刻心裏已有了豫兆咧。司諦和聽了這一篇話。竟像不是浮那特說的。好像是自已安慰自己的話。歎了一聲。答道。你說的不錯。便是我自己也覺得將來總有一日與他重逢的。一面說。一面便將一雙顫抖的手。附那胸畔懷着的一縷美髮。

## 第十七章

在末司河下流一个大花園裏。有一所白聖的屋子。門口一个穿德國灰藍色軍服的兵守着。這屋子和花園。在三日以前。原是一个比國富翁的住宅。現今却滿屋裏充塞着以太和哥羅路方<sup>皆蒙藥名</sup>的氣味。大餐室裏。裝着一个放用外科手術的長案。屋角裏放着一具最新式的殺菌器械。其餘屋裏。一一都鋪陳着白色的牀榻。榻上都有傷人歪歪斜斜的躺着。甬道裏坐着二个外科醫生。似乎幹了一天的事。很是勞乏。彼此吸着雪茄煙。在那裏低聲談話。一个穿白衣服的看護婦。在各間屋子裏。往來拿取藥品。看護病人。這是什麼地方呢。原來是一个戰地臨時醫院。這醫院樓上一間小屋子。裏面只排着一一个小榻。那看護婦正要走進門。忽見榻上臥的那病人。兩眼向自己望个不了。看護婦忙走到榻前。輕輕問道。什麼了。可還睡得着麼。身子還覺得痛麼。那榻上的病人。像是一个少年男子。也不知究竟是男子不是。聽看護婦慰慰貼貼的問他。不覺微微的笑。搖搖頭說着。



法國話答道。吾是不懂德國話的。看護婦用手輕輕在他額上按了一按。知道並無寒熱。又說道。吾還懂一點法國話兒。因又問道。佛路侖。也譯解你究竟是因爲什麼受了傷的。我們都很稀罕。請說給我聽罷。病人答道。我同我哥哥。冒着險。想要穿過陣地。到白魯塞爾去。見我母親。生恐路上有阻礙。預先喬扮了男子。纔上道的。誰知時已太遲。這裏的軍隊。正攻那村子。吾正和哥哥走時。驀地裏受了流彈。倒在地下。女郎這篇話。原是湊的。知道別的也不好。多說。便也不再說下去。那看護婦聽了。却信以爲真。又問道。你哥哥現在怎麼樣呢。女郎道。我受了傷。他扶我到一家屋子裏。自己又出去招呼人來幫助。誰知他還沒來。這裏的兵先已攻破這村子了。看護婦道。這樣看來。你哥哥諒還沒事。女郎道。吾也確知他沒事的。看護婦道。他要是能夠來。一定會來接你的。女郎道。他要是知道我在這裏。無論怎麼樣。是要來接我的。女郎說這個話。看護婦聽去。聲音極清越。竟不像是個病

人向他審視了一會。又問道。吾看佛路命遭了這樣危險。似很不在意。反有喜悅的樣子。這是什麼緣故呢。女郎兩個眼睛。晶瑩如兩顆明星。慘白的頰上。微透紅暈。點點頭答道。吾是很喜歡的。看護婦聽了這話。很覺驚惶。只道他是病中謔語。神志還沒清楚的緣故。倒安慰着道。不要太煩了心。且睡一會兒罷。我們明天再見。女郎便也道了晚安。答道。吾也就要睡了。女郎雖說要睡。那裏就能熟睡。心裏還粘記着日來的事。如覺司諦和仍還抱着自己。和自己親着吻兒。便又自己對自己說。他這般事。任是天涯海角。也要找個遍。找到了你纔罷。總有一日要倒在他懷裏。和他永入親熱的。女郎想到這裏。不禁唉了一聲。閉上眼昏昏睡着。了究竟後來。女郎和司諦和能否完娶。這要等歐戰告終以後。纔有着落。做書的不妨就此把全書一筆結束。請看官也不用再費目力了。



# 畏盧瑣記

閩縣林紆著 一冊定價四角

是書係林琴南先生所著先生  
 著作等身是書就平素見聞之  
 事擇其有興趣者共計二百數  
 十則其中所有僻典奇字則必  
 引經據典詳為證明可以啓發  
 讀者知識不少不獨可為茶餘  
 酒後之消閒品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210)

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初版

回(戰)場情話(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史久成

校訂者 洽風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七一五四號

學

87  
500425

